

# 一无所获

〔西班牙〕卡门·拉福雷特



商务印书馆  
PDG



〔西班牙〕卡门·拉福雷特著

顾文波 卞双成 译

一无所获

Nada

江苏人民出版社

资源分享网  
PDG

# CARMEN LAFORET

## NADA

---

根据巴塞罗那行星出版社 1977 年  
《现代经典著作选》第十二版译出

### 一无所获

(西)卡门·拉福雷特著

顾文波 卞双成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1 字数 150,000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4,000 册

---

书号: 10100·590

定价: 0.57 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 前 言

卡门·拉福雷特( Carmen Laforet )是西班牙当代女作家，一九二二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无所获》是她的成名作，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发表时，她年仅二十二岁。

《一无所获》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位少女的追求与幻灭，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战后西班牙社会的黑暗。主人公安德烈娅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她摆脱了表姐的严厉束缚，怀着寻求生存自由的渴望，从家乡来到巴塞罗那求学，寄居在外祖母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西班牙内战以后的巴塞罗那，呈现着一片颓败景象，到处是断墙残垣，到处灰蒙蒙、死沉沉的，犹如一具僵尸。至于那光怪陆离的商业广告，喧嚣豪华的富家宴会，只不过是这具僵尸脸上的一点脂粉罢了。安德烈娅的外祖母家原是富商，而今已经败落，陷入了贫困绝境。贫困逼得人们精神变态，完全撕裂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骨肉之情，他们不停地争吵打闹，无情地相互倾轧迫害。安德烈娅就是在这样一块社会舞台上徘徊、挣扎，追求自由。

安德烈娅首先遇到的是姨妈安吉斯蒂阿丝更加严厉的管束。这个假正经的女人用一整套的清教徒教义和贵族伦理道德桎梏着安德烈娅的精神和行动，使得她动辄获咎，失去了一切自由。这预示着安德烈娅的追求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幻灭。

姨妈出走了，安德烈娅满可以自由了，然而她却更深地

陷入了这贫穷、愚昧、混乱家庭的重重包围之中，窒息得难以喘气。从姨妈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小块天地马上被舅父胡安占领了；她终日得在人们的鸡吵鸭斗中周旋；她要从菲薄的助学金中向舅父支付早餐费（由于外祖母的说情，房租费免了）。她从这个家中能得到的，只是外祖母偶尔“忘记”的一小块硬面包和在女仆鄙夷目光的监视下喝几口煮菜水。她最大的自由是当吃不起午饭的时候饥肠辘辘地在广场和公园里游荡。然而，就连这样一点自由，也被舅父胡安诬为在外放荡。堂堂的大学生安德烈娅已经沦为多余的人了。生路艰难，何谈自由。

混乱的家庭环境让她彻底失望了，安德烈娅将希望寄托到学校生活中。她似乎从女友埃娜那里得到了友情和宽慰，但是那是什么样的友情呢？当埃娜和情人卿卿我我无限欢乐时，她只不过是伴随着发出几声怅惘的笑，尔后便是不可名状的内心空虚；当埃娜为了替母亲报仇，用女性武器同罗曼殊死搏斗时，她只不过是跟随着分享一点无名的惊惧，尔后便是舅父罗曼留给她的良好幻象被彻底摧毁，她更深地堕入了孤独寂寞之中；在同埃娜的交往中，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她一刻也没有摆脱掉自卑心理，友情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埃娜手中，她只不过是一个附庸。埃娜的胜利并没有给她带来欢乐。

由于偶然的时机，安德烈娅闯进了一群文化青年的圈子。这些人自吹自擂，高谈阔论。安德烈娅从这里听到了许多轶闻趣事，耳目为之一新，自以为进入了新的生活天地，捕捉到了新的希望。然而，曾几何时，当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伙迂腐无能的空谈家的时候，这帮人已经带着他们的空谈销声匿迹了。

安德烈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接受过爱的追求，但是，她很快就发现了，这只不过是色情与饥饿相混杂的变形的爱，她不能不当机立断，即刻摆脱掉。

安德烈娅憧憬过爱情，然而，当她充满幻觉地热烈追求的时候，却遭到了无情的鄙夷和愚弄。

一年过去了，一切希望全幻灭了，安德烈娅不得不离开巴塞罗那另谋生路。她带着更加破旧的小提箱，带着满腹的惆怅和对未来的彷徨，离开了外祖母的家。她的确是一无所获啊！

埃娜为她设计的未来生活会不会更光明一些呢？社会依旧是那个社会，安德烈娅依旧是那个安德烈娅，生活境遇依旧 是寄人篱下。否定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安德烈娅追求的自由，内容是十分朦胧含混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点生存的自主权。可就连这样一点可怜的欲望也未能如愿以偿。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平等、自由的口号，资产阶级喊了几百年了，可对于贫民百姓说来，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它将永远是一句空话。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决不会让安德烈娅得天独厚的。

诚然，《一无所获》对西班牙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未免有些软弱乏力，但是如果考虑到作品产生时的社会状况，就不难发现这种批判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西班牙，正处在一个举世瞩目的黑暗时期，严酷的法西斯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战争时期的许多有进步倾向的作家，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惨遭杀害，文坛一片沉寂。《一无所获》的问世，冲破了这种沉闷，为文艺反映现实社会开了先例。正因为这样，《一无所获》的发表，引起了文坛的极

大关注，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一九四四年纳达尔首届文学奖的获得者，并于一九四八年获得了西班牙皇家学院的法斯坦拉斯 ( Fastenrath ) 奖。

卡门·拉福雷特是位多产的作家，继《一无所获》之后相继发表了《新的女性》、《呼唤》、《时间之外的三步》等中篇小说，其中《新的女性》获一九五六年赛万提斯文学奖。

本书翻译中，得到了在天津外语学院任教的西班牙文学硕士卡罗达·尼古拉斯小姐的帮助；陈邦俊同志认真修改了译稿。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翻译中错误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 主 要 人 物 表

安德烈娅——小说的主人公，从乡下到巴塞罗那上大学的十八岁的少女，寄居外祖母家。

安古斯蒂阿丝——安德烈娅的未出嫁的姨妈，后到修道院当修女。

罗曼——安德烈娅的舅舅，最后自刎身死。

胡安——罗曼的弟弟。

格洛里亚——胡安的妻子。

安东尼娅——安德烈娅外祖母家的女仆。

老太太——安德烈娅的外祖母。

埃娜——安德烈娅的同学，朋友。

玛格丽达——埃娜的母亲。

海梅——埃娜的未婚夫。

有的时候  
一丝苦涩的味道，  
一股难闻的气息，  
一道诡异的闪光，  
一声失谐的音律，  
一次无意的触及，  
仿佛永恒的存在，  
被我们的感官所获知，  
而且在我们看来，  
这一切全是无须怀疑的真实……

摘自胡安·洛蒙·希门尼斯《一无所获》

# 第一部

## 第一章

最后一刻遇上了困难，我没有买上原打算乘坐的那趟 A 车的票，只好搭上了另一次列车。抵达巴塞罗那 时，已 A 午夜时分了。谁也没有去接我。

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夜间旅行，可我并不胆怯。一个人无拘无束地在夜阑人静时漫游，我倒觉得是一种惬意的刺激性的历险。疲惫、漫长的旅行之后，血液又在我酸麻的双腿中开始流动了。我惊喜地注视着宏伟的法兰西火车站和一堆堆的人群，他们到底等来了我们这趟晚点三小时的客车。

我终于来到了这座虽然陌生而在我的想象中备受崇拜的大都市。一切景象全让我惊叹不已，就连那奇异的气味、嘈杂的人声和总是昏暗的灯光，在我看来都是那么迷人。

我犹如大河中的一滴水，汇集在扛着行李的人流中涌出车站。我的行李是一只沉重的箱子，装的几乎全是书，仗着年轻并充满渴望，我自己使出全身力气提着它。

徐徐吹来的凉爽的海风，伴随着对这座城市的第一个模糊印象沁入我的肺腑。眼前是一幢幢沉睡的建筑物、已停止营业的商店、象神态恍惚寂寞的哨兵似的街灯。在晨曦的喃喃细语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海近在咫尺，在我身后，

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濒临地中海。

也在我心上。面对大海的，是许多通向泊尔内<sup>①</sup>的神秘小巷。

我笑容满面，被海风撩起的旧大衣扑打着我的腿。我自己提着箱子，没有理会殷勤招揽生意的脚夫。我这副模样也许有几分怪气。

刚下车的人，有的跑上去叫走了仅有的几辆出租汽车，有的挤上了电车。不大工夫，宽阔的人行道上就剩下我孑然一身了。

有一辆战后又重新出现的那种老式的马车停在我面前。我毫不迟疑地跨了上去，惹得后边一辆马车的车夫直眼红，失望地摇晃着他的草帽。

我坐着这破旧的马车，走过宽阔空荡的大街，穿过亮如白昼——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的市中心。街景美不胜收，可惜路途太短了。

马车拐过大学广场。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似乎在郑重地向我致意，欢迎我。我心头感奋激动。

我们朝阿里巴乌大街赶去，那里居住着我要投奔的亲戚。十月的阿里巴乌大街，香蕉树郁郁葱葱。街上静悄悄的，家家户户的阳台都没有灯光，那里边有千百个生灵在呼吸。车轮滚动声在我耳边萦绕。骤然间，马车发出刺耳的尖叫，摇晃了一下，停住了。

“到了。”车夫说。

我抬头望着眼前的宅第。带有乌黑铁栏杆的一模一样的阳台一个接一个，保守着各家各户的秘密。猜不出将来我会在哪个阳台上探头。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把几枚镍币递给注

巴塞罗那的一个区。

视着我的车夫。当他在我身后用力关上车门，震得门上的铁片和玻璃哗哗作响时，我已提起箱子，缓慢地拾级而上了。

在我看来，一切都变得新鲜了。在电灯光照射下的人们的形象，狭窄陈旧的莫赛克台阶的样子，现在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走到正门前，一种畏惧，叫醒那些陌生人的畏惧，陡然向我袭来。但他们毕竟是亲戚，犹豫了片刻，我开始怯生生地叫门。没人答应，我心跳起来。再摁门铃，听到一个颤悠悠的声音：“来了！来了！”

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接着是一双笨拙的手拨弄着门后的插销。

随后的一切便是一场恶梦。

我面前是一间客厅。悬挂在屋顶的一盏精美华丽的大吊灯上结满了蛛网，枝形灯架的支柱上，只有一个灯泡发出微弱的光。客厅里，横七竖八堆满了家具，象在搬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位老态龙钟的妇人，她穿着长衬衣，肩上披着三角头巾。我以为走错了门，可老太太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慈祥，使得我确信她就是外祖母。

“是格洛里亚吗？”她喃喃问道。

我说不出口，只摇了摇头。但我在暗处，她没看见。

“过来，你过来呀，我的孩子。愣着干吗？天哪，可别让安古斯蒂阿丝知道你这时候才回来！”

我感到好奇，便拿起箱子，随手关上门。老太太神色慌张地喃喃自语起来。

“不认识我啦，姥姥？我是安德烈娅。”

“安德烈娅？”

她半信半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那副表情真叫人可怜。

“对，亲爱的姥姥，我是你外孙女……我没能象信上说的那样在今天上午到。”

老太太依然不太明白。这时，客厅的一个门里出来一个穿着睡衣的又高又瘦的人，打破了这个僵局。他是我的一位舅舅，叫胡安。他瘦骨嶙峋，经那只唯一的灯一照，活象架骷髅。

他叫着外甥女，刚在我肩上轻轻拍了几下，外祖母便张开双臂，搂住了我的脖颈。她噙着泪水，连声叫着“可怜的孩子……”。

我始终觉得有一种压抑感。客厅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空气似乎停滞了，霉烂了。一抬头，我看见几个幽灵似的女人。刚依稀看清其中一个，我便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的黑上衣乍一看象件长睡衣，她身上的一切，甚至向我微笑时露出的浅绿色的牙齿，似乎都令人恐惧，使人心悸。一条狗跟着她，张大了嘴打呵欠。狗也是黑的，犹如她的丧服的延续。随后我听说她是仆人。再没有比她给我印象更不愉快的女仆了。

从舅舅胡安背后钻出另一个清瘦的年轻女人，她裹着床单，微红的头发纷乱地披在削瘦苍白的脸庞和床单上，这更增添了客厅的凄凉。

我觉得外祖母的脑袋还靠在我肩上，臂膀仍然紧抱着我。所有的身影都在我眼里延伸，变得阴郁。它们颀长、平静、悲伤，犹如乡村守灵时的灯光。

“好了。这就行了 妈妈 这就行了。”是一个冰冷的、似乎烦恼的声音。

我这才知道身后还有个女人。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另一只摸着我的下巴。我个儿就够高的了，可我这位安古斯蒂阿丝姨妈比我更高，我不得不仰着脸看她。她略带着一丝鄙视的神情，花白长发飘洒在双肩，忧郁的长脸显得颇有几分美丽。

“我今天上午把你好等啊，孩子！……哪想到你会在深更半夜到达。”

她身着长长的白睡衣和蓝背心，放下了摸我下巴的那只手，站在我面前。

“我的天哪，都乱套了！这么一位姑娘，孤零零的……”  
我听见胡安在嘟哝。

“全是安古斯蒂阿丝捣的鬼。”

安古斯蒂阿丝佯装听不见。

“好了，你大概累了。”说完，他又对穿着一身黑的女人说，“您得给孩子准备张床。”

我确实累了，我还觉得身上太脏。那些人在光线昏暗、家具狼藉的客厅走动，张望，他们似乎勾起了我对业已忘却的旅途中的闷热与煤烟的全部回忆。我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洁净的空气。

那个睡眼惺松披头散发的女人朝我微笑，并以同样的表情瞅着我的箱子。我也只好回过头去，看到我那位“旅伴”象个无依无靠的乡下佬似的停在那儿，我心头油然升起了恻隐之心。它是浅褐色的，外边扎有绳子，站在我旁边，成了那奇怪的聚会的中心。

胡安凑近我：“安德烈娅，你还不认识我的妻子吧？”说着他推了推披头散发的女人的肩膀。

“我叫格洛里亚。”她说。

外祖母在看着我们笑，目光急切。

“嘿！……握什么手呀！快拥抱吧！孩子们……对，对！”

格洛里亚对我耳语道：“你害怕吗？”

我这时确乎有些害怕，因为我看见胡安的脸在紧张地抽搐。他是想笑。

安古斯蒂阿丝又发号施令了：“走吧，走吧，睡觉去。不早啦。”

“我想稍微洗洗。”我说。

“什么？大声说洗澡？”

安古斯蒂阿丝和其他人的眼睛瞪圆了，惊奇地瞅着我。

“这儿没热水。”安古斯蒂阿丝终于开口了。

“没关系……”

“都这个季节了，你还敢洗淋浴？”

“是的。”我说，“是的。”

清凉的水浇在身上多么爽快呀！躲开那些奇怪的目光是多么轻松呀！洗澡间大概从未使用过。肮脏的镜子里映出——整座宅第的灯光，绿幽幽的多么暗淡啊！——结满蛛网的低矮的屋顶和光亮的水线中的我。我踮起脚，立在很脏的瓷砖地上，竭力不碰那乌黑的墙壁。

洗澡间恰似巫婆之家。在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墙上，印着钩状的手印，象是有人绝望地叫喊时手抓的痕迹。灰皮剥落的地方比比皆是，犹如张着无牙的嘴巴，嘴边渗着水珠。镜子上边挂着——因为别处空间太小——一幅难看得怕人的静物画，它的深色背景上淡淡地现出鲷和洋葱头。歪歪斜斜的水龙头在狞笑。

象喝醉了似的，我眼前仿佛闪现出奇形怪状的东西。我蓦地关上水龙头，刚才它那晶莹的水线符咒般地保护了我。现在，肮脏的器物当中只剩下我了。

我不知那天夜晚是怎么入睡的。在为我安排的屋子里，摆着一架大钢琴，键盘裸露着。许多穿衣镜——其中有几块很贵重——挂在墙上。还有一张中国式书桌，很多画和五颜六色的家具。这里活象一座被遗弃的宫殿的顶楼，但据说却是家里的大厅。

大厅中央摆着一张折叠床，铺着黑色毯子，我将要睡在这里。床两侧是两排压扁了的安乐椅，如同两列悲恸的人守着灵柩。屋顶上的大灯没有灯泡。钢琴上点着一支蜡烛。

安古斯蒂阿丝在我脑门上画完十字，向我告别。外祖母亲热地拥抱了我，她贴在我胸前的心，象只小动物似的跳动。

“我的孩子，夜里醒来要害怕的话，你就喊我。”她颤巍巍地说。

她又神秘地对我耳语道：“我从来不睡觉，孩子，晚上总在家做点什么。从来不睡觉，从来不。”

他们终于走了，留下家具的影子和我做伴。它们在烛光中晃动，象是获得了生命。处处可以闻到的猫尿般的臭气变得更浓了，我快要窒息了。于是我踩着一个椅背，想打开在两幅天鹅绒窗帘之间露出的一个门，天鹅绒帘布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椅背足够高，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看见了与大厅相通的一条露天走廊。有了这种走廊，巴塞罗那的建筑物才会得到充足的阳光。灰蒙蒙的天空中，三星在战栗。看到三星，就象与老朋友邂逅相逢，我突然想哭。

星光的闪动忽然把我带进了见到那些人和古怪家具以前

对于巴塞罗那的全部幻想之中。我害怕上那张棺材似的床。吹灭蜡烛时，我好象被莫名其妙的恐怖吓得浑身发抖。

## 第 二 章

天亮时，床上的毛毯、被单乱纷纷地散落在地板上。我有些冷，便把它们拣起来，盖在身上。

第一批有轨电车开始在市里奔跑了，透过关得严严实实的门，传来了隐约的车铃声，跟我七岁那年夏天最后一次来外祖父母家时一样。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渺茫的然而又同刚摘下的水果一样清新的有关巴塞罗那的记忆：在第一批电车的铃声中，安古斯蒂阿丝姨妈走过我那临时搭起的小床前，关上已经过多地射进阳光的窗户；夜晚，当闷热得无法入睡时，耳旁传来电车顺阿里巴乌大街的斜坡往上爬的轰响，周围弥漫着阳台下落满灰尘的葱绿的香蕉树枝叶气味。在我记忆当中，巴塞罗那的人行道时常洒得湿漉漉的；咖啡馆里，熙熙攘攘，不绝的人声，随着阵阵吹来的海风飘荡。除此而外的一切——汽车、喧闹、灯火通明的大商场，甚至还有昨天从车站到家的那段使我增加了对这个城市的认识的路程——都显得平庸无奇，虚无缥缈，矫揉造作，如同一件斧痕斑斑的器物，失去了它本来的光彩。

我微闭着双眼，一阵幸运而又热烈的情感油然而生。我的确身处巴塞罗那了。我以前要来巴塞罗那的心情太迫切，有关这个城市的梦幻也太多了。现在一旦真的身临其境，感到简直是奇迹了。城市的第一阵喧哗声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真实得如同我本身的存在一样，如同面颊贴着毛毯

时的粗糙感一样。夜里好象作过恶梦一样的那种不快心情，现在在欢乐中缓和下来了。

一睁眼，我看见外祖母正在端详着我。但她不是昨晚那个矮小憔悴的老太太，而是一位脸庞椭圆，蒙着小面纱，头上戴一顶上个世纪时兴的帽子的妇人。她甜美地笑着，蓝色的绸缎衣服轻轻抖动，窸窣作响。她身旁的暗处站着外祖父。他温文尔雅，蓄着浓密的栗色胡须，两道剑眉下闪烁着一对蓝眼睛。

外祖父母年轻时在一起的情景，我自然没见过。我急于知道这幅画是谁的作品。四十年前，当他们来巴塞罗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关于他们的爱情有一段漫长曲折的历史，细节我记不清了，不过，大概与丢失一笔财产有关，但那时人们很乐观。他俩恩爱和睦。外祖父母是住进阿里巴乌大街这座楼房的第一批主人，那时这条街刚开始形成，还有许多空地。也许泥土气息会给外祖母带来对别处某个花园的回忆。我想象着她穿着那身蓝衣服，戴着有趣的帽子第一次进入还散发着油漆味的空屋子时的情景。“我很乐意住在这儿。”外祖母隔着玻璃看见那片空地，也许这么想，“简直和郊外一样，多么静谧！楼房如此洁净、崭新……”因为他们跟我一样，渴望在安稳的有条不紊的工作中休息。我们是被同一憧憬吸引着才来到巴塞罗那的。我在心血来潮时，认为这座城市将成为我生活中的跳板，而在他们看来则是个避风港。

这座八个阳台的楼房内被帷幔——花边、天鹅绒、花结——占满了。从箱里倒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了一屋子，有的分文不值，有的还能卖几个钱。连墙壁上也是满满的。精美的钟表为住房带来了生命的跳动。一架钢琴——这怎么能缺？

—— 黄昏时奏出懒洋洋的古巴旋律。

尽管他们不很年轻，却如神话中说的那样，有了许多孩子。与此同时，阿里巴乌大街也在扩展。同那座楼一般高的和比它高的楼房构成了宽阔密集的街区。树木的枝条日渐繁茂，随着出现了第一辆有轨电车，这为大街增添了特色。那座楼渐渐老了，翻修了，主人和看门的人换了好几茬，可外祖父母却象个永不搬迁的机关的主人，仍然住在二楼。

当我是唯一的外孙女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那时这个家已经不那么宁静了。它早已被封在市中心了。灯光、喧闹、生活的波澜全向挂着天鹅绒帷幕的阳台涌来。阳台里也沸腾了；人太多了。对我来说，那种热闹景象煞是开心。舅舅们都给我买好吃的。我如果骂人，他们还奖赏我。外祖父母的双鬓已染上了微霜，但还壮实，他们总是笑着看我淘气。这所有的一切能是那么遥远了吗？……

对这些变化，我觉得心里不踏实。一想到要与昨晚见过的那些人打交道，这种感觉就更厉害了。“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呢？”我在床上思忖着，犹豫着，不敢去见他们。

在白天的光亮下，屋子失去了恐怖气氛，凌乱、衰败的景象却依然如故。没镶镜框的外祖父母的画像歪歪扭扭地挂在裱糊成深色的有湿斑点点的墙上，一缕充满灰尘的阳光自下而上一直照到画像上。

我朦胧中悠然地想到，外祖父母大概都去世多年了，蒙面纱的少妇同昨晚给我开门的那个无法辨认的小干尸似的女人也许完全无关。可事实上，小干尸依然在家中多年积累的一大堆无用家具中活着，尽管活得让人怜悯，但依然活着。

外祖父在三年前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家里决定只占

用这层楼的一半。旧的零碎器物和多余的家具跟雪崩一样，被在中门打隔断的工人胡乱地擦成一大堆，弄得家里乱了好一阵子。

我看见一只毛发纷乱的猫蹲在我昨晚踩过的那把椅子上，面朝太阳舐爪子。和它周围的一切一样，这只小动物也显得萎靡不振。它用奇异的大眼睛瞅着我，它那双眼睛有点象一副架在小嘴和白胡子上的闪光的绿眼镜。我拭拭眼，又紧盯住它。只见它弓起腰，瘦骨嶙峋的身躯上，脊梁骨清晰地裸露出来。我不禁想到它和这家里的人一样，具有独特的模样：形容怪诞，超脱世俗，象是长期断食，缺乏阳光造成的后果，也许还伴有思虑过度的并发症。我朝它笑笑，开始穿衣服。

打开房门，我来到阴暗的堆满家具的客厅，家里几乎所有的房间都通向这里。饭厅在对面，还有一个阳台。我朝饭厅走去，脚下忽然踢到一块骨头，它肯定是狗啃过的。饭厅空无一人，一只鸚鵡几乎是笑着低声鸣叫。我从来认为这种鸟是疯子，它常在不适宜的时候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一张饭桌摆在当中，上面扔着一个没人要的空糖瓶。一把椅子上，有个挤扁了的橡皮娃娃。

我饿了。但除了贴满墙壁的画上的各种食物以外，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东西。正在观赏这些画时，我听见姨妈安吉斯蒂阿丝叫我。

姨妈的房间与饭厅相通，有个朝街的阳台。她背着脸坐在一张小巧玲珑的写字台前。我吃惊地站住了，打量着这间窗明几净井井有条的房间，它似乎是家中的另一个天地。房里摆着个带穿衣镜的柜子，一个钉着耶稣塑像的十字架堵塞了另

一个通向客厅的门，床头有部电话。

姨妈回过头，略带喜悦的眼睛望着我惊奇的神态。

我们缄默了片刻。我在门边首先亲热地嫣然一笑。

“过来，安德烈娅，”她说，“坐下。”

我发觉在白天的光线下，安古斯蒂阿丝显得臃肿，绿罩衣裹住了肥胖的身躯。想到我的第一个印象跟我开了个不小的玩笑，我不禁暗自发笑。

“孩子，真不知道你受过什么教育……”

（安古斯蒂阿丝一开口，就摆出一副宣讲的架势。）

我刚要答话，她打手势示意我不要说了。

“我知道，中学课程的一部分你是在一所修女学校学的，整个战争期间你几乎都住在那儿。这对我来说，是个保证……可是……和你表姐在一起的那两年——你父亲的家非常古怪——环境是个小村庄。那两年是个什么样子呢？安德烈娅，在你跟前我不否认，整整一夜我都在替你担忧，思索……照料你，铸造你服从的性格……这太困难了。我做得到吗？我看行。就看你是不是让我做到了。”

她不容我插半句嘴，我只有惊愕地囫圇吞枣地听着，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孩子，城市就是地狱。而整个西班牙没有比巴塞罗那更象地狱的城市了……昨晚你竟敢自个儿从车站来，这使我不安，万一出了事怎么办？这儿的人都是成群结伙地生活，这一伙人总想暗算另一伙人。无论怎样小心谨慎都不算过分，因为魔鬼时常披着诱人的外衣……在巴塞罗那，一个年轻女子应该防护得象一座堡垒。明白吗？”

“不明白，姨妈。”

安古斯蒂阿丝瞟了我一眼。

“你不很聪明，孩子。”

我们又陷入沉默。

“我换一种方式告诉你：你是我的外甥女。所以，你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和基督教徒，品行端正，天真无邪。假若我关照得不是面面俱到的话，你在巴塞罗那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危险。因此，我现在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你哪儿也不许去。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

“好。我们再来谈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脱口而出：“为了上学。”

（这个提问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

“为了学习文学，嗯？……是的，我收到过你表姐伊莎贝尔的信。好啦，我不想和你争论，但你要知道，你的一切费用都将由我们——你母亲的亲戚来负担。由于我们的慈悲，将来你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知道，你一个月有二百比塞塔<sup>①</sup>的补助。这年月，二百比塞塔连供养你半个月都不够……你没获得大学的奖学金吗？”

“没有。但我可以不交学费。”

“那不是你的功劳，而是你那孤女身分的功劳。”

当安古斯蒂阿丝改变话题，说起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时，我又茫然了。

“我得提醒你几件事。说我弟弟的坏话我觉得痛心，可我

西班牙货币单位。

还是要告诉你，战后他们的神经有点儿错乱……孩子，他们两个受了许多罪，我也为他们难受……现在他们对我恩将仇报，但是我宽恕他们，为他们祈祷上帝。然而，对你，我必须预先提醒……”

她声音很低，最后几乎成了耳语。

“你舅舅胡安娶了个不三不四的女人，一个摧残他生命的女人……安德烈娅，如果哪天我知道你成了她的朋友，请你当心，我肯定会非常伤心，到时候，可别怪我不高兴……”

我坐在她对面的硬椅上，慢慢地觉得象坐在钉子上。我感到绝望，因为她说了，不经她同意我哪儿也不许去。我毫不留情地认为她孤陋寡闻，专横跋扈。我长这么大，做出的错误判断太多了，以至于我不知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她温和地向我说格洛里亚的坏话时，我对姨妈非常反感。我寻思，稍微使她不悦也许不会惹来麻烦，于是睨了她几眼。她容貌并不难看，甚至两手的线条也很优美。

她一面继续那包含命令与告诫的独白，我一面搜寻她身上是否有令人厌恶的细微之处。等到她让我走开的时候，我终于看到她的牙齿是齙齙的……

“吻吻我吧，安德烈娅。”她要求说。

我用嘴唇蹭了一下她的头发，没等她抓住吻我，就赶紧朝饭厅跑去。

饭厅已经有人了。我一眼看见穿着旧日本和服的格洛里亚正给一个小孩一勺一勺地喂一碗很稠的粥。她见我来了，便笑着和我打招呼。

我感到压抑，象处在暴雨前沉闷的空气中。但是，由于神经紧张而嗓子发干的人似乎不光是我一个。

一个头发鬈曲、面目清秀聪明的人在饭桌旁给手枪擦油。我认识，他是我另一个舅舅罗曼。他马上走过来亲热地拥抱我。昨晚跟随女仆的那条黑狗现在和他形影不离，他告诉我它叫特鲁埃诺，是他养的。动物似乎本能地爱他。在他那无比的疼爱面前，连我也感到被一排愉快的浪头卷进去了。他为我从鸟笼中取出鹦鹉，让它逗人发笑。这只难看的鸟儿还在喃喃自语，这时我听清了，它说的尽是一些陈词滥调。罗曼开心地笑了。

“这只可怜的鸟儿常听到这些套子话。”

格洛里亚呆滞地望着我们，忘了给小孩喂饭。罗曼骤然脸色大变，弄得我惊慌失措。

“你看见那个蠢货了吗？”他根本不看她一眼，大声对我说，“你看见那东西是怎样盯着我吗？”

我惊愕了。格洛里亚神经质地吼道：“你这小子，我压根儿就不瞅你。”

“看见了吧？”罗曼继续对我说，“这个不害臊的，什么脏话都说得出来……”

我以为舅舅疯了，胆颤心惊地向房门望去。听见吵声，胡安过来了。

“罗曼，你打算找碴儿还是怎么着！”胡安大声说。

“是你呀！你还是系好裤子，一边呆着去吧！”罗曼转身对他说。

胡安的脸抽搐着，逼近罗曼。两人斗鸡似地摆好架势，真是既气势汹汹，又令人忍俊不禁。

“兄弟，有胆量就打吧！”罗曼说，“假若你真敢动手，那就太好了！”

“打你？我杀了你！……我早就该把你宰了……”

胡安火冒三丈，脑门上的青筋暴得老高，但没往前走一步，只是紧攥着拳头。

罗曼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笑了。

“给你手枪，”他对胡安说。

“你少激我，混蛋！……你少激我，否则……”

“胡安！”格洛里亚尖声叫喊，“过来！”

鹦鹉站在格洛里亚身上叫起来。我看见她的红头发凌乱不堪。她也气急了，但没人理睬她。

胡安盯了她几秒钟。

“给你手枪！”罗曼又说。胡安的拳头攥得更紧了。

格洛里亚又喊起来：“胡安！胡安！”

“住嘴，你这坏家伙！”

“过来，你这小子过来呀！”

“住嘴！”

顷刻间，胡安的怒火对着妻子发泄起来，开始骂她。她也大喊大叫，最后哭了。

罗曼开心地望着他们，随后回过头来，平静地对我说：“别怕，孩子。这儿天天如此。”

罗曼把枪装进口袋。我瞥见那支精心擦过油的乌黑的枪在他手中闪光。他笑着抚摸我的面颊，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去了。格洛里亚和胡安吵得更凶了。走到门口，罗曼碰见刚做完每天的弥撒之后归来的老太太，他抚摸过她以后就过去了。老太太出现在饭厅。安古斯蒂阿丝也怒气冲冲地来了，要求肃静。

胡安拿起小孩的粥碗朝安古斯蒂阿丝头上扔去。她慌忙

关上门，没有击中。碗砸在门上，摔得粉碎。小孩流着口水，淌着鼻涕在哭。

胡安这才平静下来。老太太摘下黑头巾，叹息着。

女仆进来放好桌子，准备开早饭。和昨晚一样，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女人的背影。她那丑陋的脸上显露出胜利者的挑衅表情。她一面铺一块残破的桌布，摆着杯子，一面挑逗似地哼着歌儿，好象要这样结束争吵。

### 第 三 章

“孩子，你感觉愉快吗？”我和安古斯蒂阿丝上街归来时，刚走进这层楼，眼睛还未适应楼内的黑暗，她就劈头问了我这么一句。

在提问的同时，她右手紧抓住我肩膀，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只要安古斯蒂阿丝一拥抱我，或给我一点抚爱，我心里就觉得要出什么事了。她的举动矫揉造作，我倒是习惯了，因为她时常拥抱我，说话也是甜言蜜语的。

有时候，我看她怪可怜的。她老围着我打转，如果我躲在某个角落，她非来找我不可。看见我笑，或看见我在留意家里随便哪个人的谈话时，她和我说话便显得低三下四。她会在我旁边坐下，将我的脑袋搂在她胸前。我脖子变得很难受，但头被她按着，只好忍耐着。在这同时她用甜蜜的语调忠告我。如果她觉察到我忧郁或害怕，她自己反倒十分开心，并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架势。

有时候，迫不得已陪她出门时，我暗自羞愧。她头戴一顶棕色毡帽，上面插根公鸡翎，这为她的凶相增添了一种武

士的神气。我的衣服本来就不合体，她又逼我再戴顶蓝色的旧帽，我只能消极反抗。被她牵着手在街上走，我觉得街景不如想象中那么辉煌，那么迷人了。

“别回头。”安古斯蒂阿丝说，“你别这样看人。”

如果说我有时也竟能忘记是和她一起走的话，那也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有一次，我看见一对男女，他们脸上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表情吸引着我。都走过去了，我还忍不住回头张望。这时，我想起我和安古斯蒂阿丝的装束，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孩子，你太没见过世面了。”安古斯蒂阿丝略带几分高兴地说，“一见人你就一声不吭，畏畏缩缩的，就象随时想溜走似的。有时在商店，我回头一瞅你就想笑。”

简直想象不出在巴塞罗那的这种散步是多么索然寡味。

晚饭时，罗曼从我的眼神里看出我们曾出去过，他笑了。笑是他同安古斯蒂阿丝激烈争吵的前奏。吵到最后，胡安也介入了。我发现胡安老替罗曼说话，而罗曼呢，他既不接受，也不感谢胡安的帮助。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格洛里亚就失去了往常的平静。她脸色陡变，几乎要喊起来：“有能耐找你哥哥说去，少跟我废话！”

“当然要找他说！你以为我象你和他一样肮脏吗！”

“对，孩子。”老太太疼爱地看了他一眼说，“说得对。”

“住嘴，妈妈，你别惹得我骂你！别惹我骂人！”

可怜的老人摇摇头，凑近我，对着我的耳朵，嘟囔道：“孩子，他是这些人中最好的，心最好，命最苦，是个圣人……”

“妈妈，你积点儿德，别拨弄是非行不行？别给我外甥女

脑子灌输那些与她完全无关的坏话行不行？”

这是一种严厉、恼怒、失去神经控制的语调。

罗曼旁若无人地吃完晚饭，把盘中的水果给鹦鹉做美餐。

安古斯蒂阿丝咬着手绢，在我旁边抽泣，因为她看到自己不单是威严，能左右众人，而且也软弱、胆怯、受人欺凌。我不太清楚在这两个角色当中，她到底喜欢哪个。格洛里亚从桌旁搬走小孩的高椅子，然后站在胡安身后，食指点着太阳穴冲我笑。

胡安烦躁、茫然、沉默，恨不得跳起来。

罗曼干完自己的事，在老太太肩上轻轻拍了几下，第一个抬脚走了。到门口，他停住脚步，点燃一支烟，扔出最后一句话：“胡安，就连你那蠢老婆也嘲笑我。你小心着……”

和往常一样，他始终没看格洛里亚一眼。

胡安立即做出反应，他一拳砸在饭桌上，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直到楼门沉重的响声宣布罗曼已经出去了，骂声才停。

格洛里亚抱起孩子，要带他去屋里睡觉。她看着我，问道：“你来吗，安德烈娅？”

安古斯蒂阿丝双手蒙着脸。我感觉到她透过指缝窥视我，那目光焦急不安，由于包含过多的乞求而显得呆滞。可我还是站了起来。

“行，我去。”

老太太向我投来赞许的微笑。姨妈快快不乐地跑进卧室，关上门，不出来了。我怀疑她在忌妒得颤抖。

格洛里亚的房间有些象动物的巢穴。它是间里屋，双人床和摇篮差不多占满了整个面积，屋里弥漫着一种特殊味道，

是小孩的气味，爽身粉味和霉衣服味的混合。墙上贴满了照片，在一个显著位置上有一张色彩绚丽的明信片，上边画着一对猫。

格洛里亚坐在床边，小孩在她膝盖上。孩子很可爱，他快睡着了，两条又胖又脏的小腿耷拉着。

孩子睡着了。格洛里亚把他搁上床，然后两手插入她那披散在脑后的锃亮的头发，伸了个舒服的懒腰。接着一头倒在床上，面色疲惫。

“你看我怎么样？”她时常这样问我。

我愿意跟她聊，因为根本用不着回答她。

“我真的显得年轻漂亮吗？确实如此吗？……”

对她那幼稚而又愚蠢的虚荣心，我并不讨厌。而且，她的确年轻。提起家里的事，她时常放声大笑。谈到安东尼娅或安古斯蒂阿丝时，她显得很有兴趣。

“慢慢地你就会了解这些人，太可怕了。以后你就知道了……这儿除了老太太，没一个好人。她脑子糊涂了……胡安呢，胡安好极了，姑娘。你不都看见了吗？他就会喊，没坏心，好极了……”

她望着我，见我不发表任何意见，她笑了……

“我呢，你不相信？”她最后说，“我要不好的话，亲爱的安德烈娅，我怎么会在这人面前忍气吞声呢？”

在她言谈举止中，我看见一种不可思议的愉快。屋里空气沉闷，她躺在床上，犹如一个有着过多红头发的布娃娃。她讲给我听的通常是些搀杂着真事的有趣的瞎话。我不以为她聪明，也不以为她的魅力源于她的心灵。我对她的怜悯始于看见她赤身露体为胡安充当模特儿的那天。

以前我从未进过舅舅的画室，因为我对他有些成见。一天早晨，我要找支铅笔，老太太让我到胡安的画室去找，说那里有。

那个大画室的样子很怪，它原先是外祖父的办公室。同家中别的房间一样，它也乱糟糟地堆满了书籍、纸张和胡安的学生用做样板的石膏像。墙上到处是硬纸板，上面是舅舅绘的色彩刺目的静物画。房内一隅，莫名其妙地摆着一具解剖学专业的学生用的有金属丝骨架的人体模型。湿印斑驳的大地毯上，趴着孩子和前来觅寻阳台上的宝贵阳光的猫。猫象快死似的，无力地拖着尾巴，任凭孩子轻轻摆弄它。

我看到的这一切都在格洛里亚周围。她正坐在一条铺着窗帘的凳子上，赤裸着身体，摆出一副很不舒服的姿势。

胡安费力而蠢笨地画着，力图一笔一笔复制出那个纤巧柔软的躯体。我觉得这是一项徒劳的工作。画布上渐渐出现了一个清瘦的洋娃娃，其拙劣一如格洛里亚听到罗曼和我谈话时的面部表情，脱去了褴褛服装的格洛里亚面对着我们。置身于丑陋的器物中，她美得和白皙得令人难以置信，宛若上帝创造的奇迹。一颗温柔而又丑恶的心在她那纤弱的大腿、臂膀、乳房里跳动。她的智慧溶解在那炽热的尽善尽美的身体表面，而从未在双眸中闪烁过。这是特殊的人和艺术品所具有的诱人的火焰。

进去才几秒钟，我就迷惑了。胡安对我的到来似乎感到高兴，很快地谈论起自己的绘画计划。我却没有听。

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去格洛里亚的房间。刚开始和她说话，胡安就来了，我几乎没有发现。她那空洞无物的谈话在我听来好比令人昏昏欲睡的舒服的雨声。我已经习惯她和她

那无需回答的提问与狭隘的不可捉摸的头脑了。

“是的，是的，我是个好人……你别笑。”

我们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凑近我问道：“那么罗曼呢？你觉得他怎么样？”

接着她怪模怪样地说：“我知道你觉得他可爱，对吗？”

我耸耸肩。她又说：“你以为他比胡安可爱，对吗？”

一天，她突然哭了，哭得奇怪，哭得急促，哭得断断续续，象要赶紧哭完。

“罗曼是个坏蛋。”她对我说，“慢慢你就知道了。他害得我好惨哪，安德烈娅。”她擦干眼泪，“他害我的那些事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完，以后慢慢告诉你吧。你现在让他迷上了，连我都不相信了。”

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罗曼迷住了。几乎相反，我时常冷漠地打量他。每天晚饭时他们都得大吵大嚷一番。有很少几次，吵闹过后，罗曼却亲切地邀请我：“孩子，上我那儿去吧。”我很高兴。罗曼不住在我们这层楼。他让人为他在顶楼拾掇了一间屋子，作他的安乐窝。又令人用旧砖砌了座烟囱；做了几个矮书架，刷上黑漆。他有张折叠床；装有铁栏杆的小窗下摆着一张漂亮的桌子，上面堆满了纸和各个时代各种样式的墨水瓶，里面插着羽毛；一部据他说是用来和女仆房间联系的老式电话机，还有一个结构复杂的座钟，报时的铃声奇妙悦耳。屋里有三只钟，全是旧货，整齐地摆动着，并装饰着房间。书架上搁着许多镍币，其中有的稀奇古怪，还有几个罗马帝国后期的小油灯，一支柄上包有云母片的旧手枪。

屋里的书架上到处是抽屉，不应该是抽屉的地方也都有

抽屉，个个装着令人好奇的东西，罗曼一样一样地让我看。尽管有这么多小玩意儿，但一切都还干净，也比较整齐。

“我这儿的東西都挺好，或者说，至少我力求做到这点……我喜欢这些东西。”他笑了，“别以为我因此想成为怪人，但这是事实。底下的人不会摆弄那些家具。空气中似乎充满了吼叫……都埋怨家具，它们都窒息了，带着痛苦与悲伤。另外，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们的争吵也好，喊叫也好，都没有别的原因……关于我们，你有过什么揣测？”

“不知道。”

“我可知道，你总是根据我们的特征，想象出一些莫须有的事情。”

“没有。”

罗曼插上速溶咖啡壶的插销，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些奇怪的茶杯、高脚杯和酒，随后又取出香烟。

“我知道你喜欢抽烟。”

“不，我不喜欢。”

“为什么你对我也撒谎呢？”

同我说话时，罗曼直率得出奇。

“你表姐写给安古斯蒂阿丝的信，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看过那封信。当然喽，我根本没权利看，那纯粹是出于好奇。”

“我不爱抽烟。在乡下我抽烟，是为了跟伊莎贝尔捣乱；让她感到拿我没办法，她就会允许我来巴塞罗那了。”

我脸红了，有些难为情。他半信半疑，而我说的实情。我到底还是接住了一支烟，因为我一直感觉香烟有它的妙用，它的香味的确讨我喜欢。似乎从这时开始，我在烟里找到了

乐趣。罗曼笑了。

我觉察到，他认为我与众不同，最有教养，也许最聪明，是个奇异的幻想充斥头脑的空想家。我不愿使他了解我的个性，因为我隐约觉得自己寄人篱下，低人一等，憧憬和多愁善感的表情使得我不讨人喜欢。在那些人面前我竭力掩饰这种表情。

罗曼身体清瘦，异常敏捷。他蹲在地上放咖啡壶的旁边同我说话，全身绷得紧紧的，黝黑的腿上象是装着弹簧。一会儿，他意外地一头倒在床上，嘴里叼着烟，面部肌肉松弛，好象时间并无什么价值，好象他躺下是要抽着烟死去。

我不时瞅瞅他的手。那是一双跟他脸一样黧黑、干瘦、纤细、骨节充满活力的手，一双我很爱看的手。

可是，面对他的工作台坐在屋里唯一的椅子上的我，却觉得与他有咫尺天涯之感，初见面时被他的和蔼可亲征服了的感觉一去不复返了。

他的咖啡煮得很好，屋内热气氤氲。和下边的生活比较，这儿很舒畅，真象个避风港。

“那仿佛是艘即将沉没的船，我们是一见水就不知所措的可怜的老鼠……你母亲头一个躲过危险，走了。你两个姨妈都是随便找个主儿嫁出去，也算逃脱了。

“家中只剩下你那苦命的姨妈安古斯蒂阿丝、胡安和我了。他和我是一对坏蛋。现在，你这个小耗子来了。你迷失了方向，但还不象看起来那么不幸。”

“告诉我，今天你不想奏乐吗？”

于是罗曼打开书架尽头的柜子，取出一把小提琴。柜子底部放着一些卷着的画。

“你还会作画？”

“我什么都做过，不知道吧？我起先学医，后来不学了，又想念工科，但没考上。我绘画是出于爱好……我敢保证，我比胡安画得强多了。”

对此我确信无疑：依我看，罗曼是个永不枯竭的才力源泉。就在他站在烟囱旁边开始拉琴时，我完全变了，戒心和这些日子逐渐形成的对所有人的一丝敌意消散了，心灵连同我紧握的双手一起舒展了。谛听着音乐，犹如久旱的田野在迎接雨露。罗曼象一位技艺精湛的绝无仅有的艺术家，用旋律编织着欢乐，它冲破了忧郁的羁绊。他演奏的那首无名音乐啊，我再也听不到如此美妙的乐曲了。

小窗户朝漆黑的夜空开着。灯光下，罗曼一动不动，显得更高，他的整个生命都溶化在乐曲中。纷繁的思绪浪潮般向我涌来：先是天真的回忆、憧憬、奋斗、目前踌躇的处境，尔后是强烈的愉快、忧伤、绝望、生命无力的挣扎、在虚无中沉没，还有自己的死亡、绝望全部化为美的感觉——死亡是痛苦的、暗淡的，却又同美感相反相成。

蓦然间，出现了绝对的岑寂。罗曼的声音轰然而起：

“你都快睡着了……你在乐曲中听出了什么？”

我的双手和心灵立即又缩紧了。

“不知道，什么也没听出来，我只觉得好听……”

“不对。告诉我你听出了什么，到底听出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

他失望地望了我片刻，一边放回小提琴一边说：“不对。”

罗曼打着手电筒送我下楼，因为楼梯的灯开关在门房，我得下三层楼梯才能到自己的房间。

来到这里后第一次下楼时，我曾觉得前面阴影处有人在监视我。当时以为这是区区小事，不值一提，我就什么也没说。

这一次我可看清了，前边有人。罗曼忽地把我丢在暗处，电筒对准有响动的那段楼梯。一瞬间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格洛里亚，她跑下楼梯，钻进了房门。

## 第 四 章

多少个平庸无奇的日日夜夜啊！当拖着沉重的双腿从大学回家时，我便觉得来到这儿后的这些浑浑噩噩的日子象块灰色的大石块压在心头。

那天清晨，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阴云和湿轮胎的气味，枯黄的树叶在蒙蒙细雨中纷纷撒落。这是都市里秋天的早晨。正象多年来我想象的秋天的城市一样，大自然的美景，与新式的平顶建筑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融为一体，真美呀！然而，我却被愁云笼罩着，恨不得抱起脑袋冲墙站着，闭上双眼，背对着一切。

多少个无用的日子啊！那是充斥着事端、过多的混浊事端的日子。完整的、刚开始就膨胀得如同露天堆放多年的木材似的事件，对我来说过于忧郁的事件。它散发着我的家庭的霉味，使我恶心……但它却构成了我生活的唯一财富。在我看来，我已退到了现实的第二线，我的感官仅仅为阿里巴乌大街这层楼里熙熙攘攘的生活开放。我常常忘记自己的容貌与心灵。理想与岁月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格洛里亚的每个表情、罗曼每句晦涩的和藏头露尾的话却渐渐膨胀起来，使

我陷入惨境的那次，似乎是所有这一切的意外的结果。

我走进家门时，已经下雨了。看门的女人大声喊叫，让我在垫子上把脚上的泥蹭干净。

一整天我如同做了一场梦。午饭后，我穿了双肥大的毡靴，畏畏缩缩地挨着老太太的火盆坐了下来，听着雨声。雨线慢慢冲刷着阳台门窗玻璃上的灰尘，先形成一层黏乎乎的泥浆，而后雨点在光亮的灰蒙蒙的玻璃上任意滑动。

我不想动，什么也不想做，第一次怀念起罗曼给我的那支香烟来。老太太跟我做伴来了。我看见她想用笨拙颤抖的手缝一件小孩的衣服。一会儿，格洛里亚也凑了过来，她双手交叉背在后脖梗上，开始闲聊。和往常一样，老太太又唠叨起来，有新近发生的事，有当年的战争，也有多年前她儿子孩提时代的陈腐往事。两人的话音伴随雨声，在我微微发痛的脑袋里混合成令人心烦的车轱辘话，使我昏昏欲睡。

老太太：“他们哥儿俩好得不得了。安德烈娅，你在听吗？没有象罗曼和胡安兄弟俩这么好的了……我有六个孩子，那四个老是心不齐，女孩子净吵架，可这两个小孩象一对天使……胡安是金发，罗曼的头发是黑黝黝的，我总给他俩穿一样的衣服。一到礼拜天，我和你外祖父就带他们去做弥撒……在学校，要是哪个小孩同他们中的一个打架，另一个准出来护着。罗曼顶淘气……可他俩多好啊！母亲应对孩子们一视同仁，可这两个我格外……因为他们最小……最可怜……特别是胡安。”

格洛里亚：“你不知道吧，胡安想当军官。没考上军校，他就参加泰尔西奥军团，到非洲去了，在那儿住了多年。”

老太太：“回来时，他带了许多非洲的画……说要当画家。”

你外祖父生气了。我护着他，罗曼也护着他。孩子，罗曼那阵儿还挺好……我总护着孩子，他们淘气、胡闹，我也遮着盖着。你外祖父生我的气，可我不能容忍孩子们挨骂……那时候我思量：‘用一勺蜜能逮住更多的苍蝇。’……我知道他们不学习，晚上出去胡闹……我担惊受怕地等着他们，怕你外祖父知道……别人告诉我他们如何淘气，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孩子……我相信他们自己会慢慢地分辨出好坏的。”

格洛里亚：“妈妈，罗曼并不爱你，他说是你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给毁了。”

老太太：“罗曼？……嘿！嘿！他是爱我的，我相信他爱我……他比胡安会记仇。格洛里亚、他忌妒你，说我爱你，不爱他……”

格洛里亚：“罗曼这么说啦？”

老太太：“对，他就是这么说的。那天夜里，我正在找剪子……夜很深，你们都睡了。门被轻轻推开，罗曼出现了。他过来吻了我一下。我说：‘你对待你兄弟媳妇太凶了，上帝不会饶恕你的罪孽……’一听这话他走了。我又说：‘都因为你的过错，她才弄得这么惨，让你兄弟也跟着遭罪。这叫我怎么象从前那样爱你，……’”

格洛里亚：“原来罗曼很喜欢我。安德烈娅，这可是秘密，那时他爱上了我。”

老太太：“孩子，孩子，他怎么会爱上有夫之妇呢？他是把你当妹妹来爱，没别的意思……”

格洛里亚：“他把我领到这个家……现在他不理我了。可就是他自己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带我来这儿的……安德烈娅，头一次进这个家门时你害怕了，是不是？当初我来时比

你还害怕……没有一个人关心我……”

老太太：“我关心过你，我们都关心过你。你说话怎么这么没良心？”

格洛里亚：“那阵子人人饿肚子。家里也象如今这么脏，还藏着个人——安古斯蒂阿丝的上司堂·赫罗尼莫，因为外面正搜捕他，扬言要杀他。你没听说过他吗？安古斯蒂阿丝把床铺让给他，自己睡在你现在睡的地方……给我在老太太屋里加了张床。没有一个人信任我。赫罗尼莫不愿搭理我，眼里容不得我，认为我是胡安的相好……”

老太太：“赫罗尼莫真是个怪人。你想想看，他竟要杀猫……你说怪不怪。那只可怜猫太老了，就在墙角呕吐。他说他受不了这个。可我呢，自然得护着它，谁打它也不行，就跟平常见谁受欺负遭罪时我所做的那样……”

格洛里亚：“我和猫一模一样，是妈妈保护着我。一次，一个女用人跟我吵架，就是现在还在这儿的那个安东尼娅……”

老太太：“同用人吵架是不可思议的……我年轻的时候，连想都想不到……那阵我们家有个大花园，一直延伸到大海边……你外祖父有一次吻了我一下……就这，好多年以后我才原谅了他。我……”

格洛里亚：“我们来这儿时，我胆战心惊。罗曼对我说：‘别怕。’但他也害怕了。”

老太太：“那是被秘密警察关了几个月之后才害怕的。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回来时我们简直都认不出他了。胡安比他还惨，所以我更谅解胡安。胡安更需要我的帮助。这个姑娘也需要我的帮助。要没有我，哪里还能保住你的名誉？”

格洛里亚：“罗曼在那以前就害怕了，在我和他乘专车进

入巴塞罗那时。你知道吗？罗曼当时身居要职，专门对付赤色分子。他是间谍，是个下流卑鄙的人，他卖身投靠那些给他好处的人。当间谍的都是胆小鬼……”

老太太：“胆小鬼？孩子，我家可没有胆小鬼……罗曼又正直又勇敢，他为我们而冒生命危险，我不愿叫他同那帮人鬼混。他小时候……”

格洛里亚：“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安德烈娅，关于我的故事，真跟小说一样……从前我住在一个叫达拉戈那的村庄里。人们都疏散了，村子空了……那时正是战争时期，我们总呆在庄外，拿上铺盖、用具就往外跑，有人还哭哭啼啼，对此，我竟觉得好玩！……大约在一月或二月份，我认识了胡安，这你都知道了。胡安对我一见钟情，两天以后我们就结婚了……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那是一种美妙的生活，安德烈娅。我向你起誓，同我在一起，胡安的幸福是完美无缺的。那时候他漂亮，不象现在这样跟狼似的……许多年轻妇女随丈夫或未婚夫到处跑。我们时常碰到令人开心的朋友……我从来不怕轰炸，也不怕枪弹……但我们也不太靠近危险区域。我不很清楚胡安的职务，反正挺重要的。我告诉你，那阵子我真快活。春天来了，我们去风景秀丽的地方散步。一天，胡安对我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哥哥。’安德烈娅，一开始我也感觉罗曼挺可爱……你不觉得他比胡安还英俊吗？我们同他在一个村庄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个濒海的村子。天天晚上胡安和罗曼关上门在我旁边一间房间里交谈。我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要是你的话，你难道不也这么想吗？何况两间房间当中只有一道门。我认为他俩在谈论我。我敢肯定，他俩在谈论我。一天夜里，我去听了。透过门锁孔，看见两人

正俯身看一张地图，罗曼说：‘我还得回巴塞罗那去。你也可以去那边，这简单极了……’我慢慢才明白，原来罗曼是催促胡安投到民族阵线一边去……你想想，安德烈娅，就在那些日子我才觉出怀孕了。我把这事对胡安说了，他沉思起来。你肯定想象得出那天晚上我多么希望躲在罗曼房门后继续偷听。当时我穿着长衫，光着脚。直到现在，我仿佛仍然感到那种焦虑。胡安说：‘我决心已定 什么也挡不住我。’我简直不能相信。假若相信了，我顿时就会离开胡安……”

老太太：“胡安做得对。他送你到这儿来，和我在一起……”

格洛里亚：“那天夜里他俩只字未提到我。胡安来睡觉时，见我正在床上哭泣。我推说是做了个恶梦，梦见他把我跟孩子扔下走了。于是他抚摸着，一句话不说就睡着了。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睡，想猜测他做些什么梦……”

老太太：“看着心爱的人睡觉，这很舒坦。每个孩子睡的样子都不同……”

格洛里亚：“第二天，胡安当着我的面请求罗曼，要他来巴塞罗那时把我带到这个家里来。罗曼诧异了，严肃地瞅着胡安说：‘我不知道能否办到。’当晚他俩嘀咕了好一阵子。胡安说：‘我只能这么做了。据我所知 她一个亲戚都没有。’于是罗曼说：‘那么 帕基塔呢？’在此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急切地想知道。不料胡安又说了话：‘你带她回家去。’随后再没提起此事。可是，却出了件有趣的事：胡安给了罗曼一大笔钱和其他东西。后来，罗曼拒绝还给胡安。您知道得很清楚 妈妈。”

老太太：“孩子 不应该躲在门后偷听。倘若我母亲在世

她肯定不许我这样做。可你是孤女……因此……”

格洛里亚：“海涛声很大，好些话我都没听清。我没能弄清帕基塔是谁，也不知道有关这个人的任何情况。转天，我告别了胡安。我伤心透了，但一想到我要到他家去，便感到慰藉。罗曼开车，我坐在他旁边。他和我开玩笑……罗曼有时装得可爱，但骨子里很坏。沿途我们停了好多次。在一个村庄里我们呆了四天，住在一个极好的城堡里，里面整修得焕然一新，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但也有几间房间年久失修。士兵们住在楼下一层，我们和那些当官的住上面几层……那时候，罗曼对我与现在迥然不同，很亲切，姑娘，他调好钢琴，为我弹乐曲，跟现在给你弹的一样。他还要给我画裸体像，象胡安现在给我画那样……因为我身段窈窕。”

老太太：“格洛里亚！看你说了些什么？这死丫头，净胡说八道……你别理她……”

格洛里亚：“我说的一点不假。我不让他给我画。妈妈，您是知道的，虽然罗曼说了我一大堆不是，我是个作风正派的姑娘……”

老太太：“当然，孩子，那当然……你丈夫让你做他的模特儿不对。可怜的胡安假如有钱雇模特儿，他就不会这么做了……我知道，好孩子，你做出这个牺牲是为了他，所以我才这么疼你……”

格洛里亚：“城堡的花园里开放着许多紫红的百合花。罗曼希望我头簪紫百合，让他画像……你看如何？”

老太太：“紫百合……多漂亮哪！好长时间我都没有花献给圣母像了！”

格洛里亚：“后来我们到了这个家。你都想象得出我当时

有多么凄惨。这儿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疯子。赫罗尼莫和安古斯蒂阿丝说我的婚姻不合法，说胡安回来也不跟我结婚，说我粗俗无知……有一天，赫罗尼莫的妻子来了。她有时偷偷摸摸来探望丈夫，给他带些好东西。她一听说家里有个粗野的女人——粗野是她说的——便昏了过去。妈妈赶紧往她脸上洒水……我要求罗曼将胡安给他的钱还给我，我要离开这里。那些钱挺好，是银币，战争以前的。罗曼一知道在那个村庄里我偷听了他跟胡安的谈话，便大发雷霆。他待我比待一条狗还坏。比待一条疯狗还坏……”

老太太：“那现在你还要哭是怎么着，傻瓜？当时罗曼也许有点儿生气。男人就这样，脾气暴。躲在门后偷听不好，我总是这样告诉你。有一次……”

格洛里亚：“就在那些日子里有人来找罗曼，把他带到警察局。他们想要他的口供，所以才没枪毙他。爱上了罗曼的女仆安东尼娅急得要命，就去警察局作证，说了些有利于罗曼的话。回来后她说我是个不知羞耻的坏女人；罗曼一旦出来，会把我从窗户扔出去。还说是我告发罗曼的。她要把我开膛摘心。我就是那时候跟她吵的架……”

老太太：“那个女人当真这样说的。但多亏了她，罗曼才免遭枪杀。因此，我们才容忍着她……她从来不睡觉。有时夜里我找针线筐箩或找剪子——我时常丢三拉四——见她站在卧室门口。她一见我就嚷嚷：‘您怎么不睡觉，太太？起来干什么？’有天晚上她吓了我一大跳，我差点没摔倒……”

格洛里亚：“那时我没饭吃，可怜的妈妈把她的饭匀给我吃。安古斯蒂阿丝和赫罗尼莫储存了许多食物，但不让别人吃。我在他们屋里转来转去。他们有时也给那女仆一点，因

为怕她……

老太太：“赫罗尼莫是个胆小鬼。我不喜欢胆小的人，不……他胆小得厉害。那天有个民兵来抄家，我泰然自若，把全部神像拿给他看。‘怎么，您信这些信口雌黄的神？’他问我。‘当然喽。您不信？’我说。‘我不信，也不许任何人信。’。‘这么说我比您更拥护共和国，因为别人怎么想我管不着，我相信思想自由。’见我这样说，他挠了挠头，承认我说得对。第二天他送给我一串念珠，是他们没收来的。你听着，就在同一天，楼上的人家床头仅有的一张安东尼奥神像却被他们从窗口扔了出去……”

格洛里亚：“那年月受的罪我都不愿对你说。到后来更糟了。民族阵线进城那阵，我要生孩子了。安古斯蒂阿丝把我弄到一家小医院，扔下不管了……有天晚上飞机扔炸弹，我害怕极了。护士都跑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后来，我产后感染，发了一个多月高烧，昏迷得谁也不认识了。真不知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战争结束时我还卧床不起，成天迷迷糊糊的，没有力气动弹，也没力气思考。一天早晨，房门开了，胡安进来了。一下子我竟没认出他来。我觉得他高极了，瘦极了。他在我床上坐下，拥抱着我。我头倚在他肩上哭了，这时他说：‘原谅我，原谅我。’声音很低。我抚摸着他的脸，因为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他。我们就这样呆了很长时间。”

老太太：“胡安拿回来许多高级食品，炼乳、咖啡、糖……我为格洛里亚高兴，心想：‘我照家乡的方法给格洛里亚做顿甜食……’可安东尼亚这女人太坏了，她不让我进厨房……”

格洛里亚：“我俩拥抱了很长时间！谁能料到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好象一部小说到此结束了。似乎一切痛苦都过去了。”

我怎能想到最坏的事即将发生呢？不久，罗曼出狱了，就象死人又复活了。他竭力在胡安跟前说我的坏话，要胡安无论如何别娶我，而把我们母子一脚踢出门外……我只好为自己辩护，讲明真相。所以罗曼不愿看见我。”

老太太：“孩子，秘密应该保守，不应该说出来引起男人的敌意。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八月的一天下午，天很蓝很蓝，我记得清清楚楚，天气很热。我看见……”

格洛里亚：“我可忘不了那个时刻，我拥抱着胡安，他的心在坚硬的胸骨下跳得多么厉害啊……我记得赫罗尼莫和安古斯蒂阿丝说过，胡安有个漂亮而富有的未婚妻，他会同她结婚的。我问他，他摇头否认，吻着我的头发。可怕的是后来我们又被迫住在这儿，没有钱。否则，我俩将是幸福美满的夫妻，胡安也不会那么疯疯癫癫的……那一时刻犹如一部电影的结尾。”

老太太：“我曾是孩子的教母……安德烈娅 你睡着了？”

格洛里亚：“你睡着了，安德烈娅？”

我并没有睡着。这些故事我都清楚地记住了。但热度愈来愈高，我昏昏沉沉。安古斯蒂阿丝安顿我睡下，我出着冷汗。床上湿漉漉的。家具在蜡烛光下显得越发忧伤、可怕、暗淡。我闭上眼，脑海里飘浮出一片微红色阴影，接着映出格洛里亚在医院的情景：她面无血色，倚偎在胡安肩头。胡安和如今不同，他被感动了，脸上不象现在这样笼罩着愁云……

发烧好几天了。一次，我记得安东尼娅来看我，她浑身散发着奇特的黑衣服味。她的形象闯进我梦中，她在磨一把大刀。我恍惚看见年轻时的老太太穿一身蓝衣服，是八月的一天下午，在海边。但看得最清楚的是格洛里亚伏在胡安肩

膀上哭泣，他的大手抚摸着她的长发。我见过的胡安那迷惘不安的眼神，这时在一束莫名其妙的光线照射下变得温柔多情了。

我病中的最后一个下午，罗曼来看我。他肩上停着鹦鹉，那只狗也盛气凌人地窜过来想舐我的脸。

“你怎么不给我弹会儿钢琴呢？听说你弹得不错……”

“是的。但只是业余爱好罢了。”

“你从未谱写过什么乐曲吗？”

“有时写。你干吗问这个？”

“我猜你大概是一心一意在搞音乐，罗曼。请演奏一首你谱写的乐曲吧。”

“生病时你说的话似乎语义双关。我不知这是什么缘故。”

他按了几个键，说：“这琴走调走得厉害。我来为你演奏霍奇彼利之歌……你还记得楼上我那个泥捏的神像吧……别拿它当真的，那是我自个儿捏的。可它象征着霍奇彼利——阿兹台克人的游戏与花卉之神。在最美好的季节，这位神接受人心做的供品……许多世纪以后，我被它征服了，心血来潮，写了几段乐曲。可怜的霍奇彼利衰败了，你也许知道……”

他在钢琴旁坐下：一反常态，奏起一段欢快的曲子。旋律高亢激昂，宛若春天万物复苏时空中弥漫着的醉人的芬芳。

“你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 罗曼。”我这么说，也真是这么认为的。

“不。你对音乐完全是外行，所以才这么评价我。然而我很愉快。”

“唉！”他走到门口时说，“你可以这样认为 演奏这个曲子是我为你做出的一点牺牲。霍奇彼利总给我带来厄运。”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梦，一个陈旧的形象执拗地在我面前反复出现：格洛里亚伏在胡安肩头哭泣……慢慢地胡安变成了怪物，高大、阴森，一副令人费解的霍奇·彼利神的外貌。格洛里亚苍白的面孔开始有了活气，她苏醒了。霍奇彼利也在微笑。倏然间，我认出了它的笑是罗曼那纯洁粗犷的笑。拥抱着格洛里亚的是罗曼，他和她都在笑。他俩不是在医院，而是在田野，在紫百合盛开的田野里，风吹散了格洛里亚的长发。

一觉醒来我已不发烧了，脑子里一片混乱，真和发现了一个黑暗中的秘密似的。

## 第 五 章

不知这次发烧是怎么回事，它犹如一阵痛苦的疾风，扫过我心田的各个角落，卷走了那里的阴霾。不等有人想到请医生，它就退却了，把一种淡淡的奇怪的舒服留给了我。当第一天能起来的时候，我把被子往脚下一掀，仿佛连到家以来一直折磨着我的那种压抑的气氛也掀掉了。

安古斯蒂阿丝看看我的鞋。布满皱纹的皮革如同一张富于表情的脸在夸耀自己的长寿。她指着绽裂的湿漉漉的鞋底说，就因为脚湿我才着了凉。

“另外，孩子，人越穷，越是靠亲戚的恩赐生活，就越要爱惜衣服。你要少走路，脚步要轻……别这么看我。告诉你，我上班时你干些什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知道你去逛大街，然后赶在我前边回家，为的是不让我抓住。可以问一下你都去了些什么地方吗？”

“没准儿。我喜欢看看街道，看看城市……”

“孩子，你喜欢的是一个人出去，跟流浪者似的，冒着碰上鲁莽的男人的危险。难道你是仆人吗？……我象你那么小时，独自去街门口都不行。告诉你，你往返于这儿与大学之间，这我理解……可你想不受约束，象游狗似的独自转悠，哼……以后一个人生活时，想干什么随你的便。可现在你有亲属、家庭、名誉。以前我就知道你乡下的表姐没把你管教好。你父亲是个怪人……不是说你表姐不好，而是说她不文雅。尽管如此，我想那时你也不至于在村里街道上闲逛。”

“是没有逛过。”

“那在这儿就更不能乱逛了。听见了吗？”

我没有违拗，能说什么呢？

她刚要走，倏地又回过头，大惊失色地说：“你去港口时大概没经过蓝贝拉斯区吧？”

“当然经过的。”

“孩子，有的街道，一个姑娘只需去过一次，她的名声就永远臭了。我说的是C区……你不知道它从哪儿开始……”

“知道 知道得很清楚。C区我没去过……那里有什么？”

“妓女、小偷、妖魔鬼怪，有的就是这些。”

（于是 我猜测 C区是个金碧辉煌的地区。）

我同安古斯蒂阿丝吵架的时刻在迫近，犹如一场不可避免的暴风雨。第一次和她谈话之后，我就知道她跟我永远不会互相理解。尔后，我最初的印象引起的惊奇与忧郁对她非常有利。但是，这次同她谈话之后我生气地想：“这样的日子

巴塞罗那的闹市区。

就要结束了。”我觉得自己新的生活开始了，我将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于是，我朝安古斯蒂阿丝狡黠地笑了笑。

重新开始去学校上课时，我感到蕴藏在心中的感情萌动了。生平第一次我产生了广交朋友的愿望。没怎么费劲就联络了班里一些男女同学，象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渴望将我吸向他们。现在我才明白，那是自卫的本能。只有情投意合的当代人才会支持我，并在同上一代人略微古怪的世界的对峙中保护我。我的确感到在那时候需要这样的支持。

很快我就明白了男女同学之间的差异。女同学好凑在一块儿说知心话，语调神秘，吞吞吐吐。同男同学说话这样可不行，也不能和他们推心置腹，享受倾吐积愆的快乐。在和大学里那帮人的相处中，我被一些广泛问题的争论淹没了，这些问题以前做梦也没想过。我觉得自己是旁观者，然而却很开心。

一天，班里年龄最小的男生庞斯对我说：“你以前老不跟人说话，这样怎么生活呢？告诉你吧，从前我们认为你相当可笑。埃娜讥笑你，说你真滑稽。你究竟怎么搞的？”

我不无痛心地耸耸肩。因为我认识的青年当中，我最喜欢埃娜。

即使在打算同她绝交的时候，我也对那位姑娘抱有好感，并确信她也对我抱有同样的感情。她曾有几回接近我，随便找个借口同我彬彬有礼地搭讪。开学头一天，她问我一个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是不是我的亲戚。当时我觉得这话问得过于荒唐，让人忍俊不禁。

格外喜欢埃娜的不光是我。她多次主持我们的座谈会，会上她是引人注目的中心。她的精明与聪明是众所周知的。毫无

疑问，如果某一次她拿我当做嘲讽对象的话，那我大概真成了全年级的笑料了。

我面带愠色地从远处看着她。埃娜的面容惹人喜欢，勾魂摄魄，双眸炯炯有神。她那温柔的表情，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肢体和金发，同流露出讥讽的清澈发绿的目光形成的对比令人神往。

我正和庞斯说话，她挥手同我打招呼。然后穿过文科院里等候上课的沸沸扬扬的学生群向我走来。来到我身旁时，她两颊绯红，似乎兴冲冲的。

“ 让我和她单独谈谈吧，庞斯。愿意吗？ ”

“ 对庞斯这人，”看着他渐渐远去的瘦削背影 她说“，应该提防着点儿。他属于那种翻脸不认人的人。刚才我要他走开，肯定又得罪了他……但我必须跟你谈谈。 ”

我心想，几分钟前我还觉得受了委屈，在此之前我一点儿也没料到她会娜揄我，……可现在，我被她对我深深的怜悯征服了。

我喜欢和她沿着大学的石头走廊散步，听她说话。我边听边思忖：哪天我该把家里那种抑郁的生活对她讲一讲；只要一提起它，这种充溢着凄惨情调的生活就会展现在我眼前。埃娜对此很有兴趣，似乎比我更清楚我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前，关于我的生活我对她未提过片言只语。就因为有心事的愿望，我才和她交上了朋友。可是，开口说话与想入非非这两件事，在我看来总那么难。我宁愿怀着近似希冀的心情听她说。这种心情使我气馁，又使我感到关切。这样，当那天下午庞斯走开以后，我没有想到自己的踌躇同寻觅知己的夙愿之间若苦若甜的对峙即将终结。

“今天我打听到了，前些日子我跟你说过一个小提琴家……还记得吗？……他不但也姓你那稀奇古怪的第二个姓，而且也和你一样住在阿里巴乌大街。他叫罗曼。当真不是你的亲戚？”她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可那时我没想到他真的会是音乐家。我当时确信除了他家里的人，知道他会拉小提琴的只有他自己了。”

“可你看，我真的就听说了。”

想到埃娜也许和阿里巴乌大街有某种联系，我有些兴奋，同时又觉得以前几乎受了欺骗。

“我想让你带我去拜访你的舅舅。”

“好吧。”

我俩陷入了缄默。我希望埃娜讲些什么，她也希望我开口说话。但不知是何缘故，我觉得不能同女伴一起对阿里巴乌大街那块天地品头论足。领埃娜去见“著名的小提琴家”——罗曼，看着骗局被揭穿，她对那个不修边幅的男人投去嘲笑的目光，这对我来说简直太难堪了。在华服美饰、馨香袭人的埃娜面前，看到自己衣着寒酸，散发着厨房的碱水和劣质肥皂的气味，我感到青年人时常感到的气馁和羞愧。

埃娜盯着我。正在这时，上课时间到了。我松了一口气。

“下课后等着我！”她对我喊了一声。

我总是坐在最后一只凳子上。她那些男朋友为她在第一排占好了座位。老师讲课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胡思乱想。我发誓，决不把已经清楚地展现在自己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搅在一起：一个是同容易亲近的大学生的友好，一个是不甚温暖的龌龊肮脏的家庭。讲述罗曼的音乐，格洛里亚的红发，幽

灵似地夜游，一身孩子气的老太太，这个想法我觉得太傻了。这一切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可以用假话掩饰，可是，一旦我要领埃娜去见罗曼，她就会看见我刚来时使我痛心的那种凄惨状况。

因此，那天刚一下课，我就溜出学校跑回家，好象做了什么坏事，要逃脱女友警觉的目光似的。

然而，跑到阿里巴乌大街我们那层楼时，我却盼望碰见罗曼，因为我强烈希望告诉他我已获知了有关他昔日的名气与成就的秘密——看来他一直谨慎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但那天午饭时，罗曼未露面。我有些失望，却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经常不在家。格洛里亚在给小孩擤鼻涕。我觉得她土气透了。安古斯蒂阿丝更让人讨厌。

第二天和以后几天当中，我仍然躲着埃娜，直到确信她似乎忘了那码事。家里依然见不到罗曼。

“你不知道吧，他经常出门。跟谁也不说。除了厨房的女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

我暗自思忖，罗曼也许知道有些人拿他当风云人物，知道人们并未忘记他。

一天下午，我走进厨房。

“请告诉我，安东尼娅，您是否知道我舅舅什么时候回来？”

女仆猛一回头，发出可怕的笑声。

“他肯定会回来的。不会不回来。走了又回，回来又走……但绝对丢不了。是不是，特鲁埃诺？别担心。”

她转身对狗说话。狗老跟在她身后，伸着血红的舌头。

“绝对丢不了。是吗，特鲁埃诺？”

狗用黄眼珠瞪着女仆，它那又小又黑的眼睛在刚点着的炉子的烟雾中也闪着光。

女仆和狗一动不动，好似昏昏欲睡。就这样呆了一会儿，我确信安东尼娅不会给她简短的情报兼评论再添一个字了。

再也无法获知罗曼的任何情况，直至一天黄昏他自己出现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陪着老太太和安古斯蒂阿丝。我好似被囚禁在教养所里，因为刚才我正要蹑手蹑脚逃出门，被安古斯蒂阿丝抓住了。罗曼这时候到来使我分外高兴。

我觉得他更黑了，脑门和鼻子晒得黧黑，而且面容憔悴，胡子未刮，衬衣领子也很脏。

安古斯蒂阿丝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我想知道你去哪儿了。”

他一边狡黠地看着她，一边取出鹦鹉来抚摸。

“你可以放心，会告诉你的……这些天谁替我照管鹦鹉的妈妈？”

“是我孩子。”老太太笑着说，“我从没忘喂食。”

“太好了，妈妈。”

他拦腰抱住母亲，似乎要把她举起来；又吻吻她的头发。

“没去什么不好的地方吧？我已经听说你的行动了，罗曼。告诉你，我知道你和从前不同了……你的道德太惹人怀疑了。”

罗曼舒展着胸部，象要抖掉旅途的疲惫。

“我要是对你说，我的行动也许调查清了某些涉及我姐姐的道德的情况，那会怎么样呢？”

“少胡说八道，你这混蛋！在我外甥女面前更不许乱讲一气。”

“咱的外甥女不会大惊小怪的。妈妈呢，哪怕她眼瞪得再圆，也不……”

安古斯蒂阿丝的脸一阵儿黄，一阵儿红。使我奇怪的是，她的胸脯在起伏，和任何一个生气的女人一样。

“我在比利牛斯山跑了一段时间。”罗曼说，“在布宜戈塞尔达呆了几天。这是个风景秀丽的村庄。我当然去看望了一位不幸的女人，我是在最美好的时代认识她的。她丈夫将她象犯人似地关进一间阴森森的大屋，让几个仆人看着。”

“你所说的不就是我上司赫罗尼莫先生的妻子吗？你很清楚，那个不幸的女人疯了，他不想送她去疯人院，而宁愿……”

“对，我知道，你对上司的底细了如指掌。我说的正是他那可怜的夫人珊斯……说她疯我不怀疑，可把她弄到这种地步，究竟怪谁呢？”

“你敢含沙射影？”安古斯蒂阿丝痛心地说——这回是真的——喊起来，闹得我真尴尬。

“没有。”罗曼坦然得令人诧异。他嘴角漾出一丝苦笑。

我瞠目结舌，和罗曼说话的愿望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几天来，我一直翘首盼望，有满腹的话要对舅舅讲。他准喜欢听，听了准高兴。现在我只好缄口不语了。

当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比平时更有力地拥抱舅舅时，一阵狂喜向我袭来，将会使他惊愕的消息已到了我嘴边。但随后的情景却浇灭了我的热情。

罗曼和我说话时，我拿眼角瞥了安古斯蒂阿丝一眼。她倚在碗橱上，陷入沉思，满脸苦恼，但没有哭。这在她是奇怪的。

罗曼平心静气地在椅子上坐下，开始向我讲述比利牛斯

山脉。他说那耸立在我们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层峦叠嶂的群山，是地球上蔚为壮观的区域。那里有皑皑的白雪，深不可测的峡谷，晶莹冰冷的天空。

“不知什么缘故，我对大自然爱不起来。它时而那么可怕忧郁，时而又那么宏大……我看哪，我已经失去了对宏观事物的兴趣。钟表的嘀嗒声比峡谷的狂风更能唤醒我的感觉……我脑子僵化了。”他最后说。

听完他的话，我想，不值得告诉他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姑娘知道他的才华。看来他对有关自己才华的名声不感兴趣，并自觉拒绝外界所有的奉承。

罗曼边说边摸着狗的耳朵。狗舒适自在地眯缝着眼。那个女仆从门口窥视着罗曼和狗，在围裙上擦拭着她那双指甲乌黑令人厌恶的手。她心不在焉，肯定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罗曼放在狗耳朵上的双手。

## 第 六 章

阿里巴乌大街的居民每人心里都有苦恼，都有一种很少直接讲出来的真正的郁悒。在这里，区区小事也可酿成大祸。在这些人中间生活，我时常感到惊奇。

圣诞节那天，我被卷进一个丑闻。这次丑闻比任何一次给我的印象都深，或许是由于在那以前我不曾参与这些事，或许是由于那次谈话以后我对舅舅罗曼的奇怪态度，当时我只好同他保持一种极不愉快的关系。

那次吵架的暗根子就是我和埃娜的友谊。很久以后，当我忆及它时，感到当时有一种缘分，从一开始就把埃娜同阿

里巴乌大街的生活连在了一起。那里的生活外界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我和埃娜相交的全过程都是正常的。我和她之间是情投意合得异乎寻常的两个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多亏有她，我才回忆起忘却的中学时代同学们之间那美好的情谊。我无须讳言她对我的偏爱给我带来的好处，就连那些男同学也对我另眼相待了。大概他们以为这么一来就更容易接近我这位漂亮的女友了。

然而，对我来说，学她的样子是一种过分昂贵的奢望。她天天硬拉我去酒吧间（在那所用石头砌成的大学里，除了花园里的太阳，酒吧间是我记忆中唯一温暖的地方），并替我付钱，因为我们曾商定，不让都很年轻、手头几乎都拮据的男同学请我们女同学的客。我买不起一杯咖啡，也没钱坐电车（如果我嘲弄了安古斯蒂阿丝的监视，和女友一同外出的话）以及在黄昏买炒栗子，一切都需埃娜掏腰包。这一切弄得我很过意不去，老想着如何报答她的邀请，我不如起先那么兴致勃勃了。在那以前，没有一个朋友待我这么好。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除了陪伴而外，我还需要给她点什么东西。每个遭人冷遇的人都会感到需要用物质来报答对他们显得格外宝贵的东西：关心与同情。

不知道是一种高尚的还是低下的情感，当时无暇去分析，它驱使我打开箱子，复查一遍我的珍宝。我将书擦起来，一本一本本地翻看。这些书全是我从父亲的藏书室拿来的，伊莎贝尔后来又把它们放到了她家的阁楼上。书封面都已发黄，发霉。外加一件内衣和一只白铁盒，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拥有的全部财产。我在铁盒里找到了几张照片、父母亲的结婚戒指

和一个铭刻着我出生日期的银片。这些物品底下的一张薄纸中，包着一块在我坚信节时外祖母寄给我的带着古色古香花边的手绢。我都不记得它竟这般漂亮，可以拿它当礼物馈赠埃娜。这个喜悦抵消了我不少忧愁，抵消了我能干干净净地去学校，特别是为能在那些衣冠楚楚的同学面前不至于显得过分寒碜而作的难。我曾很难为情地缝补过手套，在走廊盥洗室那混浊冰冷的水中，用安东尼娅在厨房用的那块肥皂洗衬衣，早晨用凉水淋浴时用的也是同一块肥皂。我能向埃娜送一件如此漂亮的礼品，这足以抵消我生活中所有的寒酸相。记得我是在圣诞节放假之前最后一天上课时，把手绢带到学校送给她的。我小心地躲过了家里人的目光，这倒不是说我觉得拿自己的东西送人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那件礼品是我的私房，我不愿叫任何人知道。那时，我丝毫没想到要对罗曼提起埃娜，甚至没想到要对他说有人敬佩他的艺术才能。

当埃娜打开纸包，看见这精美的小礼物时，她很激动，高兴得不得了。这种高兴比以前她对我的所有亲热的表示更能使我俩亲密无间。我既不富有，也不幸福，但她使我感到富有和幸福。这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

我记得这件事使我心情舒畅。放假了，我以比平时更和蔼温柔的待人态度开始度假，就连对安吉斯蒂阿丝我也是客客气气的。圣诞节前夜，我穿戴整齐，准备陪她去做公鸡弥撒<sup>①</sup>，虽然她并没说让我和她一起去。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她突然神情紧张起来。

“今天晚上我愿意一个人去，孩子……”

圣诞节前夜十二时左右举行的弥撒。

她以为我失望了，便抚摩着我的面颊。

“明天跟你外祖母一块儿去受圣餐……”

我并不失望，只是诧异。平时她老让我跟她一起参加一切宗教仪式，她总好监视和批评我的虔诚。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圣诞节的早晨阳光灿烂。我果真陪老太太去做弥撒。在明亮的阳光下，一身黑的老太太活象一粒又小又皱的葡萄干。她兴致勃勃地和我并排走着，不住地唠叨，听得我心烦，真想撇开她不管了。

回来的路上她说，她为全家的和睦做了祷告。

“但愿他们弟兄几个和解，孩子，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但愿安古斯蒂阿丝理解格洛里亚这个好人和她的不幸。”

刚迈上家门口的台阶，就听见从我们那层楼传出的叫喊声。老太太紧抓住我的胳膊，仰天长叹。

进门一看，只见格洛里亚、安古斯蒂阿丝和胡安在饭厅里吵得不可开交。格洛里亚在号啕大哭。

胡安企图用椅子砸安古斯蒂阿丝的脑袋，她也用椅子当盾牌，前后招架，连蹦带跳。

鹦鹉吓得厉声尖叫；安东尼娅在厨房唱歌。这情景煞似一场闹剧。

老太太立即介入争吵，她挥舞双臂，想抓住已经不顾一切的安古斯蒂阿丝。

格洛里亚朝我跑来。

“安德烈娅，你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

胡安放下椅子，瞅着我。

“安德烈娅能证明什么？安古斯蒂阿丝喊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是你偷走了……”

“安古斯蒂阿丝，你再胡说，看我砸烂你的脑袋！你这狗东西！”

“好吧 我能证明什么呢？”

“安古斯蒂阿丝说我拿了 you 一块带花边的手绢……”

我傻眼了，满脸通红，象受了指控。一排热浪向我袭来。一股沸腾的血涌上面颊，涌上耳根，充溢了脖子上的血管……

“没有证据，我是不会白口赖人的！”安古斯蒂阿丝指着格洛里亚，“有人看见你把那块手绢从家里拿去卖了。外甥女箱子就这一件珍贵东西。你敢否认你不是第一次翻她的箱子，拿她的东西？有两次我曾见你穿着安德烈娅的内衣。”

这是千真万确的。格洛里亚有些不好的习惯：龌龊、衣冠不整，手不太稳当。

“她没有拿我的手绢。”我象做错事的孩子，胆怯地说。

“听见了吗？你这没正经的巫婆！你最好还是多管管自己那些不害臊的事，少替人家操心。”

说这话的自然还是胡安。

“没有拿 你坚信节的手绢没丢？……那它哪儿去了？今天早晨我刚看过你的箱子，没有找到。”

“我拿它送人了。”我壮着胆子说，“送给一个人了。”

安古斯蒂阿丝倏地窜到我跟前，我本能地闭上眼睛，怕她打我耳光。她离得那么近，以至于她那讨厌的呼吸我都感觉得到。

“你说，送给谁了？快说！给你未婚夫了？你有未婚夫？”

我摇头否认。

“那么，你是瞎说。想骗我，为格洛里亚开脱。只顾那个臊货好受，你就不怕我让人耻笑……”

安古斯蒂阿丝平时说话彬彬有礼，这次大概受了周围气氛的感染。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胡安一记重重的耳光打来。这一下打得好狠，安古斯蒂阿丝晃了几晃，栽倒了。

我弯腰想扶她起来。她哭泣着，粗暴地拒绝了。这情景不再具有我开始所认为的喜剧味了。

“你这巫婆听着！”胡安喊道，“我以前没这样叫过你，因为我比你、比家里整个这一窝强百倍。现在我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无损我一根毫毛。怪不得你上司的老婆有时在电话里骂你。昨晚你根本没去做公鸡弥撒，连你的影子都没见……”

安古斯蒂阿丝这时候的模样我很难忘却。耷着一绺一绺灰白的头发，瞪着吓人的眼睛，两个手指抹着嘴角上吊着的一缕血线……真跟喝醉了一样。

“恶棍！恶棍！……疯子！”她喊道。

随后她双手掩面，跑进卧室，关上了门。接着传出身体压在床上的咯吱声和哭声。

饭厅里笼罩着令人惊愕的平静。我看了一眼格洛里亚，她在笑。我不知所措，在安古斯蒂阿丝门口怯生生叫了一声。她没答应，我松了一口气。

胡安回到画室，叫走了格洛里亚。我听见他俩又争吵起来，吵闹声传到我这里已经很微弱，听来好象渐渐远去的暴雨。

我走进阳台，前额靠在玻璃上。圣诞节的大街，恰如一家摆满美味糕点的大食品店。

我觉察到老太太走到我身后，接着她那干瘪的总是冻得发紫的手开始轻轻摩挲我的手。

“淘气鬼，”她说，“淘气鬼……你把我的手绢给别人了。”

我望着她。她很伤心。眼神里流露出孩子般的悲哀。

“你不喜欢我的手绢？它本来是我母亲的，可后来我给你

.....

我无言对答。我把她的手翻过来，吻着柔软的布满皱纹的手掌。好似有一条粗糙的绳索勒住了自己的喉咙，我心里也特别难受。我想，自己长这么大，每一次欢乐都得伴随一些不愉快的事，这也许就是命运的法则。

安东尼娅端来了饭。桌子中央摆着一大盘奶油杏仁糖，象一朵艳丽的花朵。安古斯蒂阿丝躲在屋里不肯出来吃饭。

围在一张铺着方块图案的、已经绽线的桌布的大饭桌四周，老太太、格洛里亚、胡安、罗曼和我吃着这顿奇怪的圣诞节午餐。

胡安兴高采烈，磨拳擦掌。

“痛快 痛快！”他打开一瓶酒，乐得直嚷嚷。

因为过节，胡安才如此兴奋。格洛里亚从一开始就拿奶油杏仁糖当面包吃。老太太喝酒以后，笑容满面地晃着脑袋。

“没有鸡肉吃，也没有火鸡，但一只好兔子比什么都强。”胡安说。

只有罗曼同往常一样，对午饭不十分感兴趣。他拿杏仁糖喂狗。

我们和任何一个清贫、无奢望但却和睦、幸福的家庭相仿。

一个总是慢的座钟不合时宜地打了几下。鹦鹉面对太阳支棱起全身的羽毛。

突然间，这一切在我眼里显得愚蠢、滑稽、荒诞。当大家都对刚才的事缄口不语时，我莫名其妙地笑起来，这下可

呛着了。他们连忙给我捶背。我满脸通红，连声咳嗽，眼泪也淌出来了。我笑了，随即又哭了，只觉得悲痛、苦闷、空虚。

下午，安古斯蒂阿丝把我叫到她的卧室。她躺在床上，脑门上敷着几块水和醋浸过的毛巾。她已恢复了平静，象是病了。

“过来 孩子 过来。”她说，“我要对你说点儿事……我想让你知道，你姨妈是不会做任何不好或失礼的事情的。”

“我知道。我相信你的话。”

“太好了，孩子。你不相信胡安的污蔑吧？”

“噢 说你昨晚没去做公鸡弥撒？”我忍住笑，“不相信。你怎么会没去呢？就算没去，又有什么要紧呢？”

她不安地翻了个身。

“我很难向你讲清楚，可是……”

她声音充满着水，恰如春天密集的云块。我唯恐再出现中午那种场面，便用手指轻轻推了推她的胳膊。

“我什么也不想让你讲了。你不必告诉我你的行动，姨妈，如果想听听我对你的看法的话，我告诉你，我听到的任何有关你不道德的说法，我都认为不可能。”

她额头湿毛巾下的一对栗色眼珠眨动着，看着我。

“我很快将离开这个家 孩子。”她的声音在颤抖，“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快。那时就会真相大白。”

我努力想象着安古斯蒂阿丝走后的生活和即将为我开放的前景……她不让我走。

“现在 安德烈娅 你听我说。”她口气变了，“要是那条手绢给了人的话，你还得把它要回来。”

“为什么 那是我的。”

“因为现在我要你这样做。”

想到那位姑娘的音容笑貌，我微微一笑。

“我不能这么做。我决不干这种蠢事。”

安古斯蒂阿丝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犹如猫高兴时那样。她拿下额头的湿毛巾，从床上欠起身。

“你敢发誓真的把它送人了？”

“当然敢 我可以向上帝起誓！”

这件事弄得我烦透了。

“送给大学一个女同学了。”

“你起的誓你自己都不会相信。”

“姨妈，你不觉得这太滑稽了吗？我说的是实话。谁告诉你是格洛里亚拿去了？”

“你舅舅罗曼说的 孩子。他说得很肯定。”她又无力地躺在枕头上；如果他说了谎，但愿上帝能原谅他。罗曼说他看见格洛里亚在一家古物商店卖你的手绢，因此今天上午我才检查了箱子。”

我茫然了，双手象摸到了脏物。

圣诞节这天结束时，我呆在暮色之中的那堆幽灵似的家具中，坐在折叠床上，裹着毛毯，脑袋伏在膝盖上。

门外，各家商店可能已射出了交织在一起的光来，人们大概都拿着大包小包。牧羊人和羊群伫立其间的贝冷村 模型也许已是灯火通明了。街上，糖果、花束、花篮川流不息，充溢着祝贺声与礼物。

①距耶路撒冷八公里处的一个村庄，传说耶稣在此降生。

格洛里亚和胡安带着孩子逛大街去了。我想，在人群中，他们会显得更削瘦，更下贱，更惹人讨厌。安东尼娅也出去了。我听见老太太胆怯而希冀的脚步，她在厨房这个禁区，在这个厉害的女仆的领地寻觅。她拉过一把椅子，以便够得着开柜门。当找到糖瓶时，我听见假牙咬糖块的咯嘣声。

其余的人——安古斯蒂阿丝、我、楼上那个人——都已就寝。隔着因噪音（录音机声、跳舞、喧闹的谈话声）而显得太薄了的楼板，我可以揣测罗曼也在床上躺着，抽烟，抽烟……

我们三人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我们未出那个狭小的生活范围，他，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罗曼，也未出那个范围。他，罗曼，比谁都渺小，比谁都更受日常琐碎小事的束缚。他的活力，他的才华，他的艺术才能，被家中令人苦恼的吵闹吞噬了。他，罗曼，能搜查我的箱子，能无中生有，捏造谎言，诬陷一个他假装鄙视、甚至假装完全视而不见的人。

我就这样在房间里想着心事，挨着冻，过完了圣诞节。

## 第 七 章

那个令人讨厌的场面过去两天以后，安古斯蒂阿丝掸去箱子上的灰尘，抬脚走了。没说去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然而，她不象罗曼每次外出那样悄然离去。在这两天中，她发号施令，她颐指气使，她高声叫喊；时而发神经，时而说昏话，时而掉眼泪，搅得家里乌烟瘴气。

当箱子已经锁好，出租汽车等候她时，她拥抱了老太太。

“为我祝福吧，妈妈！”

“好的，孩子；好的，孩子。”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好的，孩子……”

胡安双手插进衣袋，不耐烦地望着她俩。

“安古斯蒂阿丝，你比山羊还疯！”

她没回答。我看见她身穿黑大衣，头戴那顶永远戴着的帽子，倚着老太太肩膀，头低得都要挨着老太太的白发了。我觉得眼前这情景犹如残留在树上未被秋风卷走的最后几片枯叶。

当她终于走了以后，她的声音还久久地在家里萦绕。当天下午，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是个陌生人。来找安古斯蒂阿丝。

“已经走啦？”他焦急地重复道，象是跑着来的。

“是的。”

“那么，我可以见见您的外祖母吗？”

我把他让进饭厅。他急切的目光巡视了一遍那个令人难堪的地方。他高大、粗壮，长着两道浓密的灰眉毛。

老太太带着孩子来了——这孩子跟她形影不离，她强装出一副破落的贵夫人的气派，慈祥地笑着，却认不出他是谁。

“不知你在哪里……”

“我曾在这家里住过好几个月，太太。我是赫罗尼莫·桑斯。”

我不太礼貌地好奇地瞅着安古斯蒂阿丝的上司。他似乎脾气暴躁，只是勉强忍耐着。他衣冠楚楚，那几乎没有白眼珠的眼睛使我想起伊莎贝尔在乡下饲养的那群猪。

“耶稣，耶稣！”老太太颤抖着说，“当然……您请坐。认识

安德烈娅吗？”

“认识，太太。她最后一次来这儿时我见过。她变化不大，眼睛象她母亲；个子也那么高，那么瘦。安德烈娅真象你们家的人。”

“跟我儿子一样。她眼要再黑点儿的话，那简直和我儿子罗曼一模一样。”老太太说。

赫罗尼莫坐在椅子上，气喘吁吁。关于我的谈话，他同我一样，几乎不感兴趣。他扭头一看，老太太正逗小孩玩，把他忘了。

“太太，我想打听安古斯蒂阿丝的地址……您行行好告诉我吧。您知道……我有公事，只有她能办……嗯……她给忘了……还有……”

“对对。”老太太说，“她忘了……安古斯蒂阿丝忘了说她去哪儿，是吗，安德烈娅？”

她望着赫罗尼莫，明澈温柔的眼里含着笑。

“她忘了对谁也没说她的去向。”她最后说，“也许她写……我女儿有点怪。您想想，她非得说她弟媳——就是我儿媳格洛里亚，行为不检点……”

赫罗尼莫雪白的硬衣领以上的部位泛起了红晕。他找了个机会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向我投来不同寻常的仇恨的目光。我真想上前揪住他的衣领怒喝道：“你为什么这样看我？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但是，我自然只能对他笑笑，随后轻轻叩上门。一转身，我看见老太太那孩子似的脸正对着我的胸膛。

“真高兴，孩子，我真高兴。可现在我得说实话了。但是，我敢肯定，这不是什么大罪孽。无论如何……明天我想去受

圣餐……”

“莫非你刚才骗了赫罗尼莫？”

“对，对……”她笑了。

“安古斯蒂阿丝在哪里，姥姥？”

“也不告诉你，淘气鬼……我不愿对你说，因为你那些舅舅给可怜的安古斯蒂阿丝编造了许多吓人的故事，尽管都是瞎说，但也许你会相信。我这个苦命的女儿就一样不好：脾气太坏……但对此不必介意。”

格洛里亚和胡安来了。

“照这么说，安古斯蒂阿丝没跟赫罗尼莫私奔？”胡安粗鲁地说。

“住嘴！住嘴！你姐姐不会这样的，这你最清楚不过了。”

“妈妈，圣诞节前夜我们看见她和赫罗尼莫回来时都快天亮了。我和胡安躲在暗处看着她走过去的。在街口那个路灯下，她和赫罗尼莫分手了。他吻了她的手，她哭了……”

“孩子，”老太太直摇头，“有些事情看起来是那样，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俄顷，只见老太太不顾傍晚的寒冷，到附近的教堂忏悔去了。

我走进安古斯蒂阿丝的卧室，看见撤掉了床单的柔软的床垫，我起了趁她不在，到这里来睡的念头。跟谁也没商量，我就把铺盖搬来了。我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屋里弥漫着女主人散发的臭樟脑和香水味，胆怯的椅子排列得整整齐齐，似乎仍然服从着主人的命令。屋子同安古斯蒂阿丝一样冷酷，但比家里哪间房间都干净僻静。它使我感到本能的厌恶，却又吸引着我舒适的希冀。

几小时过去了，当家里进入夜晚的平静——短暂、必需的停息——时，已是拂晓时分了。一道电灯光将我照醒了。

我惊愕地从床上坐起来。看见是罗曼。

“好啊！”他双眉紧蹙，但脸上又漾出一丝微笑，“你趁安古斯蒂阿丝不在，到她卧室来睡了……不怕她知道了绞死你？”

我不做声，满面狐疑地盯着他。

“没什么。”他说，“没什么……我来没什么事。”

他突然关掉灯，走了。我听见他出了家门。

起初那几天，我觉得罗曼夤夜出现是个梦。但没过多久，我又清楚地回忆起来了。

那是个天低云暗的黄昏。老太太在她房中取出旧相片让我看，看得我都累了。她收藏着满满一抽屉放得乱七八糟的照片，有的都让老鼠咬了。

“这是你吗，姥姥？”

“是的……”

“这是外祖父吗？”

“是的，是你父亲。”

“我父亲？”

“对，我丈夫。”

“那就不是我父亲，而是我外祖父了……”

“啊……对，对！”

“这个挺胖的女孩是谁？”

“不知道。”

但这张照片背面写有很早以前的日期和名字：阿玛丽娅。

“是我母亲小时候的，姥姥。”

“你弄错了。”

“ 没错 , 姥姥。”

年轻时的朋友她个个都记得。

“ 这是我弟弟……我的一个表弟，去过美洲。”

最后我疲倦了，就到安古斯蒂阿丝房间去了。我想独自在黑暗中呆会儿。“有心思的话，我想——一想到这事。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烦闷向我袭来，那就学习一会儿。”

我轻轻推门，突然又吃惊地退了回来。原来屋里边，罗曼借着黄昏最后一缕光线，正在阳台旁看一封信。

他飞快地转过身，见是我，嘴角浮现出一丝苦笑。

“ 嘿！……是你呀，孩子……好啦，请你现在不要躲我了。”

我恢复了平静。他缓慢而又熟练地叠起信，放在写字台上的一捆信上边（我注视着他那双敏捷、黝黑、充满活力的手），又拉开安古斯蒂阿丝的一个抽屉，从衣袋掏出一串钥匙，迅速找到一把小钥匙，把那些信全塞进抽屉，随后又锁好。

他一边做这些事，一边对我说：“正好，今天下午我很想和你谈谈，孩子。楼上我有上等咖啡，想请你喝几杯。还有昨天专为你买的香烟和糖果……还有……好吗？”

他靠着安古斯蒂阿丝的写字台，夕阳照在背上，我面对他站着。

“ 你的灰眼睛闪着光 和猫眼一样。”他说。

我叹了口气，恍惚与紧张也随之消失了。

“ 好了 , 你怎么来回答我呢？”

“ 我不去，罗曼。谢谢你。今晚我要学习。”

罗曼划根火柴点烟。在一瞬间，我看见他那黑暗中被微红的光亮映红的脸、异乎寻常的微笑、燃烧着的红色肌肉。很快地，火柴成了个红点，四周恢复了黄昏时分又红又紫的光。

“你不是真的要学习 安德烈娅……跟我走！”他一下子窜到我近前，抓住我胳膊，“走！”

我板起面孔，慢慢分开他的手。

“今天不去，谢谢。”

他马上松开手。但我和他离得很近，谁也没动。

街灯亮了，一束淡黄色光线射在安古斯蒂阿丝的空椅子上和瓷砖上……

“随你的便吧，安德烈娅。”他最后说，“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

他声音深沉，语调异常。

“他绝望了。”我想。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在他声音里听出了绝望。他急匆匆走了，同往常一样，出这层楼时甩了一下门。我感到激动，又有些别扭。骤然间，我产生了跟上他的念头，但刚走到客厅，又收住脚步。几天来我一直躲避着对我热情的罗曼，觉得自从那个不愉快的手绢事件以后，不能再和他友好了。然而，对他，我仍然比对家里任何人都感到关切……“他渺小，是个不高尚的人。”在寂静漆黑的房间里我喃喃自语。

但是，我还是决定开门上楼。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感到对一个人的关切和尊敬并非总是一致的。

上楼梯时，我想起睡在安古斯蒂阿丝屋里的头一天晚上，罗曼来过之后，我听见他甩门和上楼梯的声响，接着听见格洛里亚出房门了。楼梯响声能直接传到安古斯蒂阿丝卧室，这卧室煞似家中一只大耳朵，窃窃私语、门响声、吵闹声，那里全听得见。那天夜里我灵机一动，便听起来。闭上眼听得更清楚。我仿佛看见了格洛里亚的三角形脸庞，她脸色苍白，在两段楼梯中间的歇脚处徘徊。走几步，又犹豫地停住，再走，再

停。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断定她抵挡不了登上我们的房间与罗曼卧室之间的阶梯这一愿望，也许她抵挡不了窥探他的企图……可是，格洛里亚的脚步突然坚定了，她冲下楼梯，跑到街上去了。

这一切如此令人诧异，以致我竟以为这是似睡非睡中神情恍惚造成的幻觉。

现在，是我在忐忑不安地缓缓踏上通往罗曼房间的楼梯。我看得出来，他真的需要我，需要向我诉说，正如他说过的那样。也许想同我倾吐心事，也许想在我面前忏悔或自我辩解。

进屋一看，他躺在床上，抚摩着狗的脑袋。

“你以为到这儿来是做了件大事吗？”

“不……是你让我来的呀。”

罗曼欠起身打量着我，明澈的眼里跳动着好奇的光。

“我是想知道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你；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爱我……你爱我吗，安德烈娅？”

“爱，当然爱……”我感到拘束，“我不知道一般的外甥女能在多大程度上爱她们的舅舅……”

罗曼笑了。

“一般的外甥女？这么说，你自以为是个特殊的外甥女喽？……好哇！安德烈娅，看着我！……傻瓜！无论什么样的外甥女，都时常不太留心她的舅舅……”

“对。我有时觉得朋友比家里人强。人们有时更愿意接近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几天来忘却了的埃娜的形象此刻模模糊糊地出现在我的脑际。她的形象驱使我问罗曼：“你没有朋友吗？”

“没有。”他盯住我，“我不是好交朋友的人。这个家中谁也不需要朋友，家里这些人就够多的了。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不相信。对此我不太确信……同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男人谈话，比同我谈话好得多……”

我的话卡在嗓子眼，说不出来。

他的话带着气，虽然在笑。

“只要我需要，就会有朋友的。我以前有过，后来又不要了。你也将厌倦一切……这个美好而又丑恶的世界，谁有那么多耐心来忍受它呢？不要多久，当愿意广交朋友的学生式的浪漫劲儿过去之后，你也会让那些朋友统统见鬼去的。”

“可你，罗曼，你也跟在与之绝交的那些人的后边见到鬼了……我从来没象你那样如此注意别人，对人家的隐私如此好奇……也从未检查过别人的箱子，也不关心别人箱里装的什么。”

我觉得自己面红耳赤，因为灯亮着，炉火也着着。一股热血涌了上来，可我还是大胆地盯住他的脸。

罗曼一只眼睛的眉毛往上一扬。

“啊！这么说这就是几天来你躲我的原因？”

“是的。”

“你听我说。”他语气变了，“不懂的事，你别管，姑娘……即使我向你解释我的行为，你也不会明白。而且，我从未想过要对你解释我的行为。”

“我没有要求你对我解释。”

“是的……可我现在愿意解释……我要对你讲。”

我觉得那天下午罗曼神经错乱了。在他面前，我第一次有了同跟胡安在一起时一样的那种不愉快、不自在的感觉。谈

话过程中，他脸上时而闪烁着狡黠，时而眉峰微皱地望着我，眼神深沉，好象他对我讲的事确实令他激动，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开始，他似乎不知从何讲起。他摆弄着咖啡壶，又熄了灯。在仅有的炉火的光亮中，我们更舒服地喝着咖啡。我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坐了下来，挨着炉子。他叼着烟，在我旁边蹲了一会儿。

随后，他站起来。

“象往常那样请他奏点儿音乐吗？”见沉默了这么久，我思忖着。我们似乎又重归于好了。蓦然间他开口了，吓了我一跳。

“你看，我想对你谈，但却不成。你是个孩子……‘好的’、‘坏的’、‘我喜欢的’、‘我不愿干的’……你脑子和小孩一样，清楚地装满了这些概念。有时我觉得你象我，理解我、我的音乐、这个家的音乐……我第一次为你拉小提琴那天，当你的眼神随乐曲变幻时，我内心由于充满着希望和巨大的愉快而颤抖……当时我想，孩子，即使不说话你也理解我，你是我的知音，我所需要的知音……可是你竟然不知道我必须了解——实际上我是了解的——楼下发生的一切。格洛里亚的一切情感，安古斯蒂阿丝的一切可笑举动，胡安的一切痛苦……你没发觉我操纵着所有的人、支配着他们的神经和思维吗？……如果我能够向你解释我有时候都快把胡安逼疯了，那该多好啊！但是，难道你自己就看不见？我牵着他的理智、他的头脑，他的脑袋几乎都要裂了……有时他瞪眼喊叫时，我就忘乎所以了。如果哪一次你体验到这种如此强烈、如此奇怪、烧干了你的语言的情感，你就会理解我的！我想只须一句话，我就能使他消气、平静，把他拉过来，让他笑……这你是知道的，不

是吗？你清楚地知道胡安在多大程度上受我的制约与虐待，被我牵着走。别说不知道，你骗不了我……我想让他幸福。就这样，我让他独自毁灭……也让其他人……让这浊流般肮脏的家里的所有人……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么，在这儿住久了，这个家及它的气味、它的破烂就会使你陷进去。你和我一样……你不和我一样吗？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些象我？”

我们就这样，他站着，我在席上坐着。不知他是以吓唬我来取乐，还是真疯了。末了，当他向我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时，他的声音低得近于窃窃私语了。我一动不动地坐着，神情紧张，恨不能马上溜走。

他用指尖轻轻摩挲我的头。我尖叫一声，倏地站起来。

他孩子似地放声大笑，欣喜的样子同往常一样迷人。

“吓了一跳吧，安德烈娅？”

“你为什么尽胡扯，罗曼？”

“胡扯？”他仍在笑，“我还不认为是胡扯……我不是对你讲过我那惯于接受人心的小偶像——霍奇彼利的故事吗？总有一天，它会因我老为它奉献微薄的音乐而感到厌倦，到那个时候……”

“罗曼，我怕，你别再吓唬我了……说点儿别的不好吗？否则，我要走了……”

“到那个时候，”罗曼笑得更厉害了，黑乎乎的小八字胡下露出皓齿，“到那时我将把胡安献给它，把胡安的头颅和格洛里亚的心脏献给它……”

他叹了一口气。

“尽管如此，贡品还是太微薄。你那漂亮整洁的脑瓜儿也许更好些……”

我冲下楼梯，一直跑到我的房间，身后是罗曼得意的笑声。我真是逃出来的，台阶在我脚下飞驰。他的笑声追着我，犹如一只瘦骨嶙峋的魔爪抓住了我的裙子。

我不想去吃晚饭，省得遇上罗曼。不是因为怕他，不是；跑进房间一分钟后，我就觉得那简直是荒唐。我只感到头脑混乱，浑身无力，不愿看见他的眼睛。只是现在，而不是以前，当我发现他不尊重别人的生活、卑鄙地窥探时；只是现在，而不是前几天我睥睨他、躲他时，我才开始对罗曼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厌恶。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饭厅的灯光从房门下投来一条光带。罗曼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对视着：“等到家中的事情紧紧束缚了你的感官，你就什么也不需要了……”他当着我的面发过的这些怨言不断纠缠着我，令我恐惧。我觉得孤独，便用毛毯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我第一次真正感到希望有人陪伴着我，第一次感到迫切需要另一只手放在我的手掌上，让我平静……

这时，床头的电话响了，刺耳的铃声惊得我直哆嗦。我都忘了家里还有这么个劳什子，因为只有安古斯蒂阿丝才用它。我抓起耳机，身子还在颤抖。一股巨大的愉快感从耳朵传遍全身（这好象是对我精神状态的回答），我都要醉了。

是埃娜。她从电话簿上查到这个号码，给我打来了电话。

## 第 八 章

午夜，安古斯蒂阿丝乘火车回来了。她在门外台阶上碰到了格洛里亚。我被喊叫声吵醒，立即醒悟到，我是睡在别

人房间，主人肯定会撵我的。

我从床上爬起来，又冷又困，心里是那样害怕，以至于有一种麻木了的感觉。其实，当时我正手忙脚乱，几秒钟之内，我从床上抓起衣服，胡乱地穿到身上，走过饭厅时，把枕头扔在椅子上，披着毯子，赤着脚走过冰冷的瓷砖地面。刚到客厅，正碰见安古斯蒂阿丝拽着格洛里亚一只胳膊从外边进来，司机提着她的箱子跟在她的身后。老太太也来了，她一看到格洛里亚，立刻表现得惊恐不安，象小孩一样给结巴巴地说：

“走吧，孩子，咱走吧……到我屋里去！”

安古斯蒂阿丝抓住格洛里亚的胳膊不放。

“不行！妈妈，不行！那可不行。”

司机对这个场面斜眼瞟了一眼。安古斯蒂阿丝付完钱，关上门，转身对着格洛里亚。

“不要脸的东西！这么晚了，你想出去干什么？说！”

格洛里亚猫似地凝神瞪着眼睛，抹过口红的嘴唇这时却显得很灰暗。

“我已经说了，姑娘，我觉着是你回来了，接你去的。”

“真不害臊！”安古斯蒂阿丝喊道。

我姨妈的外观实在可悲。跟走的那天一样，戴着那顶永远戴着的帽子，只是翎毛歪了，活象一根锐利的犄角插在头上。她两手在胸前划着十字，开始祈祷。

“我的上帝，别这样折磨我了吧！你对我耐心点吧，我的上帝！”

我感到脚掌凉得刺骨，全身在毛毯里剧烈颤栗。

“如果知道我住了她的房子，我想，她会怎么说呢？”

老太太哭了。

“安古斯蒂阿丝，放了这孩子，放了她……”

她象小孩似地哀求。

“你对她如此放纵，妈妈！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安古斯蒂阿丝又叫起来，“你也不问一声她刚才在哪儿呆着……要是你女儿这样做，你答应吗？妈妈，我们年轻的时候到朋友家去串门你都不让。这个无耻的东西深更半夜乱跑，你还护着她！”

她摘掉帽子，双手抱着脑袋坐在箱子上悲叹着：

“我要疯了 我要疯了！”

格洛里亚一溜烟跑向老太太的房间。就在这时，安东尼娅出现了，象是要探听什么消息。接着，胡安紧裹着旧大衣也来了。

“说说为什么要这么吵 畜生！”胡安边骂边朝安古斯蒂阿丝走去，“你不知道明天我五点就得起床，现在需要睡觉吗？”

“还有脸骂我！问问你老婆去吧，她深更半夜逛马路干什么！”

胡安停住脚步，面对老太太。

“格洛里亚与这有什么关系？”

“格洛里亚在她屋里呢，好儿子……我是说，她和孩子在我屋里呢……她刚才去台阶上接安古斯蒂阿丝，安古斯蒂阿丝以为她去逛大街，这是误会。”

安古斯蒂阿丝愤愤不平地瞪着外祖母。胡安高大的身子站在我们中间，犹如鹤立鸡群。没想到他会作出这样的反应：

“妈妈，你为什么说谎 该死的！……还有你这个母夜叉，这关你什么事！你管得着吗？你跟我老婆有什么相干？她乐意

晚上逛大街，碍着你什么了？你算老几？在这个家，她要干什么只须得到我的允许……滚回你自己的房间去！别嚎叫了！”

安古斯蒂阿丝果真回屋去了。胡安象平时动感情时那样双颊抽搐着。女仆在厨房门口，一副舍不得离去的样子，幸灾乐祸地尖叫了一声。胡安举起拳头，朝她转过身去，随后又放下手臂，松弛地垂挂在身边。

走进大厅中我的卧室，一阵霉气夹杂着尘土味迎面扑来。这儿真冷！在那张折叠床的薄纸般的床垫上，我只有哆嗦的分儿了。

我刚进来，房门又开了，安古斯蒂阿丝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

黑暗中，她被一件家具绊了一下，啊唷了一声。

“安德烈娅！”她喊着，“安德烈娅！”

我听见她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在这儿呢。”

“我要把你们给我造成的所有痛苦全向天主去诉说……我问你，你的衣服怎么跑到我房间去了？”

我一下愣住了。寂静中，传来外祖母在远处卧室的吵声。

“这几天我睡在那儿了。”我终于坦白了。

安古斯蒂阿丝张开双臂，象要倒下去，又象在黑暗中要摸到我。我闭上眼。她又被绊得叫起来。

“上帝会原谅你给我带来苦恼……在我眼里，你是乌鸦——一只恨我不死的乌鸦。”

正在这时，格洛里亚一声尖叫穿过客厅传到我的房间，接着是她和胡安寝室的门关闭的响声。安古斯蒂阿丝警觉地竖起耳朵听着。似乎又传来压抑的哭泣。

“我的天哪，简直把人往疯里逼啊！”安古斯蒂阿丝噤声道。

她提高嗓门说：“小姐，明天我再跟你算帐。起了床就到我房间来，听见了吗？”

“听见了。”

她关上门，走了。家里充满了回音，象有一只老动物在哼哼。狗在女仆房门后开始哀泣、呻吟，它的声音中又搀进格洛里亚的另一声叫喊。随后她哭了，哭声中又加进远处小孩的哭闹声；其他声响渐渐低落，孩子哭声压倒了一切，传遍家里各个角落。我听见胡安再次走出卧室，去老太太屋里找孩子。然后他自己抱着孩子在客厅来回转悠，哄孩子睡觉。

冰冷的夜晚，胡安哄孩子的歌谣在满屋悠荡，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胡安对孩子的疼爱是无须怀疑的，近乎溺爱。格洛里亚每十五天才带孩子去老太太屋里睡一次，为的是孩子的哭声不吵醒胡安，那孩子没准什么时候就得哭一场。因为胡安不等天亮就得出门，干一整天繁重的小工活计，直至第二天晚上才能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回家。

安古斯蒂阿丝到家的那个倒霉的夜晚，正好赶上胡安第二天一早得早起。

我没睡着，工厂的汽笛还未冲破黎明的大雾，巴塞罗那满天星斗的夜空还聚集着海上来的湿润空气，我听见胡安出了家门。

我冻得缩成一团，后来总算睡着了。醒来一睁眼，只见安东尼娅凝视着我。这个女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她阴阳怪气地说：“您姨妈让您去……”

说完，她双手叉腰，看着我。我揉揉眼睛，开始穿衣服。

当完全醒过来坐在床边时，对安古斯蒂阿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反感。我蓦地感到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她外出期间我自由自在地度过了几天以后，我再也不能唯唯诺诺了。昨晚的喧闹弄得我也神经错乱，大哭了一场。我觉得可以忍受一切：穿透我那破旧衣服的冷风，一贫如洗的惨状，肮脏家庭中的沉默与恐惧，唯独不能忍受安古斯蒂阿丝的管制。我刚到巴塞罗那时，安古斯蒂阿丝的目光令我窒息、迷惘，扼杀了我的活力。她的手钳制着我的一举一动和我对新生活的好奇心……然而，在那些疯疯癫癫的人当中，安古斯蒂阿丝还不失为一个耿直的好人，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恨她，为什么讨厌她的长脸，尤其是她并无恶意的好摆架子的禀性阻碍了我对她做出全面的评价。理解上一代人不容易，即使他们不打算将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强加给我们。在这种上一代人企图要我们按他们的习惯处理一切的情况下，即使想取得中等的效果，也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成年人对青年人的理解，青年人对成年人的钦佩。

我不乐意对她唯命是从，过了好大工夫，我还没去。我洗了澡，穿好上学时穿的衣服，整理好书包，然后才决定进她的屋子。

安古斯蒂阿丝姨妈面对写字台坐着。穿着外套的修长身影在我看来如此眼熟，就象她从未——自从我到来的第二天早晨同我第一次谈话迄今——离开过那把椅子；照着她那花白头发，并使她的厚嘴唇显得更厚的灯光好象还是那天的灯光；摠在思考着的脑门上的手指好象一直就没放下来。

（此时此刻，我眼前出现了幻觉：房间洒满夕阳的余辉，椅子上没坐人。罗曼那双充满活力的、魔鬼般的、吸引人的

手打翻了这个纯洁的小巧玲珑的写字台。)

安古斯蒂阿丝无精打采，眼神忧郁。在谈话的整个三刻钟内，她的语调里注入了甜蜜的成分。

“坐吧，孩子。有正经事要对你说。”

这是她的开场白——我再熟悉不过了。我谨慎地无可奈何地坐下，随时准备起立，以便象往常那样默默地把她的训斥吞进肚里。但是她今天说的不同往常：“你将会高兴的，安德烈娅（因为现在你不喜欢……）。过几天我将永远离开这个家，你就能睡我的床了。你是很想在这儿睡的。你还可以用我柜上的镜子，在这桌上学习……昨晚我生你的气了，因为事情太气人……我不该发脾气。请你原谅。”

说让我原谅时，她瞟了我一眼。假惺惺的道歉令我忍俊不禁。她脸又拉长了，布满了垂直的皱纹。

“你没良心，安德烈娅。”

我担心是否听错了她刚才的话，那个解放我的宣言是不是空话。

“你到哪儿去？”

她这才告诉我，要回那个她曾在里边修身养性的修道院去。为此，几年前她就开始捐款，如今已经凑够了。我认为安古斯蒂阿丝这种逃避现实的想法太荒谬。

“你一直想去？”

“等长大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女人不能在世上过独身生活。”

“照你这么说，女人如果不结婚，就非得进修道院不可？”

“我没这么说。”

她不安地动了一下：

“但是，女人确实只有两条路，只有两条正当的路……我已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并以此为骄傲。我做了我们这种家庭的女儿应该做的。你母亲如果处于我这种情况，她也会这么做。上帝会理解我做出的牺牲。”

她陷入了沉思。

我心想，那个用不甚好看但却实用的绿绒窗帘抵御外面的寒冷，聚集在钢琴周围举行晚会的家庭到哪儿去了呢？那些头戴宽沿帽，在父亲监视下走在她们居住的令人愉快而又略嫌混乱的阿里巴巴大街的人行道时，低头偷看行人的贞洁的女儿们哪儿去了呢？想到她们其中的一个已经撒手人寰，她那乌黑的长辫子安放在遥远的乡村中一个旧盒子里，我的心猛然颤栗起来。她们中最大的一个即将戴着宽沿帽——家里最后一顶宽沿帽——离开这把椅子，这个阳台。

安古斯蒂阿丝叹息着，恢复了常态。她紧攥着一支铅笔。

“这些天来我一直为你伤脑筋……你刚来那阵，我认为有责任做你的母亲，在身旁保护你。你辜负了我一片好心，叫我失望。我曾以为遇到了一个迫切需要疼爱的孤女，但看到的却是一个桀骜不驯的魔鬼，一个我一抚摩就板起面孔的东西。你是我最后的幻想，也是我最彻底的失望。我只有为你祈祷，这是你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的！”

她又说：“这要是前几年你还小的那阵，我非得拿棍子打死你不可！”

她的语调既痛苦、又高兴。我暗自庆幸躲过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危險。

我抬脚欲走，被她拉住了：

“今天你误了课也不要紧，必须在这儿听着……十五天

了，我天天祈求上帝让你死……或者让你奇迹般地悔悟。我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这个家已不是从前那样了……以前美如天堂，现在，安古斯蒂阿丝忘乎所以了，你舅舅胡安的女人一到，这家里就进来了一条毒蛇。胡安完全中她的毒了。是她，完全是她，把我母亲弄得疯疯癫癫……你外祖母疯了，孩子。最可怕的是，我母亲如果活在世上不改正，我就会看到她最终将坠入地狱的深渊。安德烈娅，你外祖母过去可好了。青年时期多亏有她，我才度过了最纯洁的时光。可如今她老糊涂了。表面上她不动声色地忍受了战争的折磨，可实际上，这些折磨也铸成了她的疯症。后来又加上那个女人用甜言蜜语把我母亲的魂给迷住了。我只能这样理解母亲的行为。”

“外祖母力图谅解每个人。”

（我想起外祖母为安古斯蒂阿丝辩解时说过的话：“有些事不能看表面。”我敢对我姨妈提赫罗尼莫先生吗？）

“是的，孩子，是的……她待你很好。战争期间，你好像在红区<sup>①</sup>单独生活过，而不是在修道院呆过。格洛里亚迫切需要解放，需要无法无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是个流浪者。而你是受过教育的人……别再用想了解巴塞罗那的好奇心来为你开脱了，我已经领你看过巴塞罗那了。”

我本能地看了看钟。

“我看出来了，我这些话对你如同耳旁风一样……你这贱货！以后生活会打击你，压迫你，粉碎你，那时你就会想起我的话……哼，悔不该没在你小时候杀了你！别这么惊奇地

看着我。我知道，直至现在，你还没做什么坏事。但等我一走，你肯定会做……肯定会做！肯定会做！你管不了你的躯体和灵魂，管不了，管不了……你管不了它们。”

我也斜着眼从镜中看到自己那枯燥无味的十八年寓于修长身材之中的形象，看到安古斯蒂阿丝那玉雕石琢般的胖手在椅背上抽搐，那是一只白皙、掌心柔软的丰满的手。这样销魂摄魄的手现在却在痛苦地抽搐，它比我姨妈的声音更令人揪心。

我感到震惊、害怕。已经神经错乱的安古斯蒂阿丝会来抓我、拖我。

她后来哆哆嗦嗦地哭了。安古斯蒂阿丝很少放声痛哭，一哭总令人作呕。不过这次的号啕大哭我不觉得厌恶，反倒觉得痛快，如观赏一场暴雨。

“安德烈娅，”她最后语调舒缓地说，“安德烈娅 我得和你谈些别的事情。”她擦干眼泪 开始算帐，“以后你自己就直接领取你的补助金了。你觉得该给老太太多少饭钱合适，就交多少。你自己斟酌买些必需品……我无须对你说你应该尽量少花钱。一旦没有我的薪金，这个家就会大祸临头。你外祖母从来都是偏爱儿子，可这些儿子，”说到这儿 她高兴了，“会把她弄得一贫如洗……在这个家庭，我们女儿们很好地保持了尊严。”

她叹了口气，又说：“如果没有格洛里亚，我们会保持得更好！”

毒蛇般的女人格洛里亚精疲力竭地蜷缩在床上睡着了，不断在梦中呻吟，一直睡到中午。下午，她让我看了昨晚身上被胡安用棍子打得已成青紫色的伤痕。

## 第 九 章

那些日子里，安古斯蒂阿丝的女友们常常聚集在她的房间里。她们都穿着一身黑，活象栖息在垂枝上的一群乌鸦。我们家里，安古斯蒂阿丝是唯一热衷社交的人。

她的朋友都是从前随外祖母的钢琴旋律跳华尔兹舞的舞伴。易变的青春妙龄已经离她们远去。现在，得知安古斯蒂阿丝就要从世俗生活中贞洁体面地隐退去当修女，她们又恢复了当年那种叽叽喳喳的聚会。她们来自巴塞罗那各个角落，蹩脚的少女打扮与她们年龄的不协调，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她们当中没几个人保持着正常的体态，象是人工制作的一样，体形可以随不同场合的需要而改变，有时显得肥胖臃肿，有时又显得颀长纤细。瞧瞧那些人的尊容，我心里不免发笑。有几位稍显衰老，这反倒使她们显得庄重些。

她们七嘴八舌，谈论着这个家庭的过去。

“你父亲，那把浓密的胡子，真象位了不起的先生……”

“你那几个姐妹，小时候多能闹哟！……天哪，你们家变化多大呀！”

“时代变罗！”

“是啊，时代变了！”

她们惶惑不安地相互瞧瞧。

“还记得吗，安古斯蒂阿丝？还记得你二十岁生日那天穿的那身绿衣裳吗？那时，我们是一群多年轻的姑娘啊！……还有你的那位追求者，那个赫罗尼莫·桑斯，你狂热地爱着的那个人，他装什么来着？记得吗？”

有人在这个不识时宜的多嘴多舌的女人脚上踩了一下，她才恍然大悟，闭上了嘴。几秒钟令人惴惴不安的沉默之后，她们差不多又同时开了腔。

她们真象一群衰老灰暗的鸟儿，在小得可怜的一块空间里长时间盘旋后，胸脯激烈地一起一伏。

“安古斯蒂阿丝为什么不跟唐·赫罗尼莫一起走，姑娘，这我可不知道”格洛里亚回答我说：“她为什么要去当修女，我也不明白。其实，她根本不是做祷告的材料。”

格洛里亚坐在床上，把小孩放在床上让他乱爬乱抓。她倒象是在进行认真的思考，这大概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认真地动脑筋。

“你怎么就断定她不是祷告的材料呢？她去教堂那么勤，你不是不知道呀？”我反问格洛里亚，对她的断言我的确感到惊奇。

“我是拿她和你外祖母比。你外祖母可是个虔诚的教徒，我看她们就不一样……妈妈祷告时那个痛苦的样子，多虔诚！一点不走神，好象她真的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晚上，一会儿跟上帝说话，一会儿向圣母倾诉。她说，上帝能为所有的受难者祈福，所以，上帝也能为我祈福，尽管我没有象该做的那样经常祷告……你外祖母多好！从来不出家门。可是，别人的苦楚她都能理解体谅。而安古斯蒂阿丝，上帝可没给她任何能体谅别人的美德。在教堂祷告时，她是绝不会听到上帝的什么声音的。那两只眼睛，贼溜溜直转，就等着看进教堂的人群里，那个没穿短袜。穿短袖衬衣的人是不是出现了……其实，要让我说呀，她跟我也差不多，也不怎么把祷告

当回事。实打实说，我是不会祷告的……不过，”听口气，她要做结论，“不过，她这一走，的确大快人心……那一天夜里胡安打我，为什么？还不是她挑唆的！根子就在她……”

“晚上你经常出去 格洛里亚 你都上哪儿去呀？”

“哎！姑娘，我还能干什么坏事不成？我是到我姐姐那儿去。你看，你看你……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我。可是我确实是为这个出去的，我可以向你起誓。胡安对我不放心，他是不让我出去的，白天他也监视我。可是，姑娘，你别这样看我。别这样看我，安德烈娅，你这样子，真让我想笑。”

“呸！”罗曼气哼哼地说，“安古斯蒂阿丝离开这个家 我高兴。她那个陈旧的古董脑袋是一块绊脚石……只要她在，我什么事也不能放手干。这个家庭里，谁不讨厌她！在她眼里，我们都是些没头没脑的傻瓜蛋，我们都愚蠢，迟钝，我们干什么都是胡闹，我们都是大难临头的可怜虫……我呀，巴不得她早点滚。不过，安德烈娅，你知道吗，她一走，我肯定会想她。而且，一想起她那顶象亭子一样竖着的难看透顶的带羽毛的毡帽，我到死也会心里难受的……那说明了，一个作为过去的家庭，它的心脏还在跳动。而我们，这个家庭里除她以外的人，我们失去了……”他突然微笑着俯向我的耳边，象是我们两个共同分享着一件秘密，“同时，我也为她的出走而遗憾，因为我再也不能看她收到的那些娓娓动听的情书和她的日记了……嚯！那些情书，真让人提神；她那些日记，实在让人过瘾！只要看看她的信和日记，我那种兽性的下意识就会得到满足。”

说完，罗曼红润的双唇间吐了吐长长的舌头。

表面上，对事态发展无动于衷的，只有我和胡安两个。其实，内心里，我对她的这一决定赞叹不已。对生活，我没有过多的奢求，只盼望着有行动自由，能随心所欲地干我自己想干的一切，而不必时时为担心遭人指责而提心吊胆。看来，我的这个愿望不需要自己去奋斗就可以很快实现了。我想起了我的表姐伊莎贝尔，为了让她最终同意我离开她的身边而到大学继续我的学业，我们之间无声无息的斗争整整紧张地持续了两年。我刚到达巴塞罗那时，心情象挣脱了枷锁那样轻松愉快。我想，我终于因为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而可以自在地生活了。谁想到，没过几天，新的更严厉的监视目光又落到了我的身上。不过，我也慢慢学会了抵抗和躲避……而现在，转眼之间，我又要重新获得自由了。

那几天，我对安古斯蒂阿丝姨妈表现得温顺谦恭。要是她有这种要求的话，我肯定会象小绵羊一样去吻她双手的。心里紧紧压制着的喜悦，有时真象要将我的整个胸部撑起来。较为平静的时刻，我暗暗筹划着自己的未来。在进行这种筹划时，我已经将安古斯蒂阿丝姨妈划到我生活圈子之外去了。

有一件事使我奇怪，在拜访她的那些络绎不绝的朋友中间，唐·赫罗尼莫竟然没露过一次面。除极少数几次有个把大腹便便的丈夫随妻子而来之外，为安古斯蒂阿丝辞行的朋友全都是女人。

“倒象是送葬 嗯？！”安东尼娅不时在她的厨房里朝外高声嚷嚷。

那几天，我们那些女人的表情，的确使家里罩上了一层举行葬礼的气氛。

格洛里亚悄悄告诉我说，唐·赫罗尼莫每天早晨都在教堂里与安古斯蒂阿丝见面，并说她对他们的事了如指掌，……安古斯蒂阿丝的故事犹如上个世纪的一部小说。

安古斯蒂阿丝姨妈临行的那天，我记得全家人拂晓时分就都起身会齐了。相互见面时，个个都表现出异常的紧张。胡安愠色满面，不时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大喊大叫，满嘴都是污言秽语。我们终于决定去火车站，只有罗曼没去送行。那一天，他整整一天没有露面。事情过去很久之后他才告诉我说，那天一早他就去教堂了，跟踪安古斯蒂阿丝，想听听她都忏悔些什么。我想象着他那时的样子：侧弯着身子，静静地将两只耳朵伸得老长，为听不清她那低声冗长的忏悔而急不可耐，心里直羡慕那个衰老疲倦并将上帝的宽恕公正地赏给了姨妈的可怜的神父。

出租汽车上挤得满满的。跟我们一起去看站为安古斯蒂阿丝送行的，还有她的三个朋友，三个最亲密的女友。

羞怯的小男孩，紧紧搂着胡安的颈脖不放。家里人从没带他呼吸过户外的空气，看上去胖乎乎的，可一到阳光下，就明显地看出了他病态的肤色。

月台上，我们团团围着安古斯蒂阿丝姨妈。她不停地跟我们接吻，拥抱。最后一次拥抱后，外祖母泪花眼圈里直打转。

我们那群人的奇特举止，引得打我们身旁走过的旅客不时回过头来，好奇地瞧瞧我们。

还有几分钟火车就要开动了。安古斯蒂阿丝走进车厢，从小窗口看着我们。她那圣人般忧伤的哭相，俨然象一位在为我们祈福的女神。

胡安一直表现得激动不安，满面讥讽，脸不停地转向四周，双腿筛糠一样哆嗦着，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怒火烧得通红的双眼，吓坏了从很远的地方赶去送行的安古斯蒂阿丝的女友们。

“安古斯蒂阿丝，得了吧，别充烈女啦！这种鬼把戏，谁也骗不了的。你现在比腰包里装得满满的小偷还得意，是不是！?……还想去装圣人，这种闹剧骗不了我们！”

火车徐徐启动了，安古斯蒂阿丝在胸前划完十字，双手堵住了耳朵，因为胡安愤怒的吼叫声越来越高，整个站台上都充满了惊恐的气氛。

格洛里亚被胡安突如其来的发作吓得惊慌失措，她死命地拽住胡安的外衣。胡安全身哆嗦着转过身，疯子一样狠狠瞪了妻子一眼。接着，他狠命一挣，甩脱了格洛里亚，紧追着徐徐加速的火车，对着安古斯蒂阿丝的小窗口狂喊乱叫。不过，火车的隆隆声早已压过了他的吼叫声，安古斯蒂阿丝姨妈再也不会听到他的辱骂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听见了吗 你竖起耳朵好好听着 开始，你不跟他结婚，是因为你听了爸爸的话，认为一个小贩的儿子配不上你，所以……人家在美洲发了洋财，结了婚，回来之后你一直拿他寻欢作乐，背着他的妻子跟他胡搞了二十年……而现在你又不肯跟他一起走……你自以为了不起得很哪……别以为阿里巴巴大街和整个巴塞罗那离开你就活不了！……你这个偷汉子的臭娘儿们，你还瞧不上我老婆！还想去充圣人，见你的鬼去吧！”

人们开始捧腹大笑，尾随着他一直跑到月台的尽头。火车已经飞驰着扬长而去，可他还站在那儿，直着脖子，唾沫

横飞地叫骂，同时，热泪簌簌地流过嘻嘻作笑的双颊。痛骂一阵之后，他似乎心满意足了。回家的一路上，简直是一场灾难。

## 第 二 部

### 第 十 章

天，大概已经很晚了，我茫然地离开了埃娜的家。家家户户都关上了大门，满天繁星对着平平的屋顶不停地眨着眼睛。

在城市生活中，我第一次感到轻松了，自由了，再也用不着为超过回家时间而担惊受怕了。那天下午，我喝了几口烈酒，身上竟然产生了那么多热量，心头竟是那样地兴奋，使我一点也没觉察到冬夜的寒冷，有时还觉得连脚下的地心引力也消失了。

我在拉耶塔纳街心停住脚步，仰脸 瞟瞟住着我女朋友的那幢高楼，从已经关好的百叶窗口，看不到屋内有一丝光亮。可是，我知道，当我离开那个房间时，她家里还聚集着一些人。也许，隔着百叶窗，那个舒适的屋子里依然灯火辉煌呢。埃娜的母亲大概又回到钢琴旁放开歌喉了。一想到象一团火球从嗓眼里进出的活泼有力的歌声和它主人的犹如包裹着一层光辉的日益羸弱的身体，我心头不由得一阵战栗。

她那动人心弦的声音，曾经唤醒过我这个十八岁少女的

心中已经渐渐沉睡了的伤感和已经昏厥了的曾象激流般奔腾的浪漫激情。但是，自从她变得沉默寡言之后，我又开始郁郁寡欢，并竭力摆脱包围着我的一切了。因为，凭我的直觉，在她忧虑的神色面前，其他人也绝不会象往常那样饶有兴致地吸烟和津津有味地用餐的。埃娜本人，尽管她满心不悦地听从了她母亲的劝告，在朋友中又开始变得开朗起来，不时有说有笑，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但是，下午最后一刻不期而遇的临时聚会，似乎总不象往常那样融洽，可想而知，结局也绝不会令人心情舒畅的。一种捉摸不定然而又非常强烈的烦乱驱使我尽快离开了她的家。那时，莫名其妙的不宁心绪总是萦绕着我，时时刻刻折磨着我的心。

我茫然踟躅在渐渐显得空旷的大街上，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不知要到哪里去。是从某个沉睡的街区那宁静的房屋间穿过，呼吸一下从海上吹来的灰暗湿润的空气呢，还是到被广告的灯火照得辉煌耀眼的市中心兜一圈呢，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穿过才能满足一下埃娜母亲的话在我心中激起的对美的渴求。乌尔基纳奥纳广场灰沉沉的，马路以缓缓的坡度伸向邮电大楼和港口，街灯形成了一条光带。在星光和遍地白光交相辉映中，昏暗中的邮电大楼和港口镀上了一层惨淡的银色。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我的踌躇。

寒冬的夜空异常宁静。突然，从各个古老的教堂里同时传出了敲十一点的钟声，在城市上空汇成了一曲瘆人的大合奏。

宽阔、漫长、崭新的拉耶塔纳路穿老市区的中心而过。这时，我心中的目标逐渐明朗了，我想去见识一下笼罩在神秘夜色中的迷人的教堂。我再没有多想，信步走进了通往教堂的黑洞洞的小巷。巴塞罗那，这个哥特式的城市，象罹难的

船只一样，在用威严的石块砌成的房屋海洋中飘荡。房屋潮湿阴暗，没有一定的格局。曾引起我无限遐想的这座海滨城市，没有使我的想象得到满足，它没有任何值得让我惊叹的美妙。不过，岁月的流逝倒也给这些陈旧的房屋涂上了一种特殊的色彩，自然界的美似乎在这里也留下了淡淡的足迹。

蜿蜒曲折的街巷内，寒气似乎更集中，更猛烈。从连成片的平顶房之间仰望，天空变成了一条条闪光的彩带。我深深地充满了孤独感。城里的居民似乎都已经死去，只有从紧闭的大门上偶尔发出令人胆战的寒风拍击的声音。

走到教堂东侧的半圆形建筑物旁边时，教堂里时隐时现的跳跃着的灯火，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教堂的每一个角落都点着油灯，使教堂内部显得非常神秘和离奇。我忽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咳嗽声，似乎一个人在被撕破胸膛时发出的声音。那种凄厉的声音，回旋在阴森黑暗的深街小巷，不禁让人毛发倒竖。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激烈跳动了好一阵子。不一会儿，黑暗中走出一个衣衫褴褛、身材高大的老头儿。我把身子紧贴在墙上。他疑心地看了我一眼，扬长而去，一嘴乱糟糟的白胡须，在寒风中飘动着。一股强烈的恻隐之心怂恿着我，催我猛跑几步，追上了老头儿。我拍了一下他的手臂，接着慌慌张张地在书包里掏摸，老人惊愕地看着我。我塞给他两个比塞塔。他接过钱，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一丝讥讽的闪光。他把钱揣进口袋，一声没吭，又拖着他那使我不安的沙哑的咳嗽声远去了。寂静寒冷的冬夜，在阴森森的街巷内遇上了一个人，并能为他做了一点事，这使我醉后的大脑清醒了一些。我想，我这种毫无意向的举动，没有目的地游荡，真象一块随风飘摇的废纸片一样，人家说不定

会拿我当白痴呢。不过，我还是加快脚步，向教堂的正面走去。抬头一看才知道，我终于到达了那个晚上的目的地。

面对由充满活力的石块构成的建筑群，我全身不由得产生了比音乐和酒给予我的更大的力量。教堂的结构壮观协调，它象一株参天大树，直插地中海明净的苍穹。令人惊叹不已的宏伟的建筑物里，倾泻出一种宁静的气氛和让人敬畏的光亮。教堂的阴暗轮廓的四周，一圈灿烂的光轮，围着教堂缓慢地旋转。我呆呆地站在教堂的对面，着魔似地欣赏着这迷人的奇观。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之后，我转过身子，准备离开。

一回头，我忽然察觉到，在教堂广场上，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广场最阴暗的地方，直立着一个魔鬼般的拉长的身影。真的，我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我不住地在胸前划着十字。模糊的人影一步步向我走近，我终于看清了，是一个裹藏在豪华的大衣里的男子，头上的宽沿帽低低地压到眼角。就在我起步往石头台阶奔跑时，他追上了我。

“安德烈娅 你不是叫安德烈娅吗？”

这种叫人的方式，无异于辱骂，我打心眼里讨厌。但是我停住了脚步，全身战抖着。他站到我的对面，露着令人作呕的宽牙床和坚实的牙齿，微笑着。

“深更半夜的，一个女孩子单独走路，哪能不害怕呢……咱们在埃娜家里见过面，还记得吗？”

“啊！……对……对。”我绷着脸回答他。

“这个该死的东西，我咬牙切齿地在心里骂着他，”将我从教堂得到的一点美好的享受全给吓跑了。”

“是啊 咱们见过，”他得意地说，“我是赫拉尔多。”

他双手在口袋里拱着，身子象树桩一样直立在我的面前，看着我。我迈出一步，跨上了阶梯的头一级。他立即抽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你瞧！”他好象是在下命令。

我紧贴着台阶的栏杆站住，眼前是一片灯光照耀下的破旧的房屋。战争使这里变成了废墟。

“这一切都会消失的。这里将修一条宽阔的马路，并且留出足够的空地，好让人们观赏教堂。”

他没再多说。我们一起默默地走下了台阶。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他仍然坚持要陪我。

“这么晚了，独自一人在大街上走，不害怕吗？要是来只小狼把你吃了，那可怎么办？”

我没有搭理他。

“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我愿意自己走。”我的语气里明显地表示了对他的厌恶。

“不，那可不行，小姐……今天我得陪你到家……说真的，安德烈娅，我要是你父亲，绝不会让你这么独自瞎逛的。”

我心里一个劲地诅咒着他，以平息满腔的怒火。在埃娜家里见过一面之后，那个小伙子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丑陋的蠢蛋。

我们穿过灯火辉煌的兰贝拉斯繁华的街区，沿着佩拉约大街上行。走到大学广场时，我跟他告别。

“不，不得送你到家。”

“你这个人真蠢，”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请你立即走开。”

“我非常愿意做你的朋友，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姑娘。你

只要答应以后打电话约我出去游玩，我立即让你走。对古老的街道，我也很有兴趣。这个城市每个如花似锦的角落，我都了如指掌。怎么样，一言为定？”

“行！”我一身紧张，巴不得他立即滚开，于是，搪塞了他一下。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转身走开了。

一踏上阿里巴乌大街，我象进了家门一样松了口气。给我开门的仍然是我刚到巴塞罗那的那天夜里的那个守门人。进屋时，也跟那天夜里一样，冻得哆哆嗦嗦的外祖母走出来接我。家里其他人都已经入睡了。

我走进安古斯蒂阿丝的房间。几天前，那个房间由我继承下来了。我打开灯，屋里的柜子上歪歪斜斜地放上了一堆家里再也没地方扔的闲椅子，看那样子，时刻都有散架的危险；放小孩衣服的柜子和原先放在外祖母屋角的一只带腿的笨重裁缝箱子也都塞进了我的房间。床上乱糟糟的，留下了格洛里亚午睡的痕迹。我立即清醒地意识到，在由我继承下来的这间雅致幽静的房间里独立自由地生活的美梦又破灭了。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开始脱衣服上床。床头小桌上压着一张便条，我伸手取来一看，是胡安的笔迹：“外甥女，请不要用钥匙锁门。你房间的门随时都应该开着，我们好进来接电话。”我只好顺从地回过身去，走过冰冷的地板。拧开了门锁，然后将被单胡乱地往身上一裹，躺到床上。

街上有人拍巴掌，招呼守门人开门。不一会儿，穿阿拉贡街区而过的火车又远远传来阵阵低沉的汽笛声，它激起了我无限的乡愁。这本来是我梦寐以求的新生活的第一天，但是，当我意识到，胡安虽然在家里赐给了我一个床位，但也

仅仅是一张床位的恩典时，我明白了，胡安又开始在我新生活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了。

安古斯蒂阿丝出走的那天晚上，我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趁胡安酒还没有醒，并且因为白天跟我红过脸而余怒未消时，我当着全家人的面跟他说，我以后不想再在家里吃饭了，因此，每月就只交房钱了。

“你看，外甥女，你要是能给家里点钱，还……因为我，实说吧，光靠我挣这点钱，是无法养活家里人的……”

“我能给家里多点钱？那能顶什么事？那点钱不值得一提，”我使用了外交辞令，但话说得明明白白；以后，除早饭外，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掂量着吃。家里，我只付房租费和早晨的面包钱。”

胡安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那你就看着办吧！”口气里流露出明显的不悦。

听着我们的谈话，外祖母直摇脑袋，不时以责备的眼光瞧瞧胡安。没等胡安说完话，老人伤心地抽泣起来。

“不行！不能让她交房钱……是我的外孙女，住在外祖母家里……不能要她交房租……”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只付每天的面包钱，房租费不交。

那天讨价还价时，二月份的孤儿补助金我已经装在腰包里了。怀着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满心喜悦，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大街上，步履匆匆地逛了好几家大大小小的商店，买了我渴望已久的一些小用品：香皂、香水；买了一件去埃娜家作客时穿的衬衣，因为在那之前她已经向我发出了去她家吃饭的邀请；买了几束玫瑰花，那是给埃娜母亲准备的礼物。能买到玫瑰花，我异常兴奋。花儿漂亮极了，但在那个季节，价

钱也的确可观。说实在的，象我这么个靠微薄的补助金度日的穷学生，在那个季节里买玫瑰送人，真是打肿脸充胖子。然而，我竟然买下了它，而且兴高采烈地捧着献给了埃娜的母亲。我年轻时的这种以逆流而上为快的毛病——也许是正常的现象——后来竟成了我的禀性。

我躺在床上，回味着埃娜一家对我的亲切接待和我是如何慢慢看惯了他们一家眉眼分明的棕褐色面孔的。我想着自己的家，又想到了埃娜的一家。起初，看到围坐在桌子旁的都是清一色的发色金黄的脑袋，真有点头昏目眩的感觉。

埃娜的父母和他们的五个男孩，头发全是金黄色的。五个男孩都比埃娜小，他们的相貌并不出众，但都和蔼可亲、笑容可掬，很容易让人弄混。甚至连那个只有七岁的最小的男孩，尽管与他的哥哥们相比，有两个最明显的区别，我有时也辨认不清。他正在换牙期，张嘴一笑，露出满嘴的豁牙，一副滑稽相；他的名字也与众不同，叫拉蒙·贝伦格尔，似乎是巴塞罗那古代的公爵。

埃娜的父亲跟他的孩子们一样，和颜悦色，风度翩翩，的确是个富有魅力的美男子。埃娜的长相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他的眼睛不象她女儿那样闪烁着机敏柔美的光焰，但跟她一样，也是绿眼珠。他言谈举止都显露出端庄文雅、平易谦恭和豪爽开朗的丰彩，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居心不良的影子。他一边吃饭，一边有说有笑，跟我讲述了他们旅行中的一些趣闻轶事。有好些年，他们一家人一直在欧洲许多国家过着漂泊不定的旅行生活。他丝毫不拿我当外人，似乎只是因为我在他们的饭桌上就餐，我就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了。而且，他对我的底细似乎也很清楚。

埃娜的母亲，尽管也总是以不时的微笑给家庭的和睦欢快增添着和谐的气氛，她却与埃娜的父亲相反，是个性格内向的女人。在个个都挺拔如松的丈夫和儿子们中间，她象是一只患佝偻病的奇怪的小鸟。她身子那么柔弱细小，竟能相继承担了养育六个孩子的重负，我有时真感到惊奇和不解。她给我的头一个印象是难看，不过，不久我便在她身上发觉了几处漂亮得惊人的地方：稠密的丝一样纤细的头发，比埃娜的头发更富有光泽；细长的金色柳叶眉，此外，还有副圆润、嘹亮、动听的歌喉。

“不管您在什么地方见到她 安德烈娅，”一家之长诙谐地跟我说，“您总能觉察我妻子身上那股流浪汉的气息。不管到哪儿，她从来呆不长，总是牵着我们全家到处流浪。”

“路易斯 你又夸张了。”夫人温存地微笑着说。

“说法有点夸张，可实质上并没有说错。当然啦，派我到那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去当代理人和经营生意的，是你父亲而不是你。您知道吗，安德烈娅，我的岳父同时也是我的上司。可实际上暗中策划和操纵的还是你。要是想说实话，你就别否认，你能在巴塞罗那安稳地定居，这大概全是你父亲的作用。伦敦那件事情上，足可以看出你对你父亲的影响……当然罗，对你的这些爱好，我是求之不得的。亲爱的，责备你的并不是我。”他微笑着 搂住她的肩 说，“我这一生中就是喜欢旅行，总想开开眼界，看点新鲜东西。直到现在我也无法抑制想经常动动的兴致。每进入一个新的商业环境，跟那些和我们的心理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对我说来都是新的享受，总觉得新的斗争又开始了，自己又变得年轻和更富有朝气了。”

“可是，”埃娜武断地说，“妈妈最喜欢的还是巴塞罗那，这，我知道。”

埃娜的母亲给女儿送去一脸特别的微笑。是得意的微笑，同时又是梦幻一般缥缈的微笑。

“我在旅居中有时心神不定，这一点，你父亲说得对。不过，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你们都在我身边，我便能过得好。从这点出发，我当然得操纵我父亲啦。”她满脸的笑容更加明朗了，“这跟他说的可不一样……”

“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索性接着说吧，”埃娜的父亲说，“玛格丽塔，你知道你父亲昨天跟我说什么了吗？很可能下半年咱们就得搬到马德里去了……你的意见呢？我现在倒是愿意在巴塞罗那住下去，特别是考虑到你弟弟……”

“对 路易斯 我看这件事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不过，现在不是时候，别让这位姑娘厌烦了。安德烈娅，对不起，我们是个商人家庭，说来说去总是离不开经商。”

听到谈话的后一部分时，埃娜全神贯注地听着。

“得了 我看外祖父又喝多了。只要妈妈一离开他身边 他就象掉了魂似地不好受，马上就得想方设法把我们弄到他身边。反正我现在是不想离开巴塞罗那……尽是心血来潮！不管怎么说，巴塞罗那是我的故乡，可战后才刚刚开始认识它……”

她目光一瞥，瞅了我一眼。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想法。我知道，她正谈着恋爱，那才是她不愿离开巴塞罗那的说不出口的真实原因。

我身裹被单，躺在阿里巴乌大街上的房间里，呆呆地细想着埃娜家里的这场谈话。一想到总有一天我会与密友分离，

心头不由得一震。我想，那个握着权杖的至高无上的老头儿，埃娜的非常富有的外祖父，他心血来潮的计划惊动的人也太多了，对眷恋之情的损伤也太无情了。

入睡前，混乱的思绪中，我惧怕的心情渐渐平静了。宁静的夜色中空荡荡的街巷和刺天矗立的教堂的飘忽不定的幻景又进入了我的脑际。

我迷迷糊糊，就要入睡了，大脑里唯一残存着的，是告别时埃娜母亲的眼神。告别时，他们一家人都起身走近我身边，埃娜的母亲迅速地朝我投来一种疑惧不安的奇怪的眼神。那双引起我无名痛苦的眼睛，伴随着我沉沉入睡了。

## 第 十 一 章

“别这样任性了，外甥女。”胡安说着，双手搁到了我的肩上，表现出怪模怪样的爱抚，“这样下去，你要饿坏的。”

“不会的，谢谢，我自己能安排好……”

我侧过脸，斜看了舅舅一眼。他碰见我时，我正端起放在厨房一角的一盆准备泼掉的煮菜水大口大口地喝着。

看到我喝煮菜水，安东尼娅轻蔑地冲我嚷起来：

“啊呀！您这是在干什么呀！多脏啊！”

我的脸一下子红过了耳根。

“我……我……我喜欢喝这种汤，而且，我看你们是不准备要了……”

安东尼娅的大惊小怪招来了全家人。胡安表示了重新商量经济和生活安排的意向，我没加考虑，拒绝了。

由家里退伙后，我比以前过得自在多了。尽管那几个月

花费了不少钱，留下的伙食费每天平均还不到一个比塞塔，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午是冬季的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上午的课程结束后，我可以去公园或卡塔卢尼亚广场消磨一个小时。午饭时刻，有时我会突然想到家中可能出现的情景：鹦鹉讨嫌地学舌，胡安骂骂咧咧地吵嚷。我宁愿饿着肚子闲逛，晒晒冬日美好的阳光。

我居然学会了识别什么是佳食，什么是美味，这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收获。譬如，水果干和炒杏仁就是我自己的新发现；不久我又发现了味道更好的花生，它实在使我眼馋。吃花生需要剥皮，因而，香喷喷的余味留在嘴里的时间更长。

每月的补助金到手之后，我实在没有分派每天一个比塞塔伙食费的耐心。在特列尔大街上，我发现了一家经济实惠的饭馆，津津有味地在那里吃了两回。我觉得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尝到过那么味美的饭食。与安东尼娅的手艺比，简直是山珍海味了。那是个少见的饭馆，室内灰暗，桌椅破烂不堪。我每次进去吃饭都是一个心事重重的男伙计侍候我。顾客们只顾闷着头匆匆地吃饭，谁也不多说一句话。在巴塞罗那，我进过不少饭店，没有一家不吵吵闹闹，唯有这一家安静。那里的面包屑泡汤挺合我的胃口。做汤用的原料不变，面包屑和开水，但颜色常新，它在食谱上的名目也就时常更新。有时搁点蕃红花，呈黄色；有时放点辣椒面，鲜红鲜红的。每次从那儿出来，我都是喝得饱饱的，不需要再吃别的东西。

早晨，安东尼娅一送上面包，我立即贪婪地趁热吞下；晚上，除有时候埃娜的母亲非留我在她家吃饭不可，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晚饭的。下午我经常去埃娜家里和她一起学习，埃娜家里的人和我对此都习以为常了。

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从来没有一个朋友象埃娜那样，互相了解得那么深，我也从来没有享受过那样令人神往的独立和自由，我有一种切实的新生的感觉。每到月底，我只好靠安东尼娅送来当早餐的那份面包度日——喝准备泼掉的洗菜水，也正是月末发生的事——但我似乎并没有饿得慌的感觉，没有指望，也就不感到难受了。难熬的考验是三月份的补助金刚到手的时刻。花钱的方式，跟二月份完全一样。我记得，手头一有了钱，立刻感到几辈子没有吃饭了，一心只想去美美地饱餐一顿。我最爱吃的是甜食。我很快地买好一盒点心，跑进一家票价很高的电影院。闭灯之前，我实在不耐烦再等待下去了，斜眼膘膘四周，尽管也觉得害臊，但我还是悄悄地撕下了一小块纸，做好了涂黄油的准备。银幕上一闪光，大厅里刚开始灰暗下来，我立即打开食品盒，一块接一块往嘴里猛塞。那样可口的食品，那样甜美的味道，我似乎从来没有领略过……电影院里的灯光再次亮起时，满满一盒甜食已经一扫而空了。我意识到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夫人偷看了我一眼，与她的男伴嘀咕了几句，两人同时放声大笑。

家里失去了我的补贴，也正过着饥一餐饱一餐的日子。我指的不是安东尼娅和特鲁埃诺，我想，有罗曼的慷慨解囊，她和它的生活是有足够保证的。那条狗长得毛色油光，我曾多次看见它啃着香喷喷的骨头。女仆自己也与家里人分着吃。挨饿的是胡安、格洛里亚和外祖母，有时连小男孩也得与他们同受艰辛。

罗曼又一次外出作近两个月的旅行去了。临出发前，他给外祖母留下了一些炼乳和那时在巴塞罗那很难买到的美味

食品。我从来没见过外祖母尝一口，可那些食品不知不觉就不翼而飞了。有时能从小孩的嘴巴上发现那些食品的碎屑和痕迹。

邀我与他们重新合伙的那一天，胡安与格洛里亚之间发生了一次吓人的争吵。他们在画室里声嘶力竭地叫喊，家里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走向前厅，在过道里发现了女仆的身影，她正在那儿屏声静听。

“够了！够了！这些无聊的蠢话我听够了。”胡安狂吼着，“你知道不知道，我连换几支画笔的钱都没有了！那家伙还欠咱们不少钱，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挡着我，不让我去控告他。”

“你这个东西，说话还算数吗？你跟我说过，你什么也不管，一切由我处理？反复无常，还算个人吗？你那张狗屁不值的画，我按分期付款的办法卖了之后，你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当时，你高兴成那个样子……”

“你这个臭娘儿们 我掐死你！”

女仆幸灾乐祸地舒了一口气。我离开家门，走上大街，呼吸着充满商店气味的冷空气。那时已是黄昏时分，潮湿的路面上，映出刚刚亮起的街灯的暗淡的光。

我回到家里时，外祖母和胡安正吃着晚饭。胡安心不在焉，胡乱咀嚼着；外祖母将小孩放在膝上，将面包撕成小块泡到麦芽粥的碗里。没有牛奶，也没有糖。格洛里亚没在，我走出家门不久，她也就上街走了。外祖母断断续续说了几句话。

我瘪着肚子心烦意乱地上床时 格洛里亚还没有回家。我很快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我梦见整个世界象在深海里挣扎的

船只一样激烈摇晃着……我仿佛是在轮船的餐厅里，酒足饭饱之后正悠闲地咀嚼着水果……一声尖厉的饶命声将我从梦中惊醒。

我马上就知道了，那是格洛里亚在呼救。不用问，又是胡安在狠命地揍她。我坐在床上，考虑着是不是值得去现场一趟。绝望的呼救声又一次传来，紧接着是胡安用我们词汇丰富的西班牙语里最野蛮、最下流、最难听的语言在辱骂，而且，西班牙语里的这类语言似乎还不够他使用，又怒气冲天骂起了加泰隆尼亚语。

我在房间里穿好外套，终于朝黑洞洞的屋子探了探头。胡安房间的门倒插着，外祖母和女仆慌乱地敲着门。

“胡安！胡安！我的儿子，快开门！”

“少爷！先生！胡安！开门！请您开开门！”

房间里一片混乱：叫骂声，来回奔跑的脚步声，摔家具的丁当声，小孩的嚎叫声。外祖母急得直淌眼泪，她举着双手没命地敲着门，露出干柴棒一样的胳膊。

“胡安！胡安！小孩！那个孩子！”

胡安突然一脚踢开了门，格洛里亚半裸着身子，凄惨地尖叫了一声，抢步奔出了房间。胡安追上去，一把抓住了她。她又挠又抓，奋力反抗，结果还是被胡安挟在腋下，拖进了洗澡间。

“乖乖，我的小可怜啊！”

外祖母哭喊着扑向站在摇篮里的小孩。小孩抓着摇篮的边框，抽抽搭搭地啜泣着。外祖母匆匆抱起小孩，又赶紧朝

加泰隆尼亚，西班牙的一个省份。

打架的地方奔去。

胡安将格洛里亚摁进澡盆，拧开了淋浴的喷头，冰冷的水哗哗地浇在格洛里亚身上。他粗野地抓住她的脑袋，让她动弹不得，使得她只要一张嘴叫喊就得呛水。他朝我们转过脸来，怒吼了一声：

“走开！滚开！上床睡你们的去，这儿没有你们的事！”

我们谁也没有动，外祖母苦苦哀求道：

“为了你的儿子！看在你这个孩子的分上！你清醒清醒吧，我的好胡安！”

胡安松开了格洛里亚——当她不再反抗了的时候——气冲冲地向我们走来。安东尼娅一看不妙，转身溜走了，夹着尾巴呻吟的狗紧跟在她的身后。

“你，妈妈，马上把小孩带走，要是让我再看到他，可别怪我将他摔得粉碎。”

格洛里亚的身子跪着泡在水里，脑袋耷拉在澡盆边上，开始有气无力地呜呜哭泣。

我畏畏缩缩地躲在过道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不知道干什么好。胡安一眼看见了我。这时，他稍稍平静了些。

“看你这辈子还能不能干点有用的事，”他瞪着眼对我说，“去！拿条毛巾来！”

他的根根肋骨从湿透的衬衣里边明显地鼓出来，胸部在激烈地起伏。

他们的毛巾和衣服平时都放在什么地方，我没有一点印象。我拿来了自己的毛巾，同时，把我的床单也抱上了，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一用。我突然感到一阵可怕的寒冷，我真担心格洛里亚会得肺炎。

胡安伸过手，想把他的妻子拉出澡盆。格洛里亚在他的手上狠咬了一口，他骂出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紧接着，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到了格洛里亚的头上。停手的时候，他累得直喘气。

“为了让我能活下去，畜生，你也该死了！”

说完砰一声关上门，走了。洗澡间里留下了我和他的妻子。

我俯身在格洛里亚的头上，说：

“快上来，跟我去吧，女人！”

她一个劲颤抖着，没有动。听出是我的声音后，她又一次号啕大哭起来，不住地咒骂着她的丈夫。我摇摇她，让她爬出澡盆，她没有再反抗。她的手颤抖着，但她还是自己脱去了皱皱巴巴地贴在身上的衣服。帮她揩干了身子，我自己也感到身上暖和了些。可是，难以抵抗的疲倦突然向我袭来，我的双腿开始不停地打战。

我想，最好不要再让她落到胡安的手里去了，于是我对她说：

“你要是愿意，就到我的房间去。”

她身上裹着床单，跟在我的身后，冻得牙齿格格直响。我们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她的身子象块冰，可是我无处闪避。她泡得湿淋淋的头发，象是流在枕头上的一摊浑浊的血，粘乎乎的，不时擦着我的脸。格洛里亚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但我再也打不起精神了，强烈的困意迫使我朦胧着双眼。

“野兽！……畜生！……什么事不是为他好！到头来……因为我太漂亮了。姑娘，漂亮极了……你睡着了吗，安德烈娅？他疯了，我真害怕。我迟早得死在他手里……好姑娘，别

睡，你听我说……我索性一走了事，你看怎么样？要是你，肯定会这么办，对吗？……况且我还这么年轻……有一次罗曼对我说，我是他看到的女人里最漂亮的一个。安德烈娅，我把实话告诉你，有一天，罗曼在城堡公园里给我画了一张像，看到那张画像后，连我自己也为我的美貌感到惊讶……咳，都怪我命不好！你说对吗，姑娘？”

我的大脑已经僵死了，无法再转动了，强烈的困意紧压着我的眼皮，可我又不得不时常清醒一下，应付格洛里亚的呜咽和语调激昂的独白。

“我漂亮极了……太漂亮了……你外祖母就亲口夸过我。我的确喜欢描眉，也想娱乐消遣，贪玩，可是，姑娘，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对我这种年龄的女人来说，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连我的亲姐姐都不让我去看，你说说，他做得在理吗？我姐姐，象母亲一样把我抚养成人……只不过因为门第低下，没有那么多陪嫁……可现在她家里不愁吃的，白面包，姑娘，还有顶好顶好的猪肉灌肠……哎！安德烈娅，说实在的，我还不如跟一个工人结婚呢，工人比这些穷酸知识分子的日子好过多了，尽管穿的不那么体面，可他们不愁吃的，挣钱挺多。胡安要是有工人们那样挣钱的本事，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了……姑娘，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想听吗？我姐姐看到我们的日子这么苦，有时就给我点钱。可是，这要让胡安知道，不宰了我才怪呢，要是让他知道了，他准得用罗曼的手枪打死我……罗曼有手枪，安德烈娅，你知道吗？这可是禁止私人使用的武器，罗曼的行为是犯法的……”

格洛里亚侧过身，贴到我的脸旁，想听听我是不是睡着了。她那湿漉漉的脑袋，象刚从水里钻出来的老鼠。

“……唉！安德烈娅，我有时到我姐姐家去，没有别的用意，只是想去解解馋。她有一个好职业，而且，姑娘，她可真能赚钱。她家里什么也不缺……鲜滴滴的黄油、食油、土豆、火腿，……哪天有机会我带你去一趟。”

格洛里亚无意数出了她姐姐家储藏室里的一大串食品，这可驱散了我的睡意，激起了我强烈的食欲，肚子里叽哩咕噜直叫唤。我往她身边靠靠，紧贴到她身上，就象罗曼的乐曲里弹出了我的强烈愿望时，我感到心灵深处与罗曼息息相通那样。此刻我与格洛里亚也不可分离了。

格洛里亚不停地唠叨着，她的咽喉阵阵颤动，这使我产生了一股猛烈的兽性，我直想在她不断颤动的肌肉上咬下一口。解馋充饥，将流出的血当作热汤喝……

我为自己这荒诞无聊的念头暗暗笑得全身战抖。为了不让她为我的战抖而惊慌，我赶紧蜷曲起身子。

屋外，潮湿寒冷的空气凝成了颗颗雨滴，清脆地敲击着玻璃窗。我想，这倒也是怪事，只要格洛里亚和我长谈，天必定下雨。那似乎是一个杳无尽头的长夜，她的话也象滔滔江水，没完没了。睡意全消失了。格洛里亚突然将一只手伸到我的肩上，悄声悄气地问：

“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是胡安的脚步声，我听到了。感觉得出，他心情紧张。他走到房间的门口，停住脚，又退回几步；接着，又转过身来，终于推开了我的房门，走进了我的房间。他伸手打开电灯，灯光刺得我们无法睁眼。原先他只穿着衬衣和单裤，这时他披上了一件大衣。头发乱蓬蓬的，象是一团可怕的暗影遮住了眼睛和双颊，样子真有点象滑稽演员。他离床几步远，站在

房间的中央，面带讥讽，微笑着，双手插在口袋里，不住地摇头晃脑。

“说啊！怎么啦，怎么不说啦？……我在这儿碍你们什么啦？……你呀，你这个女人，用不着害怕，我不会吃掉你的……安德烈娅，我老婆跟你说了些什么，不用你说，我都知道。我为我的画要求合理的价钱，她就把我当疯子……你想想，我画的格洛里亚的裸体像只卖十个杜洛，我能干吗？光颜色和画笔的钱也不止十个杜洛呀！……这个畜生把我的艺术才能看得比油漆匠还不如。”

“滚回去挺你的尸吧！别在这儿讨嫌了。现在不是你卖弄才能的时候……比你画得好的人多着呢，谁象你这样，把自己看得这么了不起。把我画得那么难看，谁喜欢……”

“你这个该死的，少让我动火，要不然……”

格洛里亚在被单下翻了个身，又开始抽抽搭搭起来。

“这日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啦！”

“受不了？不要脸的东西，没办法，受不了也得受下去。你要是再为画画的事让我动火，我好歹哪天弄死你……从现在起，我的画只能由我自己卖，任何人不许插手。听见了吗？你听明白了吗？以后你再敢进我的画室，我劈了你的脑袋！我宁可饿死……”

胡安生气得说不下去了，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两片嘴唇抖抖的，只能发出不连贯的含糊的声音。

还是格洛里亚心慈，她从床上爬起来，冻得全身哆嗦着走到丈夫身边，从背后推了他一把。

“走吧，我们走吧，讨厌鬼，把人家安德烈娅也搅得不得安宁。”

胡安生硬地拒绝了她，转过脸对着我说：

“也请你忍着点，安德烈娅。大家都得忍受着点。我对别人也只好忍受。”

“走吧，走吧！别废话了，睡去吧！”

象是丢失了什么东西似的，胡安朝四周瞧瞧。走出房间后他回身对妻子说：

“把灯关了，好让外甥女睡觉。”

## 第十二章

地中海的早春开始往仍然冻得僵硬干瘪的枝丛中送来了阵阵闪电，气流中出现了欢快的气息。它难以名状，却又跟有时悬挂在空中的色彩明朗的云朵那样明显可见。

“我想去郊外玩玩，看看树木，”埃娜扇扇鼻翼，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城里这种香蕉树，老远就能闻见臭味，有什么可欣赏的，我想去看看松树。谁知道，也许我更向往的是大海。星期日我和海梅出城，安德烈娅，你也去，行吗？”

我没见过海梅，但对他，他的爱好，他的懒散，他的多愁——让我的女友失望，同时又强烈地让她着迷的多愁——他的敏锐的智力，这一切，通过埃娜的介绍，我已有了大概的印象。多少个下午，我和埃娜停下手头的翻译，侧着脑袋趴在希腊语词典上，脸对着脸谈论着海梅。一谈起海梅，埃娜满脸甜蜜的笑纹使她显得更娴雅妩媚了。她母亲的身影在门口一出现，我们立即住口，或装着讨论其它问题。与海梅的关系是埃娜的高度机密。

“我想，要是家里人知道了，非将我折腾死不可。你不知

道……其实我是个非常高傲的人，母亲只在一个方面对我有所了解，她认为我是个难以捉摸和喜欢捉弄人的人，并且因此而喜欢我。每当我给他们叙述我如何胡言乱语地搪塞追求我的男子时，一家人都乐得前仰后合，只有外祖父例外，这是很自然的事。去年夏天，我最终拒绝了一个与我周旋了好一阵子的非常富有、非常有名望的男人时，我外祖父差点没把嘴气歪……我看重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灵魂深处……男人追求我是出于什么动机，他们爱上我之后的想法是什么。洞悉一个人的内心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真的，想判断一个人，有时简直是个烦人的游戏，因为男人总是以大同小异的天真幼稚做诱饵。不过，我却总能处于主动地位，将他们抓在我的手心，用他们自己的线团将他们死死缠住，就象猫玩老鼠似的，我把它当作一种娱乐……我经常有这种开心的机会，因为男人们是愚蠢的，而我又让他们特别喜欢……家里认为我是逢场作戏，不会专一地爱上一个男人的。我才不那么傻呢，何必迫不及待地将来海梅的事过早地向他们透露呢！家里人要是知道了，谁都得插一手。舅舅，姨妈……得拿他象稀有动物一样，让外祖父从头打量到脚跟。……他们起初可能会因为他家是殷实之户而同意；可一旦知道他对创家立业一窍不通，又会怨声不绝，甚至坚决反对。对海梅，他们每个人都会发表什么意见，我能想象得到。他们会让他每天到我家来……我的心你是了解的，对不对，安德烈娅？那样的话，我将因为忍受不了海梅的纠缠而告吹……将来，真的要结婚了，没办法，只好告诉他们；可现在，不是时候，无论如何不能说。”

“为什么让我跟你们一起去？”我惊奇地问她。

“我要对妈妈说我是跟你去游玩……而且，我也的确愿意

有你陪我们去。你对我们没有任何妨碍，海梅也早就想认识你了。这，你会知道的，我跟他可没少谈到你。”

据埃娜讲，海梅长得象海梅·胡盖特群画画面中央的那个人们都认为是比亚纳王子肖像的圣·豪尔赫。他的样子，埃娜给我描述过多次，而且，我们还一起看过压在她床头小桌玻璃板下的那幅群画的照片。见到海梅后，我发觉确实很象，同时，他明显地表现出的忠于爱情的多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咧嘴一笑，与画上的相似之处会突然消失，显得比画像上的人物更漂亮、洒脱和富有朝气。看得出，他把在这个游人还很稀少的季节里拉我和埃娜去眺望大海当成了一桩美差。他开来一辆宽敞的小汽车。埃娜皱皱眉，说：

“安上气体发生器，会损坏汽车的。”

“对。可是，这样我就可以拉着你们到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了。”

三月的四个星期日，还有四月的一个星期日，我们都是三个人一起出城游玩的。我们也爬过山，但更多的是去海滩。冬季的疾风给海滩上留下了很多海藻，沙地上很脏。我和埃娜光着脚，在海边来回奔跑。海边还有些薄薄的冰块，一擦到脚板，我们就乱叫一阵。我们一起野游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天气近乎炎热了，我们纵身跳进大海畅游了一气。海水仍然冰凉冰凉的，为了驱除身上的凉意，埃娜跳起了自编的舞蹈。我爬上岸，靠着海梅坐在沙地上，欣赏着她那以银光闪闪的蔚蓝色海面作背景的优美舞姿。跳完之后，她格格地笑着跑向我们，依偎在海梅身上，甜蜜地闭目养神，让海梅亲吻着。

“你真让人喜欢海梅。”

她象发现了新大陆那样惊喜地对海梅说。海梅笑哈哈地

瞧瞧我，显得既激动万分又惊慌失措。紧接着，埃娜的目光也向我投来，并向我伸出双手。

“也非常爱你，亲爱的……我把你当作亲妹妹。真的，安德烈娅，这是真话，你瞧……当着你的面我吻了海梅。”

红日西沉之后我们才沿着海边的公路返回城里。我凝视着海面，远处，轮船上玄妙的灯火在漆黑一片的海浪中投下了动荡不定的三角形倒影。

“只有一个人，让我象对你们两个人一样爱，甚至超过了对你们爱的总和……也许并不是这样，我自己也说不清。海梅也许对你爱得更深……你别这样看我海梅 当心撞车。有时我为弄不清对谁爱得更甚而苦恼，是更爱你呢，还是……”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亲爱的，海梅的声音既有稚气的怨恨，也包含着愠怒的讽刺，“你应该知道，现在该是你把那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们的时候了。”

“这可不能告诉你们。”她沉默了片刻，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把名字告诉你们的。对你们，我照样可以有自己的秘密。”

那几个星期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日子。我总盼着星期日早一点到来，有时整整一个星期都心神不宁。不管我们起多早，海梅总是开着汽车赶在我们前面，到预约的地点等候我们。我们穿过荒凉的城郊，将城市飞快地抛向后方。工厂里不断发出沉闷的隆隆声；紧挨着工厂，是被烟气熏得灰暗的多层高楼。旭日东升时，那些楼房的玻璃窗上跳跃着钻石般的闪光。一路上，汽车不住发出的嘶哑的喇叭声，惊飞了栖息在电线上的一行行小鸟……

埃娜靠着海梅坐在前排，我双膝跪着，趴在后排座位的靠背上，望着巴塞罗那城渐渐离我们远去，化做一团模糊不清的黑影。汽车飞速行驶，那团黑影象个魔鬼群，忽而升高，忽而扩展。有时，埃娜撇下海梅，窜到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呆呆地遥望着城里，不时发出几声幸福的感叹。

每到礼拜日，埃娜表现得格外文静和迟钝，象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有时高兴得只知道傻笑。她的举止使我这个来自乡下的姑娘触发一种以前几乎从未领略过的生理上的新的知觉，觉察到了尚未破土的幼芽的神秘骚动，感觉到了沙地上萎靡不振的海藻那种多情的魔力；潜伏着的活力，热切的期望，大海的强烈的诱惑，象一股甜丝丝的泉水涌向我这少女的心田。

“你别生造故事了！”当我看着宁静、灿烂的蔚蓝色海面，臆想着菲尼基人和希腊人，并想象着他们是如何在这块海面上乘风破浪时，埃娜使劲朝我嚷了一声。

埃娜兴致盎然，象投入情人的怀抱那样纵身大海里畅游。我享受着世上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到的幸福：在一对热恋着的年轻人放射出的几乎可以触觉到的晕轮中被拖曳着前进。这个晕轮使世界上的一切更激烈地颤动着，使世界散发出更强烈的芳香，使世界上充满了对各种情感的反响，同时，使世界变得广漠无边和深奥莫测。

外出游玩的那几天，我们常在沿海的小饭店里品尝海味，或到松林间的露天点心铺里野餐。有时会突然下起雨来，每逢这种情况，我就和埃娜挤在一起，蜷缩到海梅的雨衣里，而他自己则笑嘻嘻地任雨水浇淋……为预防春季气候的多变，海梅总在汽车的尾箱里预备着一堆应急的衣物。我不止一次穿

过他的毛坎肩和绒衣之类的衣服。那一年，天气也似乎暗中为我们助兴，我记得三月里我们就从郊区抱回了繁花盛开的杏枝，不久，开满黄花的游藤植物又在小花园的栏杆上随风摆动了。

每一次野游，埃娜总能在我的心灵中激起美好的希望，可是，礼拜天一过，这种希望很快又蒙上了一层暗淡痛苦的阴影。这倒不是说阿里巴乌大街上的家让我痛苦，那个家庭对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由于长期填不饱肚皮，我的神经对饥饿不再有什么反应了，它对饥饿已经麻木不仁了。可是长期的饥饿却使我常常产生莫名其妙的幻觉，这使我感到痛苦。有时，我会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而突然跟埃娜闹上别扭，气忿忿地离开她的家。可过不了多大一会儿，我又不声不响地走回去，默默地坐到她的身边继续学习。埃娜佯作不知，于是，我们又象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和睦相处了。当我在郊外漫步，或夜间因头疼难忍而推开枕头以减轻痛苦时，一想起无缘无故跟埃娜闹别扭的情景，我每每惊骇得暗自流泪。我想到了胡安，发觉自己的许多表现与他相仿。我连想也没有想到，我是因为缺乏营养而患上歇斯底里症了。月初我领到钱，首先买上一捧花送到埃娜的家里；给外祖母买一点甜食，这也说不清是出于怜悯，还是出于孝心；然后，给自己预备上几盒烟，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一到没钱吃饭时，烟除了可以给我提神外，还可以帮助我编造许多乱糟糟的计划。罗曼旅行一回家，我的烟便由他免费提供。我有时在房间里踱步徘徊；有时转到厨房门口，贪婪地吸进几口饭菜的香味；有时木然端坐床上。每逢这种时刻，罗曼常常睁大眼睛，紧跟在我的身后，脸上挂着怪里怪气的微笑。

有一天下午，我又暗暗地生上了埃娜的气，而且，忿忿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一气之下，离开了她的家，独自一人，紧锁着双眉在大街上走着，内心激愤的独白时续时断。“哼，我再也不到她家去了！”那种微笑，居高临下的架势，受够了！”……“只斜眼瞟了我一眼，拿我开心，她肯定会认为过不了几分钟，我又会乖乖地坐到她的身旁。”离开你的友谊我就活不了啦，哼，主意打错了！”对待我，这可是我不公正的自言自语的气话），对待我有什么特殊的！还不是跟对她的父母和弟弟们一个样，还不是跟对待那些受她捉弄的小伙子一个样！先是勾引人家，让人家爱上她，然后又一脚踢开，看着小伙子们痛苦，她反倒美……”我越想越觉得我的女友心术不正，几乎是个不值一提的贱女人……那天，我回家比任何一天都早。我心神不定地开始整理课堂笔记，当连我自己写的字都辨认不清时，我急得差一点哭出来。书包里掉出了一张名片，原来是我获得自由的头一个夜晚，赫拉尔多在环抱教堂的阴影中交给我的。

想起赫拉尔多，我心猿意马了。我记得答应过给他打电话，约他外出游玩，到巴塞罗那最美丽的地方去散步。我想，这也许会使我的心情轻松一下。我没再多想，立即拨了电话。他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很快约定好第二天下午外出散步。撂下电话，我象是经过了一场紧张艰苦的劳动那样，全身疲惫不堪。我早早地爬上了床，看着从阳台上透进的街道上的光亮慢慢入睡了。

醒来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什么事办糟了似的，浮现出似乎有谁通知过我安古斯蒂阿丝就要回家的朦胧印象。倘若真的那样，从她到家的那一刻起，人们的生活就又将发生变化。

她在家与否，表面上我们照常度日，对谁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只要她一进家门，肯定会有一根轻飘飘的无形的细线套住我们，将我们的生活牵向另外的方向。

我心里憋着一股子劲，硬是不想见埃娜，我上午没去学校。可心里却因为跟埃娜闹了别扭而痛苦难禁。她的优秀品质，她待我象亲姐妹一样真诚的许多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的脑海里闪过。直到那时为止，她是我遇上的唯一对我不怀偏见、与我赤诚相见的人。

下午，赫拉尔多到阿里巴乌大街找我去了。他习惯于将手插在口袋里，见了我也没有抽出来。他那粗糙的大脸和呆板的面容已经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他没穿大衣，也没戴礼帽，穿着一身非常可身的灰色衣服，使他更显得粗壮和结实；一头黑绒绒的鬃发跟黑人一样。

“你好，好漂亮的姑娘！”

说着，脑袋一摆，象在对一条家犬发号施令似的：

“咱们走吧！”

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

我们并排走着。象我认识他的那个夜晚一样，赫拉尔多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我发现他的话里穿插着背书，说话中不时引用某些作品的章节或只言片语。他先是夸我很聪明，他自己也不笨；接着又说他不相信女性的才智，一会儿又是叔本华曾说……

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去港口，还是去蒙特胡奇公园。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告诉他去哪儿都行。我默默地走在他的身旁，横过马路时，他拽着我的手。我们沿科尔特斯大街一直走到展览馆花园，蔚蓝色的天空，银光闪闪的喷泉和洒满

阳光金粒的展览馆的圆屋顶，使我的心情舒展了一些。园内春花烂漫，枝叶随风摇曳。五彩缤纷的花朵象火一样给人注入无限的激情。我们在花园里的小道上信步漫游。在一块被修剪得平平整整的丝柏映成暗绿色的空地上，我们看到了倒映水底的一尊维纳斯<sup>①</sup>白色塑雕像。不知出自谁的恶劣手迹，塑像的双唇被涂上了红色。赫拉尔多和我气愤地对视了一下。他那气愤的目光，使我觉得他变得可亲了。他蘸湿手绢，仗着他强壮有力，一蹿身，爬上了塑像，用湿手绢将大理石塑像的双唇擦拭得干干净净。

这件小事，使他给我留下了一点好感，谈话也亲切随便一些了。在我们散步的长时间里，赫拉尔多不停地谈论着自己，最后，他又想了解我在巴塞罗那的情况。

“就你自己吗？嗯？没有父母吗？”

他又一次成了我心里厌恶的对象。

我们朝观海台的方向走去。暮霭中，地中海碧波荡漾的海面变成了万顷红浪，宛如红酒在巨樽中轻轻地摇荡。我们坐在饭店外的花畦间观赏着大海，俯瞰之下，巨大的港口变成了细微的一堆；内港里，有几处生锈的铁架明显地露出水面，那是战争中沉没的军舰。我们的左边，面对着大海的开阔地上，是西南坟场里的丝柏。那里忧郁冷清，氛围凄凉惨人。

离我们不远的花畦间的小桌上，有几个游人在野餐。长时间的散步和略带咸味的海风唤醒了我一直处于沉睡中的胃口，我两眼贪婪地扫视了野餐的小桌。赫拉尔多顺着我的目

<sup>①</sup> 维纳斯(Venus)，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佛罗狄忒(Afrodesen)。

光也看了一眼，他接着说话的口气里带有某种蔑视，同时也明显地流露出，假如我给他肯定的答复，那就只能说明我下贱和无知。

“你什么也不想吃，是吗？”

说完，立即抓住我的胳膊，说是要带我去看一处更优美的风景，拽着我赶紧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方。他那时留给我的印象是：吝啬、讨厌、可恨。

不一会儿，我们背对着大海，展现在我们脚下的，是繁华的巴塞罗那全城。

赫拉尔多目不转睛地看着城市。

“巴塞罗那是多么美丽和繁华的城市啊！可这里的生活又是多么艰难哦！”他若有所思地感叹着。

象是对我的坦率的忏悔，他的话感动了我。我想，这番话大概是对他刚才那粗鄙言行的婉转解释。在巴塞罗那的那些日子里，我看透的真相并不多，但有一点我明白了：贫困掩饰在形形色色的外表之中。赫拉尔多就是一例，身着上等衣料，饥肠辘辘的肚子却无法填饱……被一时的感情冲动所驱使，我把手搭到了他的手上。他一下子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明显地感觉到了他的激情。那一刻，不知道出于什么感情，我直想哭出来。赫拉尔多吻着我的头发。

赫拉尔多没有放开我的手，我们仍然依偎在一起，然而，我的心却已冰冷了。那时，我的追求者是那样厚颜无耻，而我在这类问题上却执拗地保持着真诚的纯洁。在那之前，我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男人的吻，而且，我早已打定主意，第一个吻我的人将是我从所有的追求者里选中的一个。赫拉尔多轻轻地吻着我的头发，我意识到这是同病相怜的冲动招致

的后果。立即愤怒地拒绝他，未免显得无聊和可笑。赫拉尔多又一次柔情地吻我时，我产生了一种荒谬的错觉，以为是黄昏中的几片阴影掠过了我的眼前；犹豫不决的心开始突突地跳动。可我又愚蠢地认为，无条件地忍受他那种爱抚，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感觉到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转眼之间他已经深深爱上我了。那时我还十分愚昧，不知道他也只不过是生下来就只会干遗传留种那类事的无数男子中的一个，当他们跟女人呆在一起时，心里不会有其它的念头；他们的头脑，他们的身体，都只是为女人而生，为女人而长的，别无他用。赫拉尔多猛然抱住我，在我的嘴唇上亲吻。我冷不防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心中立刻本能地激起了反抗的力量，一伸手，狠命地将他推了出去。他粗厚的嘴唇给我留下的热气和唾液恶心得我直想呕吐。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推开他之后，立刻转过身撒腿奔跑。他在我身后紧追不放，赶到我身边时，我全身战栗着站住，力图认真思考一下，赶快想出一个对策。我突然想到，他大概是将我和他的握手当成了爱情的试探。

“对不起 赫拉尔多，我十分诚恳地对他说，……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爱你，我并没有爱你。”

我把心头的真实想法痛快地表达清楚了，心情也松快了一些。

他象捡起丢失的东西一样挽住了我的手臂，粗鲁、蔑视地盯着我，我吓得从头顶凉到脚心。

乘电车返回的路上，他用象父亲一样的口气教导着我，要我注意自己的品行，以后不许疯子一样东颠西跑，不应该单独和小伙子外出。我没有做声，默默地听着。渐渐地，我意

识到他的话与安古斯蒂阿丝平时对我的絮叨同出一辙。

我向他保证，今后不再和他外出散步。他露出惊讶惶恐的眼神，对我说：

“不，姑娘，跟我，是另一码事。你看不出吗，我是好心好意劝导你……我是你最靠得住的朋友。”

他为自己的表演而得意忘形了。

跟在中学时代那个好心的小修女开导我的那天一样，我情绪消沉沮丧。那个小修女悄悄地告诉我说，我女孩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是个女人了。我不适时宜地突然记起了小修女的话：“不必害怕，不是生病，正常的生理现象……”我想：“……所以，这个该死的男人成了第一个吻我的人……看来，这也很可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怪事……”

我有气无力地爬上了楼梯。户内户外处处是茫茫的夜色。安东尼娅多少带点奉承讨好的意思给我开了门。

“有位小姐找您来了，金黄的头发。”

我身上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心情也很沉重。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百感交集，几乎要流眼泪。毫无疑问，是埃娜主动找我来了。

“跟罗曼先生呆在客厅里呢，”女仆接着补充说，“他们在那儿呆了整整一下午了……”

我心里一震，一句话没有说。“她结识罗曼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想，“她会怎么想呢？”不知道为什么，一种深深的激怒紧跟着好奇心涌上心头。正在这时，罗曼弹起了钢琴，我疾步跑向客厅的门口，紧敲了两下门，没等回音，我就破门而入了。罗曼立刻皱起眉头，停住了手。埃娜斜靠在靠背已经破旧的沙发的扶手上，象是刚刚从一场漫无边际的睡梦中

惊醒。

钢琴上放着一截蜡烛头——我想起了在那个房间里度过的许多夜晚——燃烧着，不安地跳跃着的长长的火苗是整个房间里唯一的光亮。

起初的一刻，三个人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接着，埃娜朝我走来，和我拥抱。罗曼亲热地对我笑笑，站起身来。

“好了，我该走了，小家伙们。”

埃娜向他伸出手，两人含情脉脉地对视着。埃娜象猫一样锃亮的眼睛里情火闪闪。我开始感到恐惧，象是钻在被窝里的暖乎乎的身子上突然搁上了一块冰。那时，我觉得一根头发一样纤细的线将我的生命分成了两截，象一个被猛烈撞击在石头上的玻璃杯一样，我的生活被击得支离破碎。

当我从地板上抬起目光时，罗曼已经离开了房间。埃娜吞吞吐吐地对我说：

“不早了，我也该走了……我想一直等到你回来，因为你有时会干出不顾一切的事来……而且，也不……好了，再见……再见，安德烈娅……”

我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 第 十 三 章

第二天，埃娜在学校里开始设法回避我了。以前，每逢课间休息，我们差不多形影不离，一起度过。一旦离开了她，我象失魂落魄一样，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她走到我的身边，说：

“安德烈娅，今天下午你就别到我家去了，我要出去……”

最好这些天你都别去。什么时候可以去，我告诉你，我肯定会及时通知你的。我手头有件事要办……你可以去查词典……”（我的课本不全，也没有希腊文词典，那本留着考学士学位的拉丁文小词典又残缺不全，所以，翻译练习我从来都是和埃娜一起做的。）停顿了一下，她又苦笑着说：“词典也无法借给你用了，实在遗憾……真烦人！考期临近了，我晚上得用……你只好到图书馆去学习了……实在抱歉，安德烈娅。”

“没关系，埃娜。”

跟头天下午一样，我的心情压抑沉闷，不过，现在可不再是一种预感了，某种不吉祥的事真的发生了。埃娜与罗曼告别时的眼神在我心中产生的不快，怎么也无法减轻。

“那就这样吧……有急事，我得走了，安德烈娅。我不能等着跟你一起走了，因为我跟博内特约好了……啊！你看，他在那儿招手呢。再见吧，亲爱的。”

她一反常态，亲吻了我的面颊，尽管嘴唇只是从我的脸上一掠而过。再一次提醒我之后，她急匆匆地跑走了。

“得到我的通知之前你就别到我家去了，去也碰不上我。知道了吗，安德烈娅，希望你不要为这事烦恼。”

“放心吧。”

她平时并不喜欢的追求者中的一个，那一天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地陪着她走出了学校。

从那天起，我生活中失去了埃娜的陪伴。星期日又快到了，已经只限于在学校里朝我笑笑，远远地打一声招呼扭头就走的埃娜，一直没有向我发出让人感兴趣的通知，也没有提起和海梅去野游的事。

我再一次深深地陷入了孤单寂寞之中，不过，象对待无

可奈何的命运一样，我只好顺从地忍受着。从那时起我懂得了，人们对巨大的折磨往往比对每天琐碎的烦恼更容易忍受。

家里，格洛里亚以我在她身上从未见过的神经质接待着日见生机的春天。她经常独自暗暗掉泪。象是要给我透露一件事关重大的秘密那样，外祖母悄悄告诉我，格洛里亚在担心又一次怀孕了。

“要是早几年，我是不会跟你说这些事的……你还是个姑娘。可现在，战争之后……”

可怜的老人不知道该向谁倾吐内心的不安。

其实，她们只是一场虚惊，格洛里亚没有怀孕。真正让人难受的倒是四、五月间异常的气候。还是早春时节，可天气比盛夏还热。阿里巴乌大街两旁的大树上——照埃娜的说法，城里的那些树上散发着臭气，散发着长满树木的坟场的气味——挂满了近乎透亮的嫩叶。格洛里亚常常拧着眉头，靠窗站着，面对着户外欣欣向荣的春色长吁短叹。有一天，我看着她洗一件她自己的想换领口的衣裳，洗着洗着，她气嘟嘟地往地上一摔：

“我才不会干这些破活儿呢！”她气忿忿地自言自语说，“不会！不会！我不会干！”

其实，谁也没有强迫她去干。她气哼哼地钻进了自己的房间。

象是有什么喜事临门，罗曼喜在眉梢，精神爽朗，有时候甚至也能和颜悦色地跟胡安搭讪几句了。胡安也似乎受到了某种鼓舞，总是笑哈哈的样子，有时还在他哥哥的肩上轻轻拍几下。可是，兄弟俩亲热的谈话结束后，胡安和妻子之间总得有一场声嘶力竭的吓人的叫喊。

一天，我听到罗曼在弹一首我仿佛熟悉的曲子。那是他为花神谱写的迎春曲。据他自己讲，那曲子只会给他带来晦气。格洛里亚呆在客厅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偷听。我走进罗曼的房间，看着他摁在键盘上的双手。他终于面带愠色地停住手，问我：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姑娘？”

很明显，罗曼对我的态度也变了。

“罗曼，那天你和埃娜都谈什么啦？”

他露出吃惊的神色。

“我认为没谈任何特别的事情。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没有，她什么也没跟我说。不过，打那天起，我们的关系破裂了。”

“哦，姑娘……我跟你们在学校里的那些趣事可没有任何瓜葛……我还不至于可恶到那种地步！”

说完，他拔腿走出了房间。

下午的时间我感到格外难熬。以前，每天下午我先在家整理完笔记，然后上街转一圈，不到七点，我准在埃娜家里出现。埃娜每天晚饭后去看海梅，但一到七点准时回家和我一起做翻译练习。有时，我们在大学里要好的一伙全都集中到埃娜的家里，那样，我整个下午都得在她家里度过。那些好表现自己文学才华的小伙子给大家朗诵自己的诗作，最后，埃娜的母亲总得给我们唱一两支歌。每逢这种日子，我都留在埃娜家里吃晚饭。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已经属于过去了。有时候，我一想起那刚刚在我的生活中萌生、又自认为不会再改变的要素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又是怎样永远消失了，我的心就不寒而栗。学年就要结束了，考试的阴影越来越紧迫地

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朋友们在埃娜家的聚会渐渐停止了，我和埃娜之间也再没谈起什么时候可以去她家的问题。

一天下午，我和庞斯在学校图书馆里相遇了。一见到我，他特别地高兴。

“你也常到这儿来吗？以前可没见你来过。”

“常来，到这儿来学习……因为我没有书……”

“真的？我可以借给你。明天我就给你捎来。”

“那你自己怎么办？”

“什么时候要用，我再跟你要不就行了吗？”

第二天，庞斯给我带来了从未打开过的新书。

“你留着用吧，今年我家买了一批双套课本。”

我窘得几乎要哭，可是，我能对庞斯说什么呢？他很热心地问我：

“你跟埃娜疏远了吗？”

“不，还是朋友，只是因为临近考期，我去看她的次数少了。”

庞斯是个天真的小伙子，身躯矮小瘦弱，两条长长的睫毛使他的眼睛甜蜜温柔。有一天，他心情异常激动地在学校找到了我，迫不及待地对我说：

“告诉你，安德烈娅，你听着……以前，我不敢跟你说，因为我没得到带女同学去的许可。但我跟他们多次提起过你，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我说的是我的朋友吉索尔斯。最后他说可以。你听明白了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吉索尔斯。

“不明白，没法听明白。”

“嘿！真是，我真糊涂，我几乎从来没跟你谈起过我的

朋友们…… 这里的朋友，学校里的朋友，其实都不是我真正的朋友。吉索尔斯、伊图迪阿加……那些人才真正是我的朋友哩。反正你会认识他们的。他们都是些艺术家，有的画画，有的著书。那里可真是一群豪放的艺术家的天地，是个富有诗情画意的世界。他们中不存在因袭的社会偏见……普霍尔，吉索尔斯的一个朋友，当然了，也是我的朋友，他可是个少见的人物，打着长羊毛绒领带，蓄着一头长发……我们常在吉索尔斯的画室里聚会。对了，他是个画家……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我是说，作为一位艺术家，他还很年轻。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岁数也确实不大，才二十岁……然而，才华横溢。迄今为止，从没一位姑娘去过那里。他说他怕女人们，厚厚的脂粉会把他吓坏，担心姑娘们会说些不着边际的疯话。我跟他们说你从不涂脂抹粉，也不描眉画脸，说你的眼睛明澈水亮。这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而且，让我今天下午就带你去。画室就在老市区……”

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试探性的邀请，我愉快地答应跟他同去画室。

我们沿老市区的街道，走了好长一段路程。庞斯兴致盎然。在我眼里，他一向是个非常可亲的小伙子。

“你去过海上圣母玛丽亚教堂吗？”他问我。

“没去过。”

“你要是想去，咱们进去看一眼。这是按照加泰隆尼亚哥特式风格装饰起来的典范。我认为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当战火烧毁它时……”

海上圣母玛丽亚教堂以它独一无二的奇特装饰呈现在我的眼前，钟塔的风格独树一帜。教堂前是一块面积不大的空

地，对面是杂乱无章的破旧的房屋。

庞斯将他的宽沿帽让给了我，笑咪咪地看着我折叠起来戴到头上。我们走进了教堂，正堂高大凉爽，有几个虔诚的女教徒在那里诵经祷告。我抬眼看到映得灯苗昏暗不明的石块之间，堆压着几只镶玻璃的窗框。这种令人痛心的毁坏充满了诗意，使这块地方显得更加高尚。在正堂稍留片刻后，我们从一个侧门走出了教堂。另一个侧门的门洞里，坐着几个卖丁香和金雀花的女人。庞斯给我买了一束红白相间、郁香扑鼻的丁香。看着我兴致挺高，他双眼里闪烁出更加喜悦的光彩。离开教堂，他领着我一直走到蒙卡达大街，吉索尔斯的画室就在那条街上。

我们跨进庭院的大门，门楼上有一面石盾。院子里一派恬静的气氛，一匹套在大车上的马正安静地咀嚼草料，几只母鸡不声不响地在满院啄食。我们沿一条威严的满是裂纹的台阶拾级而上。走到最高一层，庞斯拉起垂在门上的一根细绳叫门，远远地从屋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小铃声。给我们开门的小伙子身材高大魁梧，庞斯还不到他的肩高。庞斯和他热烈拥抱，我以为他就是吉索尔斯。

“安德烈娅，这是伊图迪阿加……他刚从莫纳斯特里奥回来。他去了一个星期，沿贝克尔<sup>①</sup>的足迹考察去了。”庞斯向我介绍说。

伊图迪阿加细长的手指捏着一个烟斗，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我，尽管他的身材与表情令人敬畏，其实也只不过是

<sup>①</sup>贝克尔(Becquer, 1836—1870)西班牙诗人，以抒情诗和散文传说著名，被称为西班牙的缪塞。

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年轻人。

伊图迪阿加领我们穿过几个空空荡荡、布局紊乱的房间，沿着一条迷人的曲径，走到了吉索尔斯的画室。那是间宽敞的屋子，光线明亮。室内安放着一套套的椅子、沙发和一把很宽的安乐椅；小桌上的杯子里，倒插着画笔，象鲜艳的花束。

满屋都是吉索尔斯的作品，墙上贴着的，画架上搭着的，地下铺着的，家具上放着的，全是他的画作。

我的腿刚迈进屋，围坐在一起的两三个小伙子同时站起身来。吉索尔斯体格健壮，表情欢快，体形匀称，象是个文静的运动员，与庞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认识了那位著名的普霍尔，他戴着长毛绒领带，羞羞答答的，象个腼腆的姑娘。不一会儿，我观赏了他的画，是一丝不苟地照毕加索的蹩脚画描下的——当然，他本人的天才是不会被临摹埋没的。临摹画的蹩脚，不是普霍尔本人无才，也不是他十七年专事拓印他老师的作品的过错。那伙年轻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图迪阿加，他说话时摆出虚张声势的架势。喜欢粗声粗气地扯着嗓子叫喊。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得知，他已经写完了一部四卷小说，可是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惠顾。

“朋友们，太美了，那地方美极了！”他指的是莫纳斯特里奥，“我可知道什么叫宗教才华，神的赞歌和永久的隐居了……可惜我身边没有朋友，没有爱情……安德烈娅，假如没有悬而未决的爱情牵挂着我的心，我将会象空气一样自由。”他边朝我边走边说。

我看到他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后天，吉索尔斯，后天我将和马托雷尔决斗，没有其它办法。你也去，壮壮我的胆子。”

“不，不等到后天咱们就设法解决，”吉索尔斯说着递给我一支烟，“你可以放心，我设法妥善解决……因为马托雷尔对兰贝拉斯大街上的一个卖花姑娘说了一句粗话，你就想跟他决斗，这未免太可笑了。”

“兰贝拉斯大街上的一个卖花姑娘？说得倒轻松！她跟任何女人都一样吗？”

“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可在那之前你并没有见过她，而马托雷尔又是咱们的好朋友。也许，他有点冒失，但毕竟是个好小伙子。我提醒你一下，他把这一切都只不过当成一场玩笑。你们应该和解。”

“和解不行，先生，”伊图迪阿加几乎吼叫起来，“马托雷尔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了，从……”

“好吧，咱们现在吃饭，要是安德烈娅愿意效劳，面包和火腿就在门后……”

庞斯一直微笑着，观察着我对他的朋友们的反映。我煮好咖啡，倒在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古老的细瓷杯里。庞斯告诉我，这些杯子是吉索尔斯从恩卡特斯买来的，平时他细心地收藏在玻璃橱里。

我仔细观察了吉索尔斯的画，特别是那些海岸风景画。一张庞斯的头像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尽管没有专门办过他的画展，但看来吉索尔斯的画销路不坏。我暗暗地将他的画与胡安的作品作了比较，吉索尔斯的艺术水平要高得多。当他们谈起有一张画可卖上千个比塞塔时，胡安的话象一道迅猛的闪电从我的耳边掠过：“你想想，我给格洛里亚画的裸体像只值十个杜罗吗？”

他们那种豪放不羁的生活气氛，使我感到轻松舒畅。普

霍尔是他们之中唯一衣着邋遢、双耳污垢的。他一声不吭，闷着头狼吞虎咽地吃着。别看他一副穷相，后来我听说他也是富家子弟。吉索尔斯本人是个有万贯家产的工厂主的儿子，庞斯和伊图迪阿加的家庭在加泰隆尼亚的产业界也都颇有名望。当人们告诉我庞斯还是他家的独生宠儿时，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对我，我父亲一点也不理解，”伊图迪阿加吵吵嚷嚷地说，“他一心想成为百万富翁，你们说，他怎么能和我想到一起？我磨破了嘴皮，可他就是不肯拿钱出版我的小说，他说这是赔本的买卖……最糟糕的是，最后一次恶作剧之后，弄得我的钱非常紧，他不让我手头有分文积蓄。”

“这说明那场戏的效果好啊！”吉索尔斯笑哈哈地拿他打趣。

“不，我并没有骗他！……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加斯帕尔，我的儿子……听说你把我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你的两千个比塞塔花得一个不剩啦，我没有听错吧？’这事儿是在圣诞节的十五天之后发生的。我回答说：‘对，爸爸，全花了。’……于是 他眼皮往下一耷拉 说：‘你现在就一笔一笔给我说清楚 钱是怎么花的？’

“我将开销一项一项地算给他听，可他并不满意。我突然又想起了一笔，对他说：

‘其余的钱我借给了洛佩斯·索莱尔 借给了可怜的……’

“他听了之后那个凶相，你们可想象不到。嗨，他象老虎似地咆哮起来了：

‘好！你把钱借给一个无赖。借？他还你个屁！我恨不得现在就给你一棍子！……二十四小时之内，这笔钱你若是要

不回来，我就将洛佩斯·索莱尔送进监狱。而你，一个月之内除了白水和面包，什么也别想吃！……我看你还挥霍去！’

‘爸爸，这可不好办，他现在已经到比尔瓦奥去了。’

“我父亲慢慢垂下了双臂，泄了气似的。可是，他马上又恢复了元气：

‘今天夜里你就去比尔瓦奥找他去，让你哥哥陪你去！混蛋一个！你就等着吧，我让你再去乱花我的钱！……’

“当天晚上，我和哥哥坐软卧车厢出发了。你们知道我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吗？那脑袋，简直是个木头疙瘩，世上少见。到了比尔瓦奥，我陪着他走访了父亲所有的亲朋好友。洛佩斯·索莱尔已经离开比尔瓦奥去马德里了。我哥哥给巴塞罗那挂了长途，说明了情况。我父亲跟他说：‘去，你们也去马德里！你知道，伊格纳西奥，对你，我是放心的。我已经下了狠心，非得教训教训加斯帕尔不可。’

“于是，我们又坐上了软席，奔马德里而去。到马德里，我们终于在卡斯提亚咖啡馆里找到了洛佩斯。一见我，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张开双臂扑向我。当明白了我找他的用意时，他脸色一沉，骂我是谋杀犯，发誓说还帐之前先得宰了我。可是他一抬头发现了站在我身后的伊格纳西奥拳击家一般的拳头，他马上转过身去，在他的朋友中东拼西凑，乖乖地将钱如数还给了我。我哥哥得意地将钱装进了他的钱包，我和洛佩斯·索莱尔从此成了冤家。……

“回到家里，我父亲狠狠训了我一顿。训完之后对我说，为了惩罚我的过失，要回的那笔钱归他所有，而且，为了抵消我们旅途的损失，八天之内不给我零花钱。伊格纳西奥不慌不忙地从钱包里掏出了洛佩斯·索莱尔还给我的钱，送到父

亲手里。一点数，那个可怜的男子汉气得浑身抖抖的，活象摇摇欲坠的城堡。

‘怎么回事 就这点钱 ?!’他瞪着眼朝我吼叫。

‘爸爸 这就是我借给他的钱。’我回答他说。朋友们 打那之后，我可遭了罪了……我现在想自己攒钱出版小说。’

我们一边听他叙述，一边乐得哈哈大笑。

“ 嗯！ ” 伊图迪阿加的目光转向一幅反挂在墙上的画，说，“ 那幅真理的画像，为什么要背对着咱们？ ”

“ 因为罗曼塞斯来过，他是个评论家，又是五十开外的人了，让他看到了多不好…… ”

普霍斯一下子站起身来，转身走向那张小画。黑色的底色上写着白色的粗体字：

感谢上帝，我们比老一辈更有才华

—— 奥梅罗

签名的笔迹庄重，我看了不由得暗自发笑。我非常愉快地在他们中间度过了半天。那种无拘无束、天真纯朴的气息轻拂着我的心灵。

## 第 十 四 章

那一年的考试，其实并不难，可考前我一直心急火燎的，进行着紧张的准备。

“ 你这样会累坏的，” 庞斯告诫我 “ 你看我一点也不犯愁。当然啦，下学期可不一样，得弄张进学院的许可证。 ”

本来，考试即使再难一点，我也用不着那样拚命的。可是，我记忆力衰退了，经常头疼。

格洛里亚告诉我说，埃娜来看过罗曼，罗曼还给她弹奏过他自己谱写的小提琴曲子。在这类事情上，格洛里亚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你说 安德烈娅 他们会结婚吗？”格洛里亚冷不丁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倒象是一副热心肠的样子，象是春天的气息终于深深地钻进了她的五脏六腑。

“埃娜跟罗曼结婚？你也真想得出来！”

“咳 你这孩子 我也只不过这么说说 我看她来的时候打扮得那样齐整……象是富家子女……也许罗曼有这个想法。”

“别尽说蠢话了，他们之间不会有一点这种意思……算了，不跟你说了，你这个女人，尽胡说八道。埃娜到这里来，你放心，除了听音乐没有别的事。”

“那她为什么不进去和你打个照面呢？”

是啊，这一切是多么蹊跷呀！我的心简直要蹦出胸膛。

在学校里，我每天都能见到埃娜，有时也说几句话，但是，亲近话已经没有了。既然没有体己话好说，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关于她的私事，埃娜对我守口如瓶了。有一天，我彬彬有礼地向她问起了海梅。

“他挺好。”埃娜说，“……礼拜天我们不再一起游玩了。”她的视线很快避开了我，也许是不想让我看出她的烦恼。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呢？

“罗曼又外出了。”我冒失地说了一句。

“知道了。”

“噢……”

我们都无话可说了。

“你家里人呢，都好吗？”我壮着胆子，试探着问了一句，

倒象是我们已多年不见了似的。

“妈妈病了。”

“我得空给她送花儿去……”

埃娜看着我，她那种看人的方式我从没见过。

“安德烈娅，你的气色也不好啊……今天下午咱们一起去散散步，行吗？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你会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去蒂比塔博公园。你要是能和我一起在那儿吃晚饭，我会很高兴的……”

“你手头那么重要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吗？”

“没有，还没有。你别讥讽我……不过，今天下午你要是舍得陪我，我可以给自己放假。”

我不欣喜，也不冷淡，由于已有的裂痕，我觉得我和埃娜间友谊的魅力已经不那么强了。不过，我心里还真诚地喜欢着她。

“好吧，……如果不影响你，咱们就去吧。”

她抓起我的一只手，掰开我的手指，看着我干瘪的手上纵横交错的掌纹，捏捏我的掌骨，又心疼又内疚地说：

“看你这手，瘦成这样子……这些日子，都是我的过错，请你原谅……这些天不光是对你……不过，今天下午咱们跟以前一样，到松林里撒野去，肯定会过得愉快的。”

那天下午我们的确过得不错。一旦和她在一起，我对任何事物又都恢复了兴趣，我们有说有笑，又变得愉快活泼了。我给她讲了伊图迪阿加的趣事，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我的新朋友们的情况。从巴塞罗那城后的蒂比塔博公园，可以看到茫茫的大海。一条郁郁葱葱的松林带，沿着下斜的山坡，在稠密的树林间时隐时现，一直延伸到城市的边缘。城市周围，一

片葱绿。

“那天我到你家去了，”埃娜对我说，“想去看看你，等了四个小时。”

“家里人没跟我说。”

“你不在，我到楼上罗曼的房间去了。他对我客客气气，给我弹钢琴，不时停下来给女仆打电话，问你回家没有。”

一层阴云悄悄地从我的心间钻出，爬上了我的脸庞。埃娜很快发觉了，她的兴致也一落千丈。

“安德烈娅，你身上有些东西我是不喜欢的。你为你自己的家庭害臊……可是，罗曼却是个少有的艺术家……倘若将我的舅舅们介绍给你，你即使打着灯笼细找，也不会从他们身上发觉一丁点精神的火花。我父亲本人便是个粗俗的庸才，没有任何灵感……这并不是说他不好，你知道，他还是个漂亮潇洒的男人。可是，我也许比我母亲更清楚，她若是跟罗曼或她真正心爱的某个男人结婚的话……当然了，我说罗曼，只不过是拿他当个例子……你舅舅可的确是个非凡的人物，他一看别人的眼色，就知道别人想的是什么，就明白……有时候大脑似乎紊乱，可是，安德烈娅，你也不是这样吗？你很象你舅舅，正因为如此，我才愿意在学校跟你交朋友的。你有一双闪亮的眼睛，走起路来不紧不慢，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什么都漫不经心……我们常常笑话你；可是，我心里一直暗暗地想结识你。有天上午，我看着你冒着大雨走出学校……那是学年初的事，你大概已经没有印象了。大多数男生都在门洞里躲雨，我身边虽带着雨伞雨衣，仍不敢往倾盆大雨里钻。不一会，我突然看见你连围脖都没系一条就走出了学校，一点遮挡的东西都没有，而且还跟平常一样迈着慢

腾腾的步子……我记得可清楚啦，风和雨不停地跟你捣乱，将你的衣服掀起，你鬈曲的头发水淋淋地贴到脸上。我跟在你后面走出学校，大雨象山洪一样倾泻下来。你停下脚步，眨眨眼，象是感到惊奇的样子，然后，象是发现了一个可靠的藏身之所，你向花园走去，身子靠在花园的栏杆上。你在那里靠了至少有两分钟，直到你自己发觉在那儿靠着跟在大马路上走没有任何区别时才又起步离开。那情景让人又心疼又好笑。你那样子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想，我是从那时起对你产生好感的……不久你就生病了，还记得吗？”

“记得 还记得。”

“我知道，我要是成为罗曼的朋友，你的心里是不会痛快的。我早就求你引见了……以后我明白了，我要想继续做你的朋友，想结识罗曼就不可能……我去你家找你的那一天，当你见到我和罗曼在一起时，你竟然无法掩饰你的不快甚至愤怒。第二天，我看出来了，你是想跟我谈这件事的，也许，是做好了跟我算帐的准备。当然，这也许只是我瞎猜……不过，我心里对你是不怎么满意的，不再那么渴望着见你了。你应该明白，我有权选择自己的朋友；对罗曼，我并不想否认，我对他非常感兴趣，这里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因为他是天才，因为他……”

“你应该知道，他是个并不怎么样的人。”

“我不想在人们中间寻找仁爱，也不想在他们中间获取什么良好的教益，……尽管我认为要想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良好的教益是必不可少的。我喜欢那些以与众不同的眼光对待生活的人。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大概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跳出过碌碌无为的庸人们的圈子……我可以断言，我父亲和我的

弟弟们都是些自命不凡的人，他们都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作为的才子，认为自己通晓一切，曲直分明……不管在什么事实面前，他们从不会因为自己搞不通而伤心劳神。”

“那么说，你不爱你爸爸？”

“当然爱他们 这是另一码事……而且 我得感谢上帝 是他造出了这么个美男子，又生了个长相与他相象的女儿……但是，我一直不理解，我母亲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我母亲的心情是我小时候最大的痛苦。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她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我总是悄悄地观察她，我越来越坚信她是个不幸的女人。当我以后发现她真的爱我父亲，家中的日子过得挺顺心时，我反而产生了一种失望和沮丧的情绪。”

埃娜的表情阴沉严肃。

“对他们的事，我当然只是袖手旁观。我这一生中，一直在设法逃避我那些四肢发达、大脑简单、地位显贵的亲友们……说他们大脑简单，他们又很聪明，是另一类的另一种聪明，而且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成了令人讨厌的人……我倾慕那些具有使生活丰富多彩的棱棱角角的人，即使他们是些不幸的人，是在愁云中度日的人，譬如你……照我家庭的看法，这些人是应该避而远之的灾星。”

我抬起头，看看埃娜。

“撇开我母亲不谈……对我妈妈，谁也不了解，谁也猜不透在她身上将会出什么事。也正是这一点使她具有诱惑力……拿你来说吧，假如我父亲和外祖父了解你的实际情况，假如他们象我一样了解你，知道你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晓得你为了和那些百万富翁家金镶玉裹的小姐们媲美，三天不吃饭也没买上一件相中的衣服……假如他们知道你喜欢夜间独

自在马路上闲逛，假如他们知道你从来无法满足你自己有时甚至是非常简单的需要的话，你认为他们会怎样看你呢？……信不信吧，安德烈娅，他们见了你不跟见了魔鬼一样忙不迭在胸前划十字才怪呢！”

埃娜转到我跟前，和我对面站着，双手架到我的肩上，看着我，说：

“而你 亲爱的 今天下午也好 以前也好 对你舅舅 或者说，对你家庭所采取的态度，跟我的亲戚一模一样……我只不过到你家里去了一趟，你就表现得那样恐慌。你以为我对你的家境一无所知吗？实际上，打我认识你的那天起，你的处境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下决心要解开这个谜。”

“埃娜，你看错了，罗曼和我家的其他人，唯一的长处是能让你明白，他们比你认识的所有的人都更坏，他们的生活是愚昧的，肮脏的。”

我预感到她不会相信我的话，语调急切而紧促。

“可是，那天我去你家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多么奇异的景象啊，那情景简直让我神魂颠倒。我做梦也没想到过，在阿里巴乌大街上，罗曼能给我提供那么一幅奇妙的画面：在古代匪穴一样的房间里，他对着烛影为我弹琴……你大概不知道，我一直是多么爱你，你在那么个魔幻似的环境中生活，这引起了多大的兴趣啊！我对你的了解更深了……也更喜欢你了，直到你回家……然而，你并不了解我的内心，反而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一下子将我深受感动的心伤害了。你掩饰不住你对我的愤恨，原因就是 I 进了你的家门，想认识了解那里的一切……安德烈娅，你们家没有我不感兴趣的东西，从你们那个巫婆一样的女仆到罗曼的鹦鹉……”

“至于罗曼，他是不是只有热恋这种环境的优点，请你今后不必在我面前下这样的结论。我认为他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你若是听他讲解一下他自己谱写的歌曲，你也会承认这一点的。”

我们乘电车下山回城，傍晚温和的微风不时轻拂着埃娜金色的细发，使她显得更加标致秀气了。

“你想什么时候去我家就什么时候去……我曾让你别去，请你原谅，那是那时候的事。你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女友。妈妈常向我问起你，看来她对你放心不下了……她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女友高兴。从我懂事的那一天起，围着我转的全是男孩子……”

## 第 十 五 章

我一路上头疼着，回到家正是吃晚饭时间，家里却毫无动静，我感到很奇怪。女仆坐在厨房里，以反常的轻快摇晃着身子，抚摩着夹在她双膝之间的狗的脑袋。象是电流从她身上流过，她不时紧张地战抖一下，偶尔露出黄绿的牙齿，张嘴嘻笑。

“要出丧事了。”她对我说。

“怎么回事？”

“小东西快完了……”

我发现胡安夫妇的房间里亮着灯。

“医生来过了，我也去过药店，可人家不肯赊帐。自从可怜的父亲去世后，这个家庭里发生的事，全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对吗，特鲁埃诺？”

我走进胡安夫妇的卧室。为了让小孩安静，胡安做了个灯罩，挡住了光线。小孩似乎已经不省人事了，小脸蛋烧得通红。怕小孩躺在摇篮里憋死，胡安将他抱在臂弯里。外祖母表情痴呆，象只木偶，她双手伸进裹小孩的被单里，抚摩着小孩的小脚，嘴里嘟嘟啾啾地念着玫瑰经，奇怪的是没有掉眼泪。胡安和外祖母坐在宽大的双人床床沿上；床里边，格洛里亚学着摩尔人的姿势，靠墙角坐着，专心致志地占纸牌，跟平时一样，披头散发，身上脏乎乎的。我想，她可能又是在玩“隐士”<sup>①</sup>了，她常常自己耍这种把戏。

“孩子怎么啦？”我问他们。

“还不知道是什么病呢，”外祖母赶紧回答我说。胡安瞧了我一眼，说：

“医生说是肺炎 我看是胃的毛病。”

“哎！”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这小家伙体质很好，这点烧他能抗得住。”胡安说着，将小孩的头轻轻搂紧，贴到他的胸口上。

“胡安！”格洛里亚突然叫了一声，“你该走了！”

他忧心如焚，心疼地看了看小孩。我那时若能想起他以前骂人的架势和粗野的语言，我一定会惊奇的。他说话的语调竟然是那样富有感情：

“我还去吗 格洛里亚？……你说呢 这小家伙只要我抱。”

“我说呀，小子，咱们没有考虑要不要去的福分。这可是天上掉下这么一个你可以安稳地挣几个钱的机会。家里，不

<sup>①</sup> “隐士”或叫作“孤独”，西班牙一种玩纸牌的方式。这种游戏由一个人按不同的方式分牌，若所分各摊牌的点数相等，则说明“孤独”被赶去了。

有我和妈妈在吗？而且，仓库里有电话，有吗？万一情况危急，我们可以给你去电话……巡逻值勤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到时候你可以回来嘛。过了这个村可没那家店。”

胡安刚站起身，小孩立刻哼哼起来。他咧开嘴微笑了一下，这是他身上少见的苦笑。他又迟疑不决了……

“走吧，走吧，胡安，快去吧，把孩子给妈妈。”

胡安不情愿地将小孩送到外祖母怀里。小孩立刻放声大哭。

“好吧，给我吧。”

孩子一到格洛里亚怀里，马上安静多了。

“这个小坏蛋！”外祖母神色忧伤地说，“没病的时候整天缠着我不放，可现在……”

胡安披上大衣，若有所思地看着小孩。

“你先吃点再去。厨房里有汤，碗橱里还有块面包。”

“行，我喝碗热汤……”

离家之前，他又折回了房间。

“这大衣留下吧，我穿那件旧的，”说着，他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污痕斑斑、破烂不堪的大衣，“天已经不那么冷了，穿好大衣巡逻，白糟踏……”

看样子，他还没下定要走的决心。格洛里亚又对他喊了一遍。

“走吧，别婆婆妈妈的了，再不去就晚啦！”

胡安终于快快不乐地离开了家门。

格洛里亚露出一副心怀鬼胎的神情，赶紧晃晃小孩。当她感觉到楼门已经关上后，又梗着脖子听了一会儿，接着高喊：

“妈妈！”

外祖母已经到厨房去了。她正喝汤啃面包，听到格洛里亚的喊声，立即放下饭碗应声而来。

“来，妈妈，来，快！”

她不顾小孩的哭喊，一伸胳膊，把小孩放到了外祖母的大腿上，她自己慌里慌张地取出她最新的衣服：领子刚刚连上还没有缝好的上衣，由于乱扔在椅子上而揉搓得皱皱巴巴；戴上了蓝珠子串成的项链；为了与它相配，两个圆鼓鼓的耳坠也是蓝色的。她抹上一层厚厚的粉，填平了脸上的坑坑洼洼，然后，双手抖抖地描眉点唇。

“妈妈，今天夜里胡安不在家，这是难得的机会。”她看到外祖母不快地摇摇头，来回摇晃孩子时，她赶紧解释了一句。对于外祖母那双枯瘦的胳膊来说，小孩已经显得太沉了。“妈，我到姐姐家去一趟，你为我祈福吧，看看她能不能给点钱，好给孩子买药……为我祈福吧，好妈妈，别难过了……安德烈娅在家陪着你呢……”

“对，今天晚上我在家里学习。”

“孩子，你不吃点东西就走吗？”

格洛里亚犹豫了一下，决定赶紧啃几口面包。外祖母碗里的剩汤已经凉了，变得黏稠了，可是，谁还顾得上她呢。

格洛里亚离家后，女仆领着特鲁埃诺回房睡觉去了。我点起餐厅——家中最好的一个房间——的灯，拿出了我的书本。那天晚上，我对他们反感透了。但我还是默默地坐着度过了两三个小时。那是五月底的一天，正是学习上需要我顽强地支撑着自己的日子，我不时贪婪地看看搁在我前面的半碗剩汤和被咬过几口的面包。

外祖母象大麻蝇一样嗡嗡地哼着小调，背着小孩走到我的跟前，说话时仍然带着唱腔：

“安德烈娅，孩子……安德烈娅……过来，你过来，跟我念玫瑰经去。”

这个老女人真让我感到迷惑不解。我慢腾腾地跟着她走进了房间。

“你替我抱一下，行吗？”

可她自己又立刻否定地摇摇头，在床沿上坐下。小孩象是睡着了。

“你把我口袋里的串珠掏出来。”

“你手臂不疼吗？”

“不疼，不疼。念吧，你念吧。”

我开始背诵万福玛丽亚的优美词句。我的印象里，圣母玛丽亚的话从来都是天蓝色的。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门上的锁眼里响起了钥匙声。我以为是格洛里亚回家了，急忙转过身去。当胡安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吓得全身一阵紧张地战栗。看样子，他是放心不下孩子，提前回家看望了。外祖母面部的恐惧表情尤为明显，胡安立刻看出来了。他没说什么，俯身在沉睡的小孩身上。小孩半张着嘴，脸蛋红通通的。他转过身来，冷冰冰地问：

“格洛里亚呢，哪儿去了？”

“她去休息一会儿……不，大概没去休息……没有，是吗，安德烈娅？好象说是到药店找什么去了。对，我记起来了，去药店了，是吗？你说呀，安德烈娅！”

“妈妈，你别帮着说谎，别惹我骂！”

小孩被吵醒了。胡安抱起孩子，嘴里哼哼着哄着，牙缝

里不时蹦出几句骂人的脏话。他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来不及换去浸透了露水的大衣，把孩子扔给了外祖母，怒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

“胡安，孩子，你上哪儿去，小孩要哭啦！……”

“我去把格洛里亚找回来，如果需要的话，我揪着她的头发让她跟你儿子一起回家……”

胡安脸色铁青，全身哆嗦，哐啷一声使劲关上了门。外祖母终于哭了。

“去，安德烈娅，好孩子，快跟他去，他会把她打死的，快跟着去！”

我来不及多想，披上大衣，跟在胡安身后跑下了楼梯。

就好象我的生命系在他的身上一样，我飞奔着跟在胡安身后紧追。行人和街灯一个接着一个，象是一幅幅模糊的画面从我的眼前一掠而过。一片惨淡的白光照映着阿里巴乌大街尽头最后一棵树上嫩绿的枝条。

胡安行色匆匆，象是小跑一样往前穿行。起初，我与其说是看见了他，倒不如说是远远地猜出那是他的身影。我突然忧虑地想到，假如他钻进电车我可怎么办，我口袋里可分文不剩了。

高楼上的钟敲十二点半时，我们来到了大学广场。胡安急匆匆地穿过广场后，在那通向广场的圣安东尼奥城边大道和塔列雷斯大街交叉口对面停住脚步。通向广场的另一条街道佩拉约大街上亮如白昼，霓虹灯广告不停地眨着眼睛，呈现出一派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一辆辆电车穿梭般从胡安面前驶过。胡安东张西望，象是在辨别方向。胡安的身子单薄

瘦弱，身上的大衣空荡荡的，只有不时钻进去和他双腿捣乱的风才能使下摆偶尔鼓胀一下。我几乎就在他身边，但没有敢叫他。喊他一声又有什么用呢？

由于紧跑了一阵，我的心突突地跳着。胡安朝通向城边的圣安东尼奥大路上迈出了几步，我也立即紧跟上去。可他又突然急促地回转身子，我们差不多走了个对面，然而，他似乎并没有发现我，打我身边一直走过去。他又一次通过大学广场，潜入了昏暗的塔列雷斯街。那条街上空无一人，街灯象就要熄灭的鬼火一样惨淡；路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在一个交叉路口，胡安又停了下来。我记得那里有个公用水管，龙头没有拧紧，石铺的街面上汪着大大小小的水洼。塔列雷斯大街与兰贝拉斯大街的交界处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胡安朝那里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折向了弯曲狭窄的拉马耶拉斯街。我气喘吁吁地紧跟着他，生怕丢掉了我跟踪的目标。一个大门紧闭的商店里，飘荡出一股稻草和水果的香甜味。月亮悄悄地翻过一堵围墙，冉冉升起。我全身的血液跟我的双腿一样，急速奔驰。

每当我们通过一个街口看到兰贝拉斯街时，胡安似乎总要受到一次惊吓，深陷的眼睛朝四处瞟瞟，脸上的肌肉抽动几下。在卡门街——那是灯光最明亮的一条街道——的街口，他停住了，右肘托在左掌上，默默地用右手抚摩着颧骨，好象那是他艰辛的脑力劳动的捕获品。

我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胡乱地跟着胡安紧追。他究竟要跑向何处，我一点也不知道，而且，知道与否，对我也无关紧要。我的唯一的目标是跟住胡安不放，这个目标占去了我的整个注意力，甚至连为什么要跟踪他我也茫然了。不

过，当我看到圣何塞商场时，我恍然大悟了，我们本来可以少走两倍的路程。我们绕过——有一段路是从其中穿过的——商场时，高高的屋顶下，我们的脚步声招来了清脆的回响。宽广的商场里，一片片关门闭户的售货亭里，不时透出昏黄的微光和忧郁的气息，给人死气沉沉的感觉；猪一样膘肥体壮、猫一样双眼闪烁的老鼠，不时从我们的脚边悄悄逃去，有的还在逃跑的中途停下脚步，回头膘我们两眼，大有要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较量一番的气势。商场里弥漫着各种气味，烂水果的气味，鱼肉腥臭的气味，……钻进商场后面的小巷时，由于我们一个跟着另一个紧跑，惹得一名守夜人疑惑地打量着我们。

走到医院街街口时，胡安朝他一直想躲闪的光彩夺目的兰贝拉斯街走去。到达兰贝拉斯街中心点时，我距胡安已经很近了。他似乎有某种超意识，嗅出了我在追踪，因为他总是不时回头看看。可是，尽管他的目光几次从我身上闪过，却没有发觉我。他象小偷，象被通缉的嫌疑犯，在人群中穿梭般逃窜。似乎有人骂了一句脏话，但我无法肯定是不是骂我，尽管表面看上去他们是在向我挑逗，一次又一次对着我起哄。深更半夜的这种冒险会给我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如何才能平息这个我如此熟悉的暴性子男人的火气，这些，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不过，当我想到他并没有随身携带武器时，我的心安稳多了。其实，我当时也顾不上多想，心突突乱跳着，咽喉干渴得要冒烟，头脑里晃晃悠悠的，这种状况下还能去想什么呢？

胡安沿孔德·德阿萨尔托大街走去。深夜的孔德·德阿萨尔托大街仍然车马喧阗，亮如白昼。我猛然发觉我们已经

走进了 C 区。安古斯蒂阿丝曾跟我说过，那是个“闹鬼”区。一进入那个区，确实是一片光怪陆离、眼花缭乱的景象：到处是低矮的货栈；画着妖男艳女的广告琳琅满目；令人肉麻的靡靡之音此起彼伏，混乱刺耳。我在蚂蚁群一样的人海中穿来挤去，不时为胡安从我的视野中突然消失而生挡在我前面的人的气。过往的人们粗俗鄙野，一个与我擦身而过的男人，戴着帽沿特宽的礼帽，帽沿下露出贼溜溜的眼睛，眼圈涂着浓浓的发腊油脂。周围到处是令人作呕的装束打扮，人群中酒味呛鼻，喧哗声震耳欲聋。看到这种情景，小时候见过的一次狂欢节的嘈杂场面又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可是，跟我紧拉着母亲的裙子观看狂欢的那天一样，面对扭捏作态的怪相和失去常态的狂笑，我反而一点怯意都没有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恶梦的缥缈的缘边，与我的跟踪毫不相干。

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下，我稍一分心，不见了胡安，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扬着头，顺街道望去，蒙特胡奇山连同它的小花园，都沉醉在茫茫夜色之中……

我终于又看到了胡安。那个可怜的男子汉一动不动地站立在一家奶品店的灯光灿灿的橱窗前，眼巴巴地盯着摆成一行行的让人垂涎欲滴的甜食。他一只手捏着胡须，舌头不住地舔着嘴唇。“现在是个机会，我想，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去拍拍他的胳膊，让他恢复理智，跟他说说，此刻格洛里亚大概已经回到家里了。”……我犹豫了半天。终于没有那样做。

胡安朝四周看看，定了定方向，抬脚钻进了一条阴森可怕、臭气熏天的胡同。跟踪又变成了越来越模糊不清的捕风捉影。我们到底穿过了多少街巷，已经说不清了。街巷两侧

密集的高楼散发着潮湿气味。黑暗中，我碰上了令人作呕地拥抱在一起的一对，心一慌，我一只脚滑进了污水坑。有的街巷上空，黑暗中似乎象一层融化了的微红的蒸气；另一些街道上空又好象蒙上了一层蓝纱……有几个男人打我身边走过去，宁静的街巷中，他们的声音显得瓮声瓮气。这时，我头脑清醒一些了，我紧跑几步，追上了胡安，想让他知道我一直在奉陪着他。大街上只剩下我和胡安两个人时，我的心里踏实多了，耳朵里只有他咔嚓咔嚓的脚步声。

我记得，我们正在一条寂然无声、漆黑一团的街巷里走着时，道旁的一扇门突然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个就要离去的醉汉。不幸的是，他象一堵墙一样沉重地倒在胡安身上。胡安的身子摇晃了几下，转过身去，照着他的颧骨就是一拳，然后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反扑。几秒钟之后，他们象两只野兽一样撕打成一团。我已分辨不出他们模糊的身影，只能听到他们急促的喘气和下流的骂娘声。一个呵斥的声音从我们头顶上某个看不见的窗口传出，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底下在干什么？”

整个街巷里立刻一片骚动，我吓得毛发都竖起来了。象是突然从地下冒出的两三个男人和一群小孩团团围住撕打成一堆的两个黑影。从一个半掩着的门缝里射出一束强烈的光柱，照得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惊恐万状，生怕被别人发觉。几分钟之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我不敢想象。街面上乱糟糟打成一团的时候，头顶上——象有一群巫婆在夜空中纵横驰骋——又出现了一片声嘶力竭的喝彩声，几个女人用污秽不堪的语言和放肆的笑声怂恿着楼下的两个格斗者。她们探在窗口的圆胖的面孔，

在我充满幻觉的视线里，活象顽童们放出的随风飘荡的气球。

随着一声绝命的吼叫，胡安与他的敌手同时摔倒在地上。他们一上一下，扭成一块，在地上翻来滚去。周围是一群名副其实的旁观者，谁也不想插手将他们拉开。一个男人的提灯对准他们照着时，我看到胡安凶猛地扑向对方的脖子，张着嘴想狠咬一口，可就在这时，一个旁观者手中的瓶子准确地命中了胡安。他滚动了几下，死人一般躺到淤泥中。不一会儿，他又欠起了身子。

就在胡安欠身的时候，有人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象是消防车鸣笛，又象电影里让人紧张心颤的警车上的电喇叭声。转眼之间，旁观者消散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我和胡安两人，就连那个醉醺醺的对手也不知去向了。楼上传来了捂着嘴巴的嘻笑声。我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一下子惊醒了，全身充满了一股邪劲，敏捷地奔向胡安，把他扶起来，掸掸他浸透了酒气和鲜血的衣裳。他喘着粗气。

我的头脑里只有剧烈心跳的反响，说不出一句话来。

“快走！快走！快走！”

可嘴里没有吐出任何声音，只是一个劲推搡着胡安，恨不能插上两只翅膀，立刻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我知道，或者说我想到，过不了多久，警察就会赶到现场的。我将胡安推进了另一条小胡同。刚刚要在第二个路口拐弯时，我们听到了一阵脚步声。胡安已经清醒了一些，但仍然任凭我领着他走。我紧贴着他的肩，他扶在我的身上。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一群人，不是警察，也不是巡逻队，是一群脚步很重的游民。他们不断地开着下流的玩笑，不过，没有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又往前走了几步，胡安离开了我的身子，

靠到墙上，双手插到衣兜里。一盏街灯照在我们的身上。

胡安瞅瞅我，认出了是他的外甥女，但什么也没说。也许他认为，那天深夜我在那个区中心的出现是件无须多问的理所当然的事。我掏出一条手绢，让他擦掉眼角的淤血。他把手绢扎在头上，扶住我的肩，回过头去，认认方向。跟那些日子在我身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我双眼饱含热泪，四肢软绵绵的，步履也艰难了。

“回去吧 胡安……咱们回家吧！”

“姑娘，你以为我打了一架之后神经就错乱了吗？我出来是干什么的，心里清清楚楚的……”

他又恢复了怒气冲冲的样子，下颌直打战。

“这阵子格洛里亚肯定回家了。她是去找她姐姐借钱给小孩买药的。”

“说谎，这个不要脸的！这些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谁让你参与的？”他的火气稍稍平息了一点，说：“格洛里亚没有必要去找那个巫婆借钱。人家今天已经在电话里跟我说定了，欠我一张画的一百比塞塔明天八点就还……借钱？见鬼去吧！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她那个姐姐连晚安都不会跟她说一声！……等着瞧吧，今天晚上我就得砸烂她的狗头！……对我，怎么着都可以将就；可这样对待小孩，还不如母狗对它的小崽子那样有感情，这，我饶不了她。我让这个臭娘儿们死个痛快！……什么借钱！喝酒作乐去了，骗得了我？这个东西，我算是看透了。她呀，跟你，跟所有的女人一样，鬼心眼比狐狸还精！……至少得有个当母亲的样子，可是，她最……”

他信口胡说，满嘴是下流的脏话，我记得可清楚了。可是，那些脏话，有什么必要再去重复它呢。

他一边忿忿地骂着，一边扶在我的肩上推着我前进。我感到他全身的力量全都集中到抓着我的那几个手指头上了，而且，每走一步，每说一句话，落在我身上的分量就更重了。

我心里明白，我们又走上了陷入死一般寂静的刚刚撕打过的那条街。胡安象猎狗一样不住地东嗅西闻，寻找打架的痕迹，跟我们有时看到的满身疥癣的老狗在垃圾堆里寻找腐骨一样……

月亮大概没有不可名状的疼痛，也没有迈不动腿的疲倦，它在不停地攀高。可在它的脚下，在尘世的一条小巷里，一个年轻的姑娘却疲劳痛苦得连抬头看它一眼的兴致和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终于在一家门前停住了。胡安开始敲门，回答他的是他自己清脆的敲击声。他接着拳打脚踢，过了好一阵子才有人出来开门。他使劲将我往后一推，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独自留在门外。屋里先是发出一声闷声闷气的叫喊，接着一片寂静。

我立即感到身子再也支持不住了，双腿一软，坐在门槛上，双手托着空空的脑袋。我突然想笑，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知道，笑的力量要比我自身的力量大多了，一旦笑出来，我的身子就会垮台。这就是我奔跑一场的结果！这就是我一场精疲力竭地跟踪的结果！……要是他们呆在屋里整整一夜不出来，我可怎么办？想着想着……我可能是哭了，哭了好长时间。也许有一个小时。松软的泥土里冒出潮气；一间房子的一角沐浴在银白色的月光之中，其余的地方一片漆黑。尽管已经是春天，我还是感到阵阵寒冷。寒冷和说不出的恐惧使我开始战抖。门在我身后打开了，一个女人小心地

探出头来：

“啊呀 可怜的姑娘 进来 快进来吧！”

我走进一间卖饮料和食品的屋子，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胡安靠在柜台上，手捧一只装得满满的杯子，不停地转动着。另一个房间里传来了热烈的说笑声，门帘底下透出的光亮说明那间屋子里正灯火辉煌。听得出，那里是在打牌。“格洛里亚呢？”我心头嘀咕着。给我开门的女人肥胖臃肿，她嘴里衔着铅笔头，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

“这就是说，胡安，现在该让你知道知道你的事了……你的生活由格洛里亚维持着，这一点该是让你明白的时候了……想来打死她，好哇，多有志气的想法！……你的那些画，除了捡破烂的，谁也看不上，可我妹妹从来没给你捅破过，只是想法维护你的自尊心……而你，却以阿里巴乌大街上男子汉的虚荣心……”

胖女人朝我转过身来：

“小姐 喝点酒暖暖身子吗？”

“不，谢谢。”

“多漂亮的姑娘啊！”

说着，她格格地笑了起来。

胡安阴沉着脸，一声不哼，听着冷冰冰的奚落。我被关在门外时这里发生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胡安头上的手绢已经取下，我这才发现他的衬衣上撕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胖女人继续数落着他：

“你妻子能看上你，你本来就应该感谢上帝了。胡安，你凭良心说说，就凭她那副模样，你到哪里去找！她来打牌倒没有担惊受怕，为了追踪她，害得这个小姐虚惊了一场……”

格洛里亚图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维持名画家的自尊心……”说着，她轻蔑地摇摇头，又笑起来。

“再多说一句，我勒死你！你这个蠢猪！”看得出，胡安理屈词穷，在虚张声势。

她威胁性地挺挺身子……可是表情马上又温和起来，对从一个侧门口出现的格洛里亚微笑着。胡安也感觉到了格洛里亚的出场，但他盯着手中的杯子，装着没看见她。格洛里亚显得疲惫不堪。

“走吧，你这个东西！”

她说​​着，抓起胡安的手臂往外走。格洛里亚大概早就知道胡安去了。他们之间到底耍了些什么鬼名堂，大概只有上帝知道。门在我们身后很响地关上时，我们已经走在大街上了。胡安从背后伸出一只手，搭在格洛里亚的肩上。三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是孩子不行了吗？”格洛里亚问。

胡安摇摇头，象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格洛里亚吓得不知所措。他紧紧地拥抱着她，一个劲地哭着，全身一阵阵痉挛，直弄得格洛里亚也流出了伤心的眼泪。

## 第 十 六 章

罗曼大步跨进屋子，表面看上去，他显得年轻多了。

“我新做的衣服送来了吗？”他问女仆。

“送来了，罗曼先生。我已经给您送上楼去了。”

特鲁埃诺笨拙地站起身子，懒洋洋地对罗曼表示问候。

“你这个特鲁埃诺，”我舅舅皱起眉头，说，“看来你是越

来越不中用了……朋友。小心着点，总这样下去，我总有一天会象宰猪一样割了你的脑袋……”

他两眼闪烁着愉快的光芒，微笑着盯住女仆的脸。

“别开玩笑，罗曼先生。可怜的特鲁埃诺，咱一天比一天漂亮！……对吗，特鲁埃诺？对吗，小家伙？”

女仆蹲下身子，狗趴到她的肩上，舔着她灰暗的面颊。罗曼好奇地看看他们，撇了一下嘴唇，看不出是一种什么表情。

“不管怎么说，总这样下去我得宰了它……吃得这么圆鼓鼓的，养得这么肥，我看着不痛快……”

罗曼掉转身子，走到我的身边，摸摸我的面颊。他脸色棕褐，皮肤粗糙，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脸上一道道细细的皱纹象是折刀留下的痕迹，鬈曲油光的黑发里露出几根白丝。我第一次猜测起罗曼的年龄，以前我从没有想过他多大年纪了，恰恰是在他显得最年轻的那一天，我突然想到了。

“要钱吗，小家伙？我做了一笔好生意，想送你一笔。”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鼓动着我说出口：

“我什么也不需要，罗曼，谢谢……”

他表现出不可理解的样子，讪讪地笑了笑。

“那好吧，给你烟，我带回几盒好烟……”

看得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刚要迈腿又停下了：

“我知道现在是‘那几位’的好时节。”他满面讥讽地指指胡安的房间，“只要我外出的日子一长……”

我一句话没说，他走开了。

“你知道了吗？”格洛里亚诡秘地问我，“罗曼买了件新上衣……还有丝绸衬衫。姑娘，你看着怎么样？”

“我看挺好。”我耸耸肩膀。

“罗曼从来不讲究衣著，安德烈娅，你跟我说心里话，你是不是认为他在谈恋爱？姑娘，罗曼可是见谁爱谁的人。”

格洛里亚难看多了，整个五月份，她脸色憔悴，眼窝深凹。

“起初你也让他喜欢，是不是？现在他不爱你了，他现在看上了你那个好朋友埃娜了。”

我竟然也会作为情人让我的舅舅喜欢，这种愚昧的想法让我惊愕不已。我们的大脑为什么竟将我们的语言和行为演绎成这种样子呢？我惊奇地想着，眼光落到了格洛里亚的前额上。

我置身大街上，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些让人感到耻辱的事。我心绪烦乱，急匆匆地走着，但我还是注意到了——一个红鼻子老头儿正穿过马路，冲我走来。跟往常一样，一见到他我心头顿起反感，我想上另一条人行道，但没有来得及躲避，他和我在马路中央相遇了。

“早安，小姐！”

那个无赖的眼睛里流露出焦虑不安的光。我朝他微微一点头，赶紧溜之大吉。

他是个从不张口跟人要任何东西的老乞丐，经常拄着拐杖，穿着还算齐整的衣服，在阿里巴乌的街角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不住地打量着过往行人。不管天冷天热，他从不象其他叫花子一样呻吟或叫喊着请求别人收养或施舍，他只是彬彬有礼地向行人问候致意，以引起行人对他的怜悯，赢得人们在他手上留下的一些恩赐。我对他特别反感。而且这种反感越来越强烈，简直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也许，对他反感的不仅我一个，可他那个样子，让谁也无法拉下脸来训斥他。

一顿。他是逼着我施舍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对他恨之入骨的原因。当然，那时我并没有这样想，那时我把对他的施舍当成了义不容辞的义务，万一手头不济，无钱施舍，我反而会感到羞臊。对他的施舍，是安古斯蒂阿丝传给我的义务。我记得，每次她和我一起上街时，安古斯蒂阿丝总得在他高举着致意的红通通的手掌里留下五个生丁，而且，总得在他面前停留片刻，以威严的气势逼迫他叙述他真真假假的生活细节。他极力讨安古斯蒂阿丝的欢心，毕恭毕敬地逐一回答她所有的问题……有时候会一边回答一边偷偷地瞟一眼某个他迫不及待地要致敬的行人，而我和安古斯蒂阿丝又偏偏挡住了他的视线。安古斯蒂阿丝不管他多么焦急，总一个劲盘问他：

“别分心！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小孙子真的进不了孤儿院吗？你女儿最后确实是死了吗？……还有……”

末了，我姨妈每次总要警告他一番：

“你小心点，这些事我迟早会弄清楚的。你要是欺骗我，哼，有你好瞧的！”

从那时起，一条无形的绳索将他和我强行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我确信他看出了我对安古斯蒂阿丝的讨厌。他整齐的银白色的八字须下的两片嘴唇上，常常在看我时漂浮着温顺的微笑，暗示出他与我感情上的共鸣。而我对他的回答往往是愤怒的目光。

“没有骨气的东西 您就不能把她撵走吗？”我心里这样责备着他。

他的眼睛照旧忽闪忽闪的，唯唯诺诺地回答安古斯蒂阿丝：

“是，小姐。愿上帝为您赐福，小姐。咳，小姐，我们穷人过的那个日子！小姐，愿上帝和圣母永远保佑您幸福和健康。”

最后，他终于又恭维又献媚地得到五个生丁的报酬，安古斯蒂阿丝心满意足了。

“孩子，人要心地善良……”

我对老头儿的厌恶是从那时开始的。为了也让他跟我一样为摆脱安古斯蒂阿丝的要挟而高兴一下，每月的头一天，我总是一下子塞给他五个比塞塔。那时，每月的头一天，我恨不能与天下所有的人共同分享我刚到手的二百比塞塔和心头的愉快。每当他接过钱，想张口说出一连串赞美颂扬的话时，我总是眼睛一瞪，说一声“住嘴！别废话！”就撒腿跑开，省得灌一耳朵讨嫌的奉承。

一到二号，我就再也没钱施舍了。没有钱给老头儿，也没钱给其他乞丐了。可老头儿倒照常老远就盯着我，向我问候。在阿里巴巴大街那段鬼地方来来往往时，总会有无数双眼睛着魔似地盯着我。我设计了无数圈套，想使自己脱身，想嘲弄他们。有时，我兜个圈子，朝孟塔内尔街走去。我在大街上边走边啃水果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有时候，我夜晚带着空肚子，在街角的小店里买包杏仁，每次都不等到家就颗粒不剩了……吃杏仁时，身后总有两三个光着脚丫子的小孩紧追不放：

“饿……给我点吧！”

“行行好吧！”

“咳，这些该死的东西，我常常这样想，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总能在社会救济会的某个食堂里喝上一碗热粥，你们的

肚子肯定不会象我这样空的。”我对他们怒目而视，手肘不停地杵杵他们，加快脚步，赶紧跑走。有一天，竟然有一个男孩啐了我一口……但只要倒霉的老头儿出现在我面前，只要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我二话不说，把有时几乎还是满满的纸包全都塞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他，我毫无怜悯之心，可是，他恬静的眼光总引起我神经痉挛。每次我都是象朝他脸上打去一样将杏仁扔在他的手里，我自己饿着肚子，气得全身哆嗦。他的存在，实在让我难以忍受。每个月钱一到手，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于是，老东西得到我少吃一天饭而给他的五个比塞塔。老东西很乖巧，我以后给他东西时，他不再罗嗦不休表示感谢了，但见面问候是必不可少的，生怕我会将他抛到脑后。问候，是他生活和斗争的武器。

那是假期初的一天，课程告一段落，考试已经结束。庞斯问我：

“今年夏季你想干什么？”

“什么也不想。……我还不知道……”

“毕业以后呢，想干什么？”

“也不知道。我想也许教书。”

庞斯有一种以提问的方式让我震惊的本领。我嘴说将来可能当教师，心里可明明白白地知道，我并不是一块当教师的材料。

“你不想先结婚？”

我没有回答这个冒失的问题。

那天下午，暖和的天气吸引着我走上街头。我信步漫游，心里没有确定的目标。我想着最后到吉索尔斯的画室去转一圈。

老乞丐刚离开我的身边，我发现了海梅。他在停在人行道旁的小汽车里坐着，跟我一样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海梅的出现勾起我无限的回忆，激起我要看到埃娜的迫切愿望。海梅趴在方向盘上，抽着烟。那是我头一次见他抽烟。偶然的一抬头，他发现了，轻轻一转身跳下了汽车，赶过来抓住了我的手。

“你来得正好，安德烈娅，我一直想见你……埃娜在你家里吗？”

“没有。”

“那待会儿她来吗？”

“海梅，这我可不知道。”

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跟我去散会儿步，愿意吗？”

“愿意，非常愿意。”

我坐到他旁边的座位上。我看看他，他愣愣的，神情茫然似乎根本不知道他身旁还坐着一个人。我们沿巴尔维特雷拉公路出了巴塞罗那城，很快进入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

“你知道吗？埃娜现在不和我见面了。”他问我。

“不知道，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

“可是，她经常到你家去。”

我的脸上感到热辣辣的。

“她去并不是为了找我。”

“对，这我知道。我已经猜到……但我总以为你会常常见到她，能常跟她说话。”

“没有。”

“你假若见到她，请你替我转告一句话行吗？”

“行，什么话？”

“你告诉她，我对她是信得过的。”

“我一定告诉她。”

海梅停下汽车，我们在路边微红的树干中漫步。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对观察男子有着特别的兴趣，就象那次我揣度罗曼的年龄一样，我心里猜测着海梅的岁数。海梅体格匀称健美，前额上有几条垂直的皱纹。他站在我的身边，凝视着灿烂的景色。他突然转过身，告诉我说：

“今天我正好满二十九岁……你怎么啦？”

由于他回答了我正在琢磨的问题，我立刻露出了惊奇的神色。他看着我，笑了笑，不知道我的表情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了他。

我们在松林间默默站了一会儿，几乎谁也没有再说什么，气氛非常协调。然后，又象是无声的协约，我们同时起步向汽车走去。等汽车发动后，他问我：

“你非常喜欢埃娜吗？”

“非常喜欢，没有一个人比她让我更喜欢了。”

他迅速地扫了我一眼。

“好吧……也许我应该象叫花子一样对你说……愿上帝给你赐福！……但是，我想跟你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想请你在这一段时期内不要让她一个人单独行动……请你陪着她……她现在有点异常。我想，她要倒霉的。”

“这是为什么呢？”

“安德烈娅，要是我知道，我们就不会争吵了，我也就用不着求你陪她了，我自己就可以找她去了。我想，是不是什

么地方我得罪了她，某一方面我没有理解她……我左思右想……在大街上跟着她，为了能见她一面我不知出了多少洋相，而她，根本不想听我说，象逃避瘟疫一样躲着我。昨天夜里我给她写好了一封信……写好后我懒得看，我知道，她一见到信会立即撕碎……我就没有寄，因为我想，要是总这样十二页十二页地写情书，会把我写老的。不过，要不是遇上你，我大概已经直接送到她家里去了。我想还是请你跟她说一下好，愿意帮忙吗？你告诉她，我相信她，什么也不想追问她，但是，我想见她。”

“行，我跟她说。”

海梅的话使我糊涂，同时，他无计可施的窘迫引起了 I 深深的同情。

“我把你送到哪儿呢？”汽车驶进巴塞罗那时，海梅问我。

“要是不太麻烦的话，请送我到蒙卡达大街。”

在内藏吉索尔斯画室的古老的庭院门前，我和海梅道别。伊图迪阿加正好也来到门口，他们两人冷冰冰地打了招呼。

“你们知道吗 这位小姐是坐小卧车来的。”我们进入画室后，伊图迪阿加对他的朋友们说。

“咱们应该提醒提醒这位小姐 不要让她上海梅的当。”他又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啊 真的 为什么？”

庞斯红着脸，看看我。

照伊图迪阿加的看法，海梅是个祸患。他父亲原来是个著名的建筑师，家庭很富。

“一句话 是个宠儿，”伊图迪阿加说，“毫无志气 什么也不想干。”

海梅是独生子，起初学习的专业跟他父亲一样，战争中断了他的学业。战争结束时，他成了孤儿，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要想当建筑师，还得学习两年，可他对继续学习毫无兴趣，成天寻欢作乐，无所事事。在伊图迪阿加眼里，他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人物。我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伊图迪阿加那时的姿势。他坐在椅子上，二郎腿一跷，审判官的神气，气鼓鼓的样子，对海梅论长道短。

“你呢，伊图迪阿加，为了通过国家学的考试，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呢？”我利用他停顿的间隙，微笑着问他。

他鄙视地看了我一眼，摊开双臂……接着又继续他对海梅的恶语中伤。

庞斯一直盯着看我，让我心里不自在起来。

“昨天晚上在帕拉莱洛公园里，我亲眼看到海梅象关在笼子里的母狮子那样烦躁。”伊图迪阿加说，“就他自己。”

“那么，请问，你呢，你干什么去啦？”

“我是突然想起来去转转，为我的小说找典型的。而且，伙计还给我一杯特纯的烈酒……”

“呸！呸！……没有进了鱼店不沾腥的！”吉索尔斯说。

“不，先生！……但是，你们听我说。我一来就想跟你们说说我的奇遇。就在昨天夜里，我遇上了我的孪生灵魂，一个理想的女人。我们没说一句话，但我们相爱了。她是个外国人，不是俄国人就是挪威人，高高的颧骨，斯拉夫人的模样，一双富于想象和让人捉摸不透的眼睛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我是在遇到海梅的那个酒馆见到她的。她魂不附体的样子，标致得没法形容，身边陪着一个古怪的男人，那一双眼睛，恨不得要把她吃了。不过，她不怎么答理他，看

得出，她既厌烦又紧张……她突然看见了我……最多看了我一秒钟，可是，朋友们，你们想象得出那是什么眼光吗？那眼光里包含着一切，她的梦想，她的期望……我应该提醒你们注意，她不是一个风骚的女人，我说的是一个象安德烈娅这样年轻的姑娘，优雅，纯洁……”

“伊图迪阿加，对你我是了解的。这个女人四十岁左右，染头发，大概也是出生在巴塞罗那……”

“吉索尔斯！”伊图迪阿加叫了一声。

“对不起，亲爱的，可我知道，你为女人可没少费……”

“好吧，奇遇还没完结，我接着说。就在她看我的时候，去柜台上付款的那个男人又回到了她身边，两个人站起身往外走，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好。他们走到门口时，那姑娘又回头往酒馆里直瞧，象是在寻找我……朋友们，我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咖啡钱没付就往外跑……”

“现在又说是咖啡，而不是特纯的烈酒了。”

“我紧跟他们往外跑，那个素不相识的金发姑娘和那个男的上了出租汽车……我心里那滋味……全身一下子散了架一样……她最后看我的那一眼，表现得那样痛苦，简直是向我求救的呼喊。今天我到处找她，象精神失常一样找到现在。朋友们，我非找到她不可。让我这样神魂颠倒的姑娘，今后不会再遇上第二个了。”

“伊图迪阿加，你是上帝的宠儿，这种事你每个星期都会碰上的。”

伊图迪阿加站起身，一口接着一口地吸着烟斗。一会儿，普霍尔带进了一个吉卜赛女孩。女孩子大大的嘴巴，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那是普霍尔为吉索尔斯找来的模特儿。普霍

尔得意地拉着姑娘的胳膊，他是想让我们明白那是他的情人。我知道，我的在场使得他们的谈话很不方便，而普霍尔本来是要在他的朋友中炫耀一番的，所以，那一天他对我肯定怀恨在心。与普霍尔相反，庞斯的兴致很高，想为学年考试的好成绩庆贺一下，他带去了酒和点心。那一天我们过得很愉快，吉卜赛姑娘还为我们跳了舞，她确实是个非常灵巧优雅的少女。

离开画室时，天色已经不早了，我想步行回家。伊图迪阿加和庞斯陪伴着我。夜空星光夺目，空中是一片微红的大气层，象是一条剖开的血管铺在街道的上空。

我们走上拉耶塔纳大道时，我不由得朝埃娜的家看了看，心里想起了海梅让我转达的那句古怪的话。正当我这样想时，埃娜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她挽着她父亲的手臂，两个人都显得那么漂亮洒脱，组成了特别显眼的一对。她也看到了我，朝我微笑着。看得出，他们是在往家走。

“等我一下！”我打断了伊图迪阿加的长篇大论，对他们说了一声，横穿过马路，朝我的朋友跑过去。在她走进大门时，我追上了她：

“跟你说两句话，行吗？”

“废话！知道吗，见到你多高兴！上楼去好吗？”

这等于邀请我去吃晚饭。

“不上去了，朋友们还等着我呢……”

埃娜的父亲微笑着，说：

“孩子们，我先走一步了。埃娜，快点回家呀。”

他举起一只手，向我告别。埃娜的父亲是加纳利群岛人，尽管他的大半生都不是在岛上度过的，但仍保持着家乡说话

的特点，显得格外亲切。

“我见到海梅了，”她父亲一走我赶紧说，“我和他一起散步去了，他让我给你捎个口信。”

埃娜看着我，表情神秘。

“他说他信得过你，不会向你刨根问底，他想见你。”

“噢，好吧。安德烈娅，谢谢你，亲爱的。”

她握了握我的手，一转身走开了。我尴尬地站在那里，她甚至没有让我看到她的眼睛。

一回头，我看到伊图迪阿加在汽车川流不息的大街上躲躲闪闪，急匆匆朝我跑来。

他象呆傻了似的朝大门里看着，电梯已经带着埃娜在升高了。

“是她！对，就是她！斯拉夫公主！……我真笨，她一跟你告别我就认出了她！天哪，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快，告诉我，她出生在哪个国家？俄国人？瑞典人？还是波兰人？”

“加泰隆尼亚人。”

伊图迪阿加惊呆了。

“那昨天晚上她怎么会到酒馆去的呢？你怎么认识她的呢？”

“我们是同学……”伊图迪阿加拉起我的手横过马路时，我含糊其辞地告诉他。

“那些经常跟她在一起的男人都是她的什么人呢？”

“今天这个，是她父亲；昨天晚上那个，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知道……”

我脑子里清清楚楚地出现了罗曼的形象……

一路上我都心不在焉地想着，一个人不管怎么转，转来

转去总离不开同一个圈子……

## 第十七章

六月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气温不断在升高。积满灰尘的屋顶上和肮脏龌龊的裱糊纸里，一群群饿得发疯的臭虫凶猛地出动了，每天更深人静时，我都得跟它们激战一番；早晨起床后，总是精疲力竭，无精打采的样子。家里的其他人照常呼呼大睡，似乎臭虫只找我一个人的麻烦。有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清扫一遍，先是用开水到处乱浇，然后洒了一屋子杀虫剂。外祖母在我的房间门口探探头，不悦地摇摇头。

“孩子！孩子！一个姑娘家，这是干什么！”

“让她折腾去吧，妈妈，别管她。她想这么干就让她干呗，无非是把自己身上弄得比别人脏……”胡安在一旁帮腔。

为了干这种让人腻烦的活儿，我穿上了浴衣。那还是前一个夏天我在家乡下河游泳时穿的衣服。那条深深的河流从我表姐的果园旁流过，蜿蜒弯曲，饶有趣味。河边淤泥又厚又暄，停泊的帆船成行……风和日丽的春天，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树籽和鲜花繁茂的果树的倒影，悄悄地远流而去；碧波荡漾的夏日，我下水游泳时，满河的绿影在我的怀抱中跳动……有时候，我仰浮在水面，随水流漂浮，绿色的树荫缓缓退却，勾画出无限美妙的景象，我睁大着的眼睛应接不暇……红日西沉的傍晚，河水有时暗红，有时黄褐……

穿着这身已经褪色、此时沾满肥皂水污迹的浴衣，春天我曾和埃娜、海梅一起仰卧海滩；在还不那么灼热的四月的阳光下，纵身蔚蓝色的冰凉的大海，尽情地戏水爽身。

我用开水冲洗着床铺，一摸到水壶，指心的皮似乎就要烫去一层似的。埃娜的形象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和忧伤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它比房间里乱糟糟的一堆更强烈地压迫着我的心。有时，我伤心得止不住流泪，似乎被嘲弄、遭背叛的不是海梅而是我。一想到埃娜的眼睛里所映出的一切——和海梅在一起时是那样的热烈和多情——大概已经不留任何痕迹地永远消失了时，我不能不对人类的真实感情和美产生怀疑。

那一年春天，我把埃娜和海梅当成了人类出类拔萃的一对，一种让我感到高深莫测的情感，使他们双双成了我头脑中神妙的人物。他们的爱情使我对生存这个现实的意义充满过幻想；而现在，生活却使我痛苦地失望了。埃娜一直没有和我见面，我每次给她家里去电话，都说她不在家，而我又没有勇气去她家找她。

自从我转达过海梅的口信之后，埃娜的情况我一无所知了。有天下午，身边的寂寞使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我突然想到了给海梅打电话。他家里人说他已经离开了巴塞罗那。我明白了，他与埃娜和好的愿望没有实现。

我真想深入埃娜的思想，打开她头脑里秘密的大门，弄清楚她为什么会变得那样古怪固执。我对她感到失望的同时，心里确实仍非常惦念她，喜欢她。时时想着如何才能探明她的思想，而实际上我又无能为力，所以，我只有烦恼与痛苦。

我总想着跟罗曼打听打听，可是，每见到罗曼，我的心总怦怦直跳。我曾想对这个男人跟踪窥探，看看他和埃娜的相会。有时，当我猜想埃娜可能呆在他的房间时，我抑制不住弄个水落石出的强烈愿望，在通往罗曼房间的楼梯上迈出

几步。可一想到格洛里亚在那个楼梯上被一束光柱照住了的情景，我也会羞臊得无地自容，于是，只好放弃自己的念头，又回到自己的房间。

对待我，罗曼既亲热又时常带点讥讽。他照常不断地给我一些小恩小惠，在我的面颊上轻轻拍几下，但是再也不邀请我去他的房间了。

有一次，我正忙着擦地板，他高高兴兴地走到我的房间。我毫不客气地绷着脸——那些日子我对他一直那样——看看他。跟以往一样，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我的冷眼，露着洁白的牙齿，说：

“好啊，安德烈娅！我看你已经是个勤快的主妇了……我的外甥女结婚后肯定会让男人满意，真叫我高兴。你的丈夫大概用不着自己动手补袜子的，你也不会让他去喂孩子的，对不对？”

“这家伙是干什么来的？”我心里想着，耸耸肩膀。

他的身后，餐厅的门开着。说完，他又朝那儿转过脸去。

“嗯？你说呢，胡安？你不希望有一个象外甥女这样勤快的妻子吗？”

我这才注意到胡安正在餐厅里拿着大杯子给小孩喂奶——打那次小孩得病后，他对孩子更溺爱了——他气愤地站起来，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奶杯蹦得老高。

“我对我的妻子很满意，听清楚了吗！这个外甥女，连舔她脚下踩过的土都不配，你听明白了吗？对你的外甥女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你故意装聋作哑是不是？你还一个劲讨好她，奉承她。没有哪个狐狸精比得上她……除了制造闹剧，除了想法戏弄男人外，她没其它本事！她只配跟你配对！”

我终于惊恐地明白了为什么那些日子里胡安对我一直采取敌视态度。他从来都不会收拾自己的房间，可是，头一次看见我拿厨房的肥皂擦洗家具时，他紧跟在我身后，粗暴地说了一声“给我！我要用！”就把肥皂拿进了他的画室。他好长时间不再摆弄画笔了，但常常在画室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两手抱着脑袋，睁着两只眼睛凝视着地面。他拿走肥皂后，我碰上了正从门缝往画室偷看的女仆。听到我的脚步，她慌忙往一旁退了几步，一只手指头放到嘴上，朝我微微一笑，硬是逼着我——在她肮脏的手可能要拉我的潜在威胁下——也往里瞧了瞧。我当时看到的就是上边所说的那个样子。安东尼娅象小孩子拿石子击中了一个傻子那样得意，而我，看到那么一个凶狠的男子汉，竟然被变幻无常的性格折磨得直不起腰来，可怜地蜷缩在椅子上，沉浸在庸人自扰的苦闷之中，我的心不由得一阵抽缩。

出于对他的怜悯，在那段炎热的日子里，当他象针扎一样的烦躁经常发作时，我对他粗鄙伤人的言语并没有过多地计较。罗曼的挑拨激怒了他，将我狠骂一顿。罗曼嘻嘻地笑着，胡安的骂声不绝：

“外甥女多标致的骚货啊！……情夫大概数也数不清了。象一条狗，在巴塞罗那满城乱窜！……她，我算是看透了。”他走向我的房间，对着门朝我嚷：“怎么样，我看透你了吧，假正经！”这时，罗曼已悄悄离去了。

我正擦着地板上的积水，双手不自主地哆嗦起来……尽管我脑子里离不开我有所谓数不清的情夫的臆造，我还是尽力将事情往好笑的一面想。但堵在咽喉的一口气怎么也无法咽下。我提起脏水桶，走出房间去泼水。

“你看到了吧 这小婊子不吭声了吧!”胡安又在我身后吼叫起来,“看见了吧 她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了吧!”

家里的人谁也没有答理他。安东尼娅在厨房里哼哼唧唧地唱着歌,手正在研钵里捣碎什么。于是,他又旧病复发,气急败坏地拿棍子敲他自己房间的门。格洛里亚——她去玩牌再也不必偷偷摸摸的了——由于睡得很晚,正疲倦地躺在床上。胡安一使劲,门拉开了。就在胡安扑到她的身上举起棍子要抽打她时,格洛里亚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不声不响地呆在餐厅里的小孩哇一声嚎叫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从脸蛋上滚下来。

我自私地走进洗澡间。哗哗的流水冲在我的身上,不冷不热,可是它无法冲走我内心的愠怒,更不能冲净我洗刷不清的身子。

巴塞罗那被卷进了夏季的热浪之中,美丽的城市开始变得憋闷,并且多少给人一点凄楚的感觉。傍晚,我站在朋友们画室的窗口远望,巴塞罗那城呈现出一片忧郁的景象。全城的房屋都沉没在微红的雾气之中,古老教堂的钟楼象是在惊涛骇浪中漂泊的小船。抬头仰望,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不断变换着毫无点缀的色彩,先是灰雾蒙蒙的蓝天,接着是血一样的鲜红,尔后又是金黄,最后,满天的紫水晶色终于被朦胧的夜色取代。

庞斯和我一起站在窗口。

“我跟母亲总提起你,她想认识你,想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布拉瓦海滨避暑。”

我们的背后是朋友们乱哄哄的声音。那一天所有的朋友都会齐了，伊图迪阿加的嗓门最高。

庞斯在我的身边咬着手指甲，他那么紧张和稚气使我不快，可同时，我对他的确抱有好感。

那天下午是我们那年夏季的最后一次聚会，因为不久吉索尔斯就要避暑去了。伊图迪阿加的父亲原想让儿子跟全家一起去西特赫斯，但遭到伊图迪阿加的断然拒绝。由于他的父亲只有在夏季的最后几天才能歇假，所以，他非常愿意伊图迪阿加能留下陪他就餐。

“他就要被我说服了，”伊图迪阿加说，“我父亲并没有轻易听信我母亲和姐妹们的谗言，他现在理智多了……他正在估算为我出版书要花多少钱，而且，为我成了艺术评论员而自豪……”

我转过身去，问他：

“你当上艺术评论员啦？”

“一家著名报纸的评论员。”

我感到惊奇。

“你进行过哪一类艺术研究？”

“研究？什么研究也没搞过。当一个评论员，有灵感就行，灵感我是有的；再一条，得有朋友……这我更不在话下，我的朋友可不少。我想，等举办吉索尔斯画展时，我好好吹一吹，就说他的艺术成就已经到达顶峰，与此同时，贬贬几个备受推崇的画家，找几个谁也不敢碰的画家碰碰……这样一来，你们等着瞧吧，我将名声大振。”

“伙计，你想想，你要说我的艺术成就到达顶峰，人家不会把我看得老气了吗？你下了这样的断语之后，我大概只好

收起画笔，躺到桂冠上睡大觉了。”吉索尔斯的语气里带着讽刺的意味。

但伊图迪阿加兴奋异常，要他很快冷静下来是不可能的。

“看哪 朋友们 篝火点起来了！”普霍尔假声假气地叫喊道。

圣胡安节就要到了。庞斯说：

“安德烈娅，从现在到圣胡安节还有五天，你好好考虑一下。那天是我的圣日，也是我父亲的圣日，我们家要热闹一番。你也去，咱俩跳舞。我把你介绍给母亲，她比我行，她会说服你的。你想想，那天你要不去，我还有什么意思……然后咱们一起避暑去。去吗，安德烈娅？要是我母亲让你和我们一起去看海的话，你去吗？”

“还有五天的考虑时间呢，你自己不是说了吗！”

我表面上平淡地跟庞斯交谈着，心里直想着很快答应他，以解除他的顾虑，同时也可以实现我轻松一下身心的强烈愿望。接受他的邀请，离开我身边令人压抑的天地，躺到他们家给我提供的海滩上，象在童话故事里消磨时光一样，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呀！可是，庞斯对我的爱情的明显流露给我造成的心神不定，促使我克制了自己。我想，一个肯定的答复将使我和他联系在一条令人不安的纽带，因为，我感到这种纽带或多或少都带有虚伪的色彩。

不管怎么说，参加舞会的念头——舞会这个词唤起了我穿着晚礼服在锃亮的地板上翩翩起舞的动人梦想，这是我第

在信奉基督教的一些地方，有些人的名字里含有一个圣人的名字。而纪念这个圣人的节日即为该人的“圣日”，或称“教名日”，一般也隆重庆贺。

一次读灰姑娘的童话时就产生的梦想——强烈地打动了我的心，因为尽管我用不着费劲就会让身子裹挟到舞曲声中去，脚底也会毫不费力地跟着它的节拍滑行，实际上我已独自一人练习多次了，但“真正”跟一个男子跳舞，还从来没有过。

分手的时候，庞斯神色很不自然地握着我的手。伊图迪阿加在我们身后高喊了一声：

“圣胡安节的夜晚是闹鬼出奇迹的夜晚！”

庞斯侧过身对我说：

“到那天晚上，我将出其不意地向你提出一件事。”

那时，我真诚期待着那件出其不意的奇迹能够出现，强烈希望能与他相爱。庞斯立即发现了我的柔情，一个劲紧握着我的手不放。他用握手表达了一切。

我回到家里时，夜空已经热闹得到处噼啪作响了。整整一年中，那是最迷人的一个夜晚，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皎洁的夜空万里无云，然而，象是暴风雨即将来临一样，我的头发和手指上似乎不时有电流通过，无数的遐想与对往事的回忆压迫着我的胸膛。

我穿起长睡衣，从安古斯蒂阿丝房间的窗口探头远望，好几处熊熊的火焰将夜空映照得通红。阿里巴乌大街上，两四处交叉口也点起了篝火，整个大街上一片狂呼乱喊。一群群由于炎热和火光照耀而眼睛通红的小伙子扑向炭火，侧耳细听着炭粒喊出的他们未婚妻的名字。接着，随着一阵狂乱的叫喊，人群分头涌向各个节日晚会。阿里巴乌大街仍处于激奋的战抖之中，但嘈杂声渐渐平息了。远处传出阵阵鞭炮声，一道道闪光不时划破夜空。

我想起了圣胡安节夜晚乡村常唱的歌子，那是在炽热的

田野里采摘翘摇草寻找伴侣的良机。我在昏暗的阳台上支撑着双肘，某种强烈的欲望和无限美好的憧憬使我无法平静。我再也不想挪动身子了。

我不只一次听到倾听着远远传来的掌声的守门人的脚步声。一声很响的关门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朝人行道上瞥了一眼，是罗曼走出了楼门。他迈着大步，接着又在街灯下停住脚步，点燃一支烟。即使没有街灯，我也照样能认出他那熟悉的身影。夜空明亮，空中象是布满了一层金光……他身材显得出奇地匀称细长，我好奇地打量着他的身影。

远处传来另一个人的脚步声，他象只警觉的小动物紧张地抬起头。与此同时，我也抬眼朝传来走路声的方向看去。格洛里亚穿过街道朝我们（朝着站在人行道上的罗曼，朝着站在暗处的我的目光）这边走来。毫无疑问，这是她刚由她姐姐家回来。

走近罗曼身边时，格洛里亚习惯地看了看他，街灯照亮了她的头发和面孔。罗曼突然的动作吓了我一跳。他扔掉手里的烟卷，迎着格洛里亚走出了几步，伸出一只手打招呼。格洛里亚惊吓得倒退了几步。罗曼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使劲推搡着他，接着，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我一点也没有听清他们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我既好奇又害怕，吓得不敢挪动身子。格洛里亚终于摆脱了罗曼，走进了楼门。罗曼又点着一支烟，但很快又扔出去。他朝前跨出几步，象是要离开的样子，可他很快又坚定地掉转身子，跟在格洛里亚身后紧追。

在罗曼进楼的同时，我听见屋门打开的声音，格洛里亚走进了家门。她掂着脚，轻轻地穿过厨房朝阳台走去，看样

子，她是想去看看罗曼是不是还呆在老地方。象是这些事都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我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眼前的这种怪事，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实在让人难以相信。罗曼的钥匙在门上划出响声后，我全身立即战抖起来。他和格洛里亚在餐厅里相遇了。罗曼的说话声压得很低，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说了，有事要跟你说，走吧。”

“我没有时间跟你说话。”

“别装傻了，走吧！”

两个人都走到阳台上，随手关上了玻璃门。我象是在梦游一样，对他们的举动无法理解，难道圣胡安节期间真的闹鬼吗？难道这是巫婆使我产生的幻觉吗？我甚至没有想到，我犯了窥探他人隐私的过错。我又一次趴到安古斯蒂阿丝的窗口。窗口离阳台很近，连他们的呼吸我都能感觉到。

先是罗曼开口说：

“别尽计较那些不足挂齿的小事……格洛里亚，还记得在战火中咱们回巴塞罗那的那次旅行吗？还记得那个池塘里长着的紫色的水百合花吗？……你的皮肤雪白娇嫩，披在肩上的红发象一团火一样点缀在紫百合中间。别看我表面上对你冷漠，你那时候的样子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一直想着你，你要是到我房间去，就可以看到我给你画的那张油画。我一直保存着呢……”

“我什么都记着呢，狗东西！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张画，一直等着你有一天跟我提那张画，好啐你一口……”

“你的忌妒心太强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爱我吗？多少个晚上，夜深人静时你象妖魔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门口，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今年冬天你常常夜间在台阶上抽泣，

我都听见了……”

“即使我哭了，眼泪难道是为你流的吗！爱你？对，我爱你！你就象就要被拖进屠宰场的猪一样让我爱！我就是这样爱你的……你以为我不敢跟胡安说吗？早就告诉他了，我早就盼着你跟我胡闹，好让你弟弟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

“低声点！……你明白，高声高气对你没有好处。我可以很快向你丈夫提供那天夜里你是如何自己跑到我的房间去以及我是如何把你赶走的证据……你要是找我的麻烦，我就这么办。你可别忘了，格洛里亚，那天的事好多战士都看到了，有些人现在就住在巴塞罗那……”

“那天是你将我灌醉了，然后吻我……我到你房间去，是我爱你，而你却以最无人性的方式捉弄我，把你的狐朋狗友藏在屋里，让他们哈哈大笑，羞我，你也反过来对我破口大骂，说你不愿从你弟弟手里偷走任何东西。你那是人干的事吗？我那时还很年轻，那天晚上我到你那里去时，我想我已经脱离了胡安，我想抛开他。你可别忘了，那时神父还没有给我们祈福呢！”

“可是，你也别忘了，你身上正怀着胡安的孩子……我说呀，今天晚上你别装清教徒了，跟我来这一套没用……也许我那时是有眼无珠，但是，现在我需要你。走吧，到我的房间去吧，一次了事。”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用心，因为你一贯是个背信弃义的东西……你说说，你跟那个埃娜到底干什么了？直说吧，你一见她就象个呆雁似的两眼发直……”

“你扯上那个女人干什么！……能够满足我的不是她，而是你，该高兴了吧，格洛里亚？”

“你让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然而我一直在期待着这一时刻……如果你以为你还让我感兴趣的话，那么你错了。如果你以为因为你把那个姑娘带进你的房间我就吃醋生气的话，那说明你比胡安还要糊涂。实话告诉你，我恨你，从你戏弄我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对你恨得咬牙切齿，当因你的过失而使我忘记了一切时……你想知道是谁告发了你而差点没把你毙了吗？不是别人，是我！我！我！……你想知道是谁让你进契卡的吗？是我！你还想知道今后谁还可能去告发你吗？也是我！现在最有资格啐你的就是我！我现在就啐你！”

“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你都让我烦了。你别指望着我以后还会恳求你……你爱我，这不假吧？走吧，到我的房间去吧，索性把话都说开。好了，走吧！”

“小心 畜生 别碰我 否则我要叫胡安了 你敢再靠近 我就挖出你的眼睛！”

说最后一句话时格洛里亚提高了嗓音，几乎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尖叫。

餐厅里响起了外祖母的脚步声。在星光的映照下，外祖母能看到阳台上两个模糊的身影。

罗曼没有敢动怒，只是从语调中可以听出他的紧张心情。

“住嘴！蠢货！……我并没有想强迫你。你要是想去，你自己随时都可以去……但是假如你今天夜里不去，请你以后别再看我。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他走出阳台，撞在外祖母身上。

“谁 是谁？”外祖母慌慌张张地问，“上帝啊，是罗曼 你疯了，儿子！”

他没有说话，径直离开餐厅，我听到一声响亮的关门声。

外祖母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近阳台。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孩子！……孩子！格洛里亚，是你呀！是你吗？我的孩子！”

这时我听到格洛里亚在啜泣。

“您睡去吧。妈妈，让我安静会儿。”

她停留了片刻，呜呜地哭着奔向她的房间，泣不成声地叫喊着：

“胡安！胡安！”

“别喊孩子，别喊啦！……胡安走了，他说他睡不着……”

屋子里沉默了一会儿，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是胡安从外边回家了。

“什么时候啦，一个个还都站着，这是干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

“没什么事，”格洛里亚终于说，“走吧，睡去吧。”

圣胡安节的夜晚让我感到越来越玄妙了。我独自默默地站在房间的中央，伸着脖子，侧耳静听着家中的窃窃私语。站立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直到脖子上的肌肉抻得一阵阵酸疼，并感觉到双手冰凉时才走向床铺。将人类灵魂联系在一起的千丝万缕，有谁能解开呢？人类千言万语的真实含义，有谁能剖明呢？那时，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当然是无能为力的。我象是病倒了一样躺在床上，从亵渎神明的意义上记起了圣经上的一句话：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尽管我的两眼圆溜溜地睁着，我的双耳聚精会神地听着，但对刚刚发

生的一切，我看不出一点头绪，听不出任何奥妙……我无法想象那个以音乐使埃娜着迷的罗曼……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没有任何原因地央求格洛里亚，象我看到的那样粗暴地对待她，明目张胆地撩拨她。这里究竟有什么原因，我的耳朵并没有从他战抖的声音里听出来，我的眼睛也没有从阳台上的夜色中察觉出来……我蒙上了脑袋，不愿意让那一夜实在令人费解的离奇的美景再进入眼帘。我终于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时，我仍然象在梦中那样想着埃娜。我不知不觉地将她和罗曼的言语、罗曼的举动、罗曼的背信弃义联系在一起思索了。一想起埃娜，我心里就充满说不出的痛苦。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我跑出家门，决定去找埃娜。要她说些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我一心要保护她，以防我舅舅伤害她。

埃娜没在家，她家里人说那天是她外祖父的圣日，可能一整天都得在位于博纳诺瓦大街上的外祖父家中度过。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种奇怪的冲动更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使我觉得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要将她找到，我需要立即跟她面谈。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博纳诺瓦大街两旁的花园里百花吐艳，负载过重的美景压迫着我焦虑不安的心。象是溢出围墙的紫丁香、金银花一样，我对生活、对埃娜的柔情蜜意和令人不安的恐惧，似乎再也无法憋在心田了……在我和埃娜的友谊史上，大概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时在我心中出现的如此美妙天真的时刻。

我终于来到了埃娜外祖父家的大门。那是一扇宽大的铁门，从栏杆的空档中，我看到了院内正方形的草坪、一个

水龙头和两只狗。我跟埃娜说什么呢？我怎么好再次开口跟她说，罗曼不配将自己的生活与一个被象海梅这样高贵优雅的男子爱着的姑娘搅合在一起呢？……我想，只要我一开口，埃娜准会笑话我。

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我的身子靠在花园的粗铁栏杆上。玫瑰花的芬芳阵阵扑鼻，一只土蜂打我头顶上飞过时的嗡嗡声给我的耳朵里留下了宁静的回音。我没有勇气去按门铃。

面对白色花坛的玻璃门打开了，拉蒙·贝伦格尔的儿子带着他一个年幼的表弟走出了家门，两人飞跑着冲下台阶，奔向花园。象是有一只正在偷掐玫瑰花的手被他们冷不防抓住了一样，我脸上不由得一阵发烧，并且立即撒腿逃离了那地方……心情稍稍平静之后，我为自己的行为好笑，但我也不能再回到那座大门旁去了。就象清晨我对埃娜突然充满了好感和赞美一样，这时，我心里一下子塞满了沮丧的情绪。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兴致去跨越由她自己在我们之中开凿的鸿沟了。我想，最好听之任之，让事情顺着它自己的方向发展吧。

特鲁埃诺夹着尾巴从罗曼的房间里奔逃出来，蹲在楼梯上惊恐地嗥叫着，耳朵上带着一个嘴咬的血印。我的心立刻吓得紧缩起来。罗曼已经把自己关了整整三天了，据安东尼娅说，他是在谱曲，不停地抽着烟，房间里充满了沉闷烦恼的气氛。特鲁埃诺本来是不应吃这种亏的，对它的主人在那种气氛中的脾气，它应该是有所了解的。看到罗曼的牙齿在狗耳上留下的伤痕，女仆全身象水银一样颤动，几乎跟狗一

样呻吟着给它擦洗上药。

我翻翻日历，再有三天就是庞斯的圣日了。我心烦意乱，直想赶紧逃离这个该死的环境。一想到我的男朋友可能会帮助我实现这个迫切的愿望，我似乎真的从心里爱上他了。

## 第 十 八 章

阿里巴乌大街上度过的日日夜夜经常清晰地在我脑海里闪过。白天，象是一座座桥梁，架设在由漫无尽头的黑夜组成的混浊不堪的河流上，河里的死水散发着幽灵般的气息。

初秋的夜晚，曾激起我内心最初的骚乱；阴郁潮湿的冬夜，有时破椅子的吱嘎声会突然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有时一睁眼会发现两只细小闪光的猫眼睛正盯着看我，从而吓得浑身紧张。在那些寒风刺骨的时刻，生活有时会在我的面前撕去它所有贞洁端庄的面纱，毫无廉耻地露出赤裸裸的身子，高声倾吐着它深藏在心里的忧伤情感，使我对生活更感到可怕。不过，一到醒来，清晨将负责将它彻底清扫干净，似乎这种情感从来没有存在过。……夏天的夜晚又来临了，地中海的夏夜甜蜜浓郁，银白的天空金星点点，月光象可口的液汁朝巴塞罗那城倾泻而下；海神咸湿的气味在全城慢悠悠地飘荡。海神悠闲自在，轻轻地梳理着她那披撒在洁白的后背、一直拖到鳞光闪闪的金色尾巴上的长发。炎热的夏夜，饥饿，头疼，忧虑和我青春的活力，有时会使我的心情陷入不能自拔的混乱之中，引起我生理上贪婪的、象烤得焦灼的尘土飞扬的土地渴望暴风雨来临那样的渴求。

每天，疲倦的身子躺到床上之后，剧烈的、游移不定的

头痛往往折磨得我的脑壳无处安放，我只好抽去枕头，垂挂着脑袋，让疼痛随着大街上和屋子里嘈杂的音响逐渐平息。

头疼终于象越来越懒散的海浪一样慢慢将我推入睡乡，直到我对自己的躯体和灵魂完全失去知觉。我的身上，热气散发着象荨麻汁一样刺激人的气味，它往往在我入睡后不久又将我压醒，使我心里象刚做过一场恶梦那样难受。

屋内死一般寂静，街上不时响起守夜人清晰的脚步声，透过阳台的玻璃门仰望，满天繁星闪烁。

无数星座射来的纤丝一般的光辉以无法捉摸但又确实可以感觉到的细微的力量骚扰着我少女的心房。万千心绪，让我心如旋磨，无法合眼，只得又翻身跳下床来。

我记起了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度过了情绪激烈起落的一天之后，我的神经再也不得安静了。上床之后，我从安古斯蒂阿丝的镜子里看到灰蒙蒙的房间里站着一个长长的身影。我朝镜子走去，那个暗鬼一样的影子也向我走来。我终于看到了针织睡衣上边的变了形的脸庞。那是一件镶边的用旧纱织成的长睡衣，岁月的抚摩已使它变得非常柔软。它是我母亲穿过多年之后留给我的遗物，我看着睡衣，看着看着，双眼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我睁开眼睛，对着镜子凝神地看着，我再也看不到自己的身影了。

我抬起一只手，想摸一摸我的面孔是不是已经离我而去，我根据骨骼的结构，顺着眼眉、鼻翼往下抚摩，手最终在面颊上停住了。我的面孔出现了，细长的手指也出现了，手指比面孔显得更加惨无血色。我自慰了，不管怎么说，寄人篱下的安德烈娅毕竟还活着，在将我围得水泄不通的阴暗和苦痛中活着。不过，我有时又对此将信将疑。

就是那天的下午，我参加了庞斯的圣日。

整整五天中，我一直做着很快就能摆脱那种庸俗环境的美梦，心里一直想着，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让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冲刷一切吧。那天，前往庞斯家之前，我似乎有一种天地就要翻转的预感。象是在站台上突然听到了火车开动的汽笛，象是正在港口漫步时传来了一阵客轮就要离岸的骚动，我心头焦急万分。

早晨，庞斯给我打了电话，他的声音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爱恋之情。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等待着我，我已经让一个男子倾慕的事实唤起了我作为女人的下意识的冲动。在这个世界上长期委屈地偷生之后，我的内心产生了胜利就在眼前的激动，产生了难以抑制的让人赞美一顿、钦佩一番的强烈愿望。我觉得我象童话中的灰姑娘一样，成为公主的幸福憧憬已经近在眼前了。

我想起了童年时代常做的一个梦。那时我还是个面色黄瘦、身材羸弱的女孩子。那么大的女孩子，走东串西从来是不会落得好评的，而且，父母也总会因此而不得不听几句暗有所指的忠告……那些表面上聚精会神地玩闹，对大人們的谈话似乎无动于衷的孩子们，对成人們的这类谈话从来是不会漏记一个字的。“这孩子长大后肯定能找个漂亮的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意想不到的事就会发生。”

我朦胧地躺在床上，觉得自己是潮流中的一滴，在奔腾，在碰撞。突然，象是有什么东西离开了我的身子，似乎是一件衣服，又象是破裂的蚕茧，皱巴巴地掉落在脚下。我发觉了人们惊奇的目光。我走近镜子，兴奋得战抖着欣赏我已经变成了金发公主的姿容——恰恰是童话中的那种金发女郎——

由于我自身的美，用不着打扮就立即变换了个人，迷人、温柔、善良、惬意的笑容均匀地分布在脸庞……

我一边精心地用微微战抖的手梳理头发，换上为去庞斯家熨得平平整整的最不显旧的衣服，一边回想着在我童年的梦中反复出现过的这个幻景，我自己止不住微微发笑。

“大概，我羞涩地想，这一天大概真的到了。”

如果在庞斯的眼里我是个美丽动人的女子——他曾以笨拙的语言，而更多地是以无声的语言向我表明了他对我的这种评价——那么，实际上等于白纱已经披在我的身上了。

“大概，对一个女人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让别人如此发现她，让别人以一种使她自己感到精神焕发的方式看着她。”生活的意义不在于自己看到了什么，或听到了什么刺激性的污言秽语，生活的真正意义是要亲身充分体验自己感情和感觉上的绝望和喜乐。邪恶与善良本身……

正因为这样，我逃离了阿里巴乌大街上的家，而且，为了听不到被罗曼折腾得疲惫不堪的钢琴的声音，我得经常堵住自己的耳朵。

罗曼闭门不出已经十二天了，据格洛里亚告诉我，她没有看见他出过一次门。而那天早晨他却以冷冰冰的锐利的目光在家里仔细考查着一切。有些家具格洛里亚卖给了旧货店，因而，有的屋角里明显地露出了空隙。

“是你在偷我母亲的东西！”罗曼吼叫道。

外祖母应声而出：

“不，儿子，不是她，是我卖的。那些东西已不需要了……所有权是我的。”

可怜的外祖母，家里缺吃的时，她自己勒紧腰带，把饭

食留给别人；为了给小孩的床上增添一条被单，她自己差点没冻死。而现在竟然从她嘴里冒出所有权这样的字眼，真让人啼笑皆非，罗曼也只得微微一笑了事。

下午，罗曼又弹起了钢琴，穿过过道时我看到了他，他的后脑勺上聚集着一堆阳光。他也看到了我，并且对我送来显然与他的心情相反的笑脸。

“为了来听我弹钢琴，打扮成这样，太漂亮了。嗯，你跟这个家里的所有女人一样，也逃……”

他痛苦地按动琴键，逼迫它们发泄充满春意的情感。他象是喝了很多烈酒又几天没有睡觉一样，双眼布满了血丝。弹起钢琴来，他泪流满面。

跟以往一样，我悄悄地离开了。走在大街上，我使劲回想着他的殷勤和宽容。“不管怎么说，我想，”毕竟是罗曼使他身边的人活下来了。事实上，他们干的事，他一清二楚。我今天下午充满了幻想，他也看出来了。”

我又不自觉地想到了埃娜。以前，我曾千方百计不想让她与罗曼结识，而现在，这两个人差不多总是同时在我的头脑中出现。

“你知道吗，安德烈娅，圣胡安节的头天下午埃娜来看过罗曼，你知道吗？”格洛里亚曾斜着眼跟我这样说过，“我亲眼看到的，她惊慌地跑下楼梯的那个样子，跟那天狗被他咬了之后的样子一样，疯子似的没命地往下跑……你，怎么想？……打那之后再没见她来过。”

想到这些，我不由得又捂住了耳朵。去庞斯家一路上的街道旁，树梢都已是葱绿一片了，火一样的太阳下，一片片树叶象鱼鳞一样闪着光。

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我又一次成了一心想去和第一个理想的追求者跳舞的十八岁的姑娘了。一种虽然尚未确定但却令人愉快的期待，完全驱赶了家里那些人在我耳边留下的余音。

庞斯的家在穆塔内尔街的尽头，是一所豪华的住宅。小花园的栏杆前——那里的城市气息是那么浓，就连花园里的花朵也似乎散发出水泥和蜡烛的气味——停放着一排小汽车。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地跳动起来，我知道，几分钟之后，我将跻身到我非常陌生的欢天喜地的世界里去。那都是一些整天围着钱柱子旋转的人们，他们的乐天派头，通过朋友们的谈话，我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那是我参加的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交际，在埃娜家里的那些聚会，都是朋友间随随便便的集合，话题也总离不开文学艺术之类。

大理石的门楼和它透出的凉爽的气息，我至今记忆犹新。同时，在守门男用人面前，我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的样子；摆满了花盆、花瓶的客厅里半明半暗的光线；珠光宝气、全身沐兰含芳的庞斯的母亲走上前和我握手时的阔太太神气；她盯着我的旧鞋打量时疑惑的眼神；庞斯在一旁不安地直瞧他母亲的不自然的神态。凡此种种，至今我也仍然记得清楚。

那位阔太太高高的个儿，衣着阔绰，派头非凡，跟我说话时微笑着，似乎她的微笑永远呆呆地停留在嘴唇上了。那时，我的心特别容易受刺激，看到自己一身穷酸相，心里顿时一阵烦恼。我轻轻地拉着庞斯的一只手臂，和他一起走进了大厅。

大厅里聚集了很多，与大厅毗邻的一间小沙龙里，“大人们”吃吃喝喝，笑语阵阵。一位胖夫人将一块馅饼送进嘴里

时笑得满面通红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人们说说笑笑，穿梭般走来走去，我连手脚都不知道如何摆放，但表面上却装得出奇地平静。年轻人也在吃着喝着，同时，不断变换着位置，热烈地交谈着。年轻人中大多是些花枝招展的姑娘。庞斯将我介绍给了围坐在一起的四五位姑娘，说是他的表姐妹。在她们中间，我一直羞怯不安，心里直想哭。因为，原先使我兴奋激动的，并不是要来与这些姑娘陪坐……我烦躁，生气，甚至发怒，真想哭……

我把庞斯当成了那场合中的护身，步步紧随着他。可是，我很快恐惧地意识到，在那些充满鄙视的漂亮眼睛的巡视下，庞斯开始紧张和很不自然了。他终于趁有人叫了他一声的机会，朝我歉意地一笑，将我撇在几个姑娘和两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中间了。跟他们在一起，我始终无话可说，心情越来越烦闷。从一面灰白色的镜子里，我更清晰地看到了我周围人们的色彩鲜明柔和的夏装，在他们中间，我成了地地道道的灰姑娘了。在那种活泼热烈的气氛中，我跟白痴一样呆板和可笑。

我再也找不到庞斯的身影了，当在场的男男女女随着慢悠悠的狐步舞曲轻起舞步时，我非常显眼地靠窗口呆站着。

舞蹈一停下，大厅里立即响起嗡嗡的说话声，可谁也没有跟我搭话。我忽然听到了伊图迪阿加的声音，并立即回过头寻找他。他被几个姑娘围在中间，指指点点地给她们讲解着一张平面图，畅谈着他未来的计划。

“看，这块巨大的岩石现在仍然是无法攀登的，但是，你们等着瞧吧，我将架起直通那里的钢缆轨道，我的堡垒别墅就以石头为地基。我要在那儿结婚，和我的夫人隐居，除了

呼啸的风声、老鹰的尖叫、雷电的轰鸣外，我们不需要其它任何陪伴。”

一个张大嘴巴听他讲解的非常标致的少女打断了他的话：

“加斯帕尔，你说的这些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不能呢，小姐？平面图已经画好了，而且我跟建筑师、工程师都谈妥了，你还能说不可能实现吗？”

“即使盖好房子，也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你住到那儿去！……真的，加斯帕尔……”

伊图迪阿加抬起头，高傲地笑了笑。他的蓝裤子一直拖到象镜子一样闪亮的鞋面上。要不要向他走过去。我犹豫不决，我那时象一条狗一样，既自卑自贱，又迫切希望有人陪伴……我的背后又听到谁叫了一声伊图迪阿加。我朝窗外的小花园转过身去，靠在一扇稍矮一些的窗子上。小花园里，一条狭窄的柏油道上，两个男人正在一边散步一边谈着生意。那个高大魁梧的男人，长相与加斯帕尔有某些相似处。离窗口不远的地方，两个人站住了，热烈地讨论着：

“可是，您想过没有，这种情况下，战争可以使咱们赚一笔啊！伙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百万地赚呀，伊图迪阿加……”

说完，又开始在花园里漫步。

我微笑了一下，象是真的看到了那些头戴魔术师般的尖顶高帽的显要人们，跨上了在欧洲大陆蔓延的战争的脊梁，在黄昏夕阳的余辉中驰骋……

时间走得特别缓慢，象是不合群的孤雁，我独自一人默默地熬过了一小时，也许快两个小时了。我呆呆地看着不停

地改变舞姿的人们。我再一次见到庞斯时，我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大厅里的其他人吸引了。他在大厅的那一头，远远地离我站着，满面绯红地与两位少女热烈地敬酒干杯。我手里拿着还没有人碰过的杯子，不自然地朝他笑了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被人贬抑的难受。在那群举目无亲的人们中间，我不免感到垂头丧气，就好象正兴致勃勃地玩着心爱的画片时，一阵狂风将画片吹进了山谷那样让人扫兴……那都是庞斯送给我的画片，有的画着他送给我的丁香花，有的上面印着他带我去避暑的许诺，有的画着他挽着我的手，把我从家里领出去，走向美好幸福的未来……那天下午，他曾是那样真诚地、羞羞答答地恳求我去参加他家庭的节日，他的那股柔情不能不使我动心……也许，一切都被他母亲投向我旧鞋的目光给破坏了……也许是我本身的过错，谁让我对人情世故的应酬一窍不通的呢！

“啊呀，姑娘，让你着恼了……我这个儿子，总这么粗心大意，我这就去找他！”

我乏味地独自呆在一旁的长时间里，庞斯的母亲肯定悄悄地观察了我。我原来把她想象成那么慈祥可亲，实际与想象相差得太远了，我不无怨恨地看了她一眼。她朝她儿子走去，不一会儿，庞斯走到了我的跟前。

“对不起，安德烈娅，抱歉……想跳舞吗？”

大厅里又响起了舞曲。

“不，谢谢，不想跳舞。想走了，不太舒服。”

“这是为什么呢，安德烈娅？……不是生我的气吧？……我一直想到你这儿来，总有人拦着有事……不过，我看到你一直没跟其他男的跳舞心里很高兴。我不时朝你这边看……”

我们都沉默不语了，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急得要哭的样子。

庞斯的一个表妹走过我们的面前，荒唐地说了一声：

“多情的拌嘴，对吗？”

她脸上露出电影明星那种不自然的微笑，但又显得那样开心。庞斯羞得面红耳赤，我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在‘这样的’人们中间，我一点乐趣都没有，我说，‘象刚才这个姑娘，比如说……’”

庞斯既伤心又不满地对我说：

“对这位姑娘，你有什么可说的呢？她聪明伶俐，心地善良……也许是她长得太漂亮了，你们这些女人哪，都是这样。”

我立刻感到脸上热烘烘的，庞斯也马上后悔失言了，他想拉起我的一只手。

“我能成为这种荒唐可笑场面的主角吗？”我想。

“怎么啦，安德烈娅？我发现你跟平时不一样了。”

“我今天不舒服，真的……本来不想来了。我想来向你道贺一下就走，知道吗，道贺一声就走……你看我，象是来参加节日的样子吗？没做任何准备，你看这身衣服……还有你瞧，还穿着这双运动鞋，注意到了吗？”

“咳！”说完之后我后悔地想，“何必跟他说这么多蠢话呢！”

庞斯双颊憋得血红，他手足无措，惶惑地看着我。那身华贵的灰装使他显得稚气十足。他下意识地朝离我们远远站着的他的母亲投去怨恨的一瞥。

“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安德烈娅，他象小孩一样结结

巴巴地说：“可是。你实在要走……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他说出的这几句话使我的心更凉了。

“庞斯，我出言不逊，冒犯了你家的客人，请原谅。”

我们默默地走到前厅，看到形状丑陋的花瓶，我心里踏实多了。告别的时候，庞斯突然激动地吻了吻我的手。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安德烈娅；先是公爵夫人来了……（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我母亲仍然是旧脑筋，头衔看得特别重。）以后我表妹努里亚又把我领到花园里……好吧，索性直说了吧，她向我表白了一番她对我的爱……不……”

他站住脚，咽了一口痰。表情是那么滑稽，真让我好笑。

“是那位刚才跟我们说话的美人吗？”

“对。我没想跟你说这事，跟谁也不想说……可不管怎么说，她这样做说明她勇敢大方。她是个迷人的姑娘，追求者不计其数，用的一种香水……”

“当然了，这还用说！”

“再见吧……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他毕竟年岁还小，又是一阵脸红。他跟我一样，心里清楚得很，以后的再见只不过是暑假后在学校里的偶然相遇罢了。

户外的气候闷热，我满心惆怅，沿着漫长的蒙塔内尔大街下行。蓝得几乎发黑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无限广阔的扁平的天空压着静悄悄的街道，不由得使人感到恐惧。我象是一出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一样，在空间力量的压迫下，变成了渺小紧缩的一团。

炽热的柏油马路、滚烫的石块和强烈的光线窒息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象是走在我自身生活的荒芜的道路上。我一步一步朝前挨着。我只觉得行人的影子不断从我身旁闪过，可是行人的面孔我一个也没有看清。我无法控制自己。一个劲紧咬着嘴唇。

汽车开始在大街上行驶了，一辆满载旅客的电车吃力地爬坡上行。宽阔的迪亚戈纳尔大道横躺在我的眼前，道上行人不断，道旁的棕榈树下是一排稀稀拉拉的长凳。我象是完成了一件力所不及的艰苦的劳动一样，再也支持不住痛苦的身子了，腿一软。在道旁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了。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只能沿着被截断了的人生的同一条道路上行走，那么，这种行走是毫无意义的。有人生下来是专为享受，有人命中注定该出力，有人则是为了瞧瞧生活而降临尘世的。我是作为不足道的卑贱的旁观者来到人间的，而且无法再变换自己的角色了，我无法从自身中解放。那些日子里，我眼前的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只有不可摆脱的忧伤和愁苦才是唯一的切实的存在。

隐藏在太阳发出的美丽的灰霾后面的世界，开始强烈地震撼着我。我干渴的面孔愉快地接受着泉涌般的泪水，我的手指又赌气地抹干了眼泪。无动于衷的街道反倒给我亲密的感受，使我更难以止住泪水。我哭啊哭啊，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眼泪流干之后，心情反而轻松多了。

实际上，一个失意姑娘的痛苦不值得如此大事渲染。我迅速浏览了我生活中这无须多想的一页。我身上承受过的更大的痛苦已经使我麻木不仁了，甚至连被人捉弄也无动于衷了……

回家的时候，从一个终点到另一个终点，我走遍了整个阿里巴乌大街。我坐在道旁默想的时间很长，动身回家时天空已经灰暗了。黄昏中，街道的灵魂开始闪亮了，一排排橱窗里的灯火，象是白色和黄色的眼珠，开始在它们各自灰暗的眼窟里闪烁发光了。……各种各样的气味，闲七杂八的话语开始从石铺的路面上升腾；阿里巴乌大街两侧的门洞里，阳台上，不时探出阴郁的面孔。从迪亚戈纳尔大街上下车的一群人乱哄哄的声音与来自大学广场沸腾的人声混为一体，阿里巴乌大街成了一个庞杂的混合体，各种生活的混合，各种品德的混合，各种兴趣爱好的混合，而我自己，只不过身陷这混合体之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分子罢了。

我参加了我首次参加，但又没有跳舞的舞会，回到了再也没有迷人的避暑邀请可以将我从中拯救出来的家门前。我毫无兴味地走着，一心只想赶紧躺到床上。隐隐作痛的眼睛终于看到了楼门前吊在昏黑支架上的灯。这盏灯，象情人的面孔一样使我感到亲切。

就在这时，我惊奇地看到了走出楼门的埃娜的母亲。她也发现了我，径直朝我走来。跟以往一样，那个女人温柔朴实的优雅深深感动着我的心。她的声音又把我带进了无限感慨的回忆之中。

“算我运气 安德烈娅 终于把您找到了，”她说，“我在您家等了好长时间了……您能抽点时间跟我呆一会儿吗？我请您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喝点冷饮，行吗？”

## 第 三 部

### 第 十 九 章

我们在咖啡馆里对面坐下，我仍然象刚刚被人从睡梦中惊醒的孩子一样，一副难受和茫然的样子。但是我内心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尽快了解埃娜的母亲到底要跟我说些什么。忘记了自己，心情也终于平静了。

“安德烈娅 您怎么啦？”

她说出的那个“您”既亲切又感人 使我又一次想哭。我紧咬着下唇，克制了自己。她的目光偏到一旁去了。当我再次看清她的脸庞时，她被帽沿的阴影遮盖着的双眼也湿润了……我已经平静了，她不好意思地对我微笑着。

“什么事也没有。”

“安德烈娅 可能……好些天了，我发现所有的人都经常阴沉着脸。安德烈娅，您有时候也想到过您的这种精神状态应该归因于您周围的世界吗？”

她微笑着，象是也逗我发笑的样子，语调显得很轻松。

“为什么一直不到我家去了呢？您生埃娜的气了吗？”

“没有。”我低下头回答说，“我倒认为是她厌烦我了。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

“那是为什么呢？她特别喜欢您……真的，真的，您可别

多想。您是我女儿唯一的女朋友，正因为这样，我才来找您说说的……”

她不住摆弄着手套，纤细的指尖轻轻地在手套上来回划着。她咽了一下口水，说：

“我真不想谈埃娜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谈过她。对埃娜，我非常喜爱……安德烈娅，甚至可以说我非常仰慕……”

“我也特别喜欢她。”

“对，我知道……可是，您怎么可能理解我的心情呢？埃娜是我子女中最好的一个，是我周围出类拔萃的人，她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我对她有特别的爱。”

我理解了她的心。她的语气比她使用的语言使我更好地理解母亲的心情；她语调里的热情比她的话更清楚地表明了她对女儿特别的爱。我感到有点害怕……我一直把她看成挑拨是非的女人，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自从我头一次到她家去，听到她那样地唱歌，以后又以那种使我难受得心战的方式看我之后，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我知道最近埃娜心里很痛苦。您可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直到现在，她的生活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每一步都是顺当地走过来的。她的笑意代表了她的全部生活……她一直健康，幸福，没有任何烦恼的事。当她爱上海梅那个小伙子时……”

在我惊奇的神色面前，她微笑了一下。微笑中有痛苦的成分，也有狡黠的神情。

“她爱上海梅时，对她来说，一切都象是一场美好的梦。就在她到了这个年龄时，遇上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小伙子，我看着是多么高兴啊！……”

我内心很紧张，不敢抬头看她，心想，这个女人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呢？我横下一条心，对埃娜跟海梅的关系，不管她装得多么了解，别想从我嘴里套走埃娜的任何一点秘密。我决定一言不发，只听她说。

“安德烈娅，我不但不要求您讲我女儿要求保守的秘密，那样做是不合适的，而且，我要跟您讲的有关埃娜的事，也请您别告诉她。我对她的脾气很清楚，她有时候也很犟。您要是把我的话告诉她，她也许一辈子不会原谅我。她自己的事，总有一天她自己会跟我说的。她的事，尽管我有时很着急，但总是等待着让她自己说，她也从来没有辜负过我的期望。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请求您谨慎从事，不要跟她提起。……我已经知道了，埃娜经常到您家里去，但又不是为了去找您……她要找的是您一个叫罗曼的亲戚，她常和他一起外出，并且，自从结识罗曼以后，她跟海梅的关系就开始冷淡了，而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来往了。埃娜本人也完全变了个样儿……安德烈娅，请您告诉我，您对您舅舅的看法如何？”

我耸耸双肩，说：

“这事也使我想了很多。罗曼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人，可是，他有他引诱人的手腕，事情坏就坏在这里。罗曼这个人，如果您对他不了解的话，我很难对您说清楚……”

“对罗曼？”埃娜母亲的一笑使她几乎变成了一个漂亮和思想深刻的女人了，“对他我怎么能不了解呢？我认识他多年了……安德烈娅，我和他是音乐学院的同学，您想想。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至多十七岁。那时他的优越感很强，自以为整个世界必将归他所有……他学习不很刻苦，但看得出他聪颖过人，老师们在他身上寄予莫大的希望。可后来他堕落了，

恶习成了他身上主要的特点……几天前，我再一次见到他时，我的印象是这个人的末日来临了。但仍旧保持着他戏剧性的嘴脸和即将发现什么秘密的东方魔术家的神情，仍旧保存着他骗人的圈套和音乐的才能……我不愿让自己的女儿被这样一个男人吸引过去……我不愿意看到埃娜将来为此而流泪，成为不幸的女人……”

她的双唇变了颜色，激烈地哆嗦着。当她意识到是在和我说话时，她想极力控制住自己。她嘴唇紧闭了一会儿，接着，她那动了感情的杂乱无章的话语，象是能冲走一切的破堤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

“上帝啊！我太认识罗曼了！我的女儿呀！我爱他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如不认识他好。他对女人的那种诱惑力，您能说我不知道吗？您知道吗，当我最初对他产生了爱情时，心里是多么兴奋啊。那种幸福的冲动，简直抑制不住。对他的弱点，我了解得更清楚。他目前这种沉闷痛苦的心情，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一想到我女儿也可能会象我当时那样被他的这些弱点吸引得那么远，我心里就充满了说不出的恐惧。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不希望再见到这种丧失人性的圈套了……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的人感情是什么样子，您体会过吗？您知道一个少女在那样的表情、激情和动作之后，心里是多么着迷吗？而这一切最终又都破灭之后，心里又是多么难受，您能理解吗？不，您是无法理解的！真烦恼啊！就凭您那双宁静地看人的眼睛，您能知道什么呢？什么也不会知道！您也无法理解一个人想收回已经无法回收的感情上的贞洁时，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那时，我只能自己偷偷地掉泪。当着别人，当着人们警觉的目光，我只有将难以忍受的隐痛埋藏在

心底……一个姑娘，独自悄悄地去偷看一个男人。就象我那时那样，冒着清晨的蒙蒙细雨，在阿里巴乌的街角上远远地窥视罗曼，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可能夹着书包从那儿出来的门洞，安德烈娅，您有过这种感受吗？他走出大门时，几乎总是拍拍他弟弟的肩膀，玩弄一会儿刚刚醒来的小狗。不会的，您不会有这种感受的。我是不可能单独去偷瞧的，每次都是贿赂家里的女仆，让她跟我去。她很好奇，可是由于那种单纯的等待跟她对恋爱的想象相距那么远，她慢慢地失望和厌烦了……想到那个女人突起的眼珠和黑黑的须毛，我对埃娜的独立就特别珍重。冬天的早晨，女仆也得跟着我，撑着雨伞，连连打着呵欠……有一天，我父亲终于允许我和罗曼在家里举行一次钢琴和小提琴音乐会了，大部分乐曲都是罗曼谱写的。他取得了一鸣惊人的成绩，参加音乐会的人个个眉飞色舞……不可能啦，安德烈娅，不管我再活多少年，我再也不可能象那时一样心花怒放了；再也不会象罗曼以湿润的双眼对我微笑时那样心醉神迷啦！音乐会结束后，在小花园里，罗曼感觉出了我对他的痴情，于是，他以无耻的好奇心挑逗我，象一只猫玩弄刚刚逮住的老鼠那样戏弄我，他要我将辫子绞下送他。

“‘我想 你是不会为我而绞下辫子的。’他眼里闪着狡黠的光。

“我那时把他能开口向我要点什么东西当作最大的幸福，但要我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的身子不由得一震。十六岁的时候，我的美全体现在辫子上。蓬松的粗辫子一直拖到腰间，我为有那根辫子而自豪。罗曼一见到我总是那样微笑着看我的辫子，他那种眼神有时让我直想哭。

最后，他的目光使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经过一整夜的翻来覆去之后，我几乎是紧闭着双眼狠心剪下了我的辫子。那时我抓着那把浓密的头发，下意识地将辫子捂在脖子上，象是刽子手要朝它下手一样，我保卫着它；拿着剪子的手抖抖地不敢下手……天一亮，对着镜子一照，我放声痛哭了一场。咳！年轻人太容易冲动了！……可同时，一种卑下的自豪感慢慢浸透了我的心，我想，谁也不会跟我一样因为狂热地爱着一个男人而采取这种果敢的行动的……我象浪漫主义小说中的女英雄一样，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辫子寄给了罗曼，冷静想一想，这种举动是多么俗气啊！而他，连一个字的回信都没写。这件事发生后，我们家象是遭了一场大难。家里为了惩罚我，将我死死关在家里整整一个月……然而。我却感到一切都可以忍受。我闭着眼睛。想象着罗曼捧着那根金色的粗辫子的情景。那可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呀，想到这些，心里就坦然了……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了罗曼，他好奇地看看我，说：

“‘你身上最漂亮的部分我已经到手了，放在家里了。我将你的魅力夺走了。’接着，他又以不耐烦的口气说，‘女人，你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你为什么象一条狗似的对我这么驯服呢？’

“现在，想到过去的事情，我常常纳闷，人类为什么竟然有能力承受这么大的屈辱呢，我们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事得病呢？在人类的感情中，为什么允许从别人的痛苦中捞取如此的开心呢？……因为事后我病倒了，发烧了，好长时间起不了床。我心里的愤怒，我心里的那口气怎么也发泄不尽……您还问我是不是认识罗曼？在孤独的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我翻

来覆去回想着一切……我父亲犯疑了，他开始探求根源了，女仆将我的痴情如实告诉了他。我，作为一个少女的秘密被发现了，连最隐蔽的角落都暴露了，那种痛苦您能够理解吗？就象为了看看动脉在肌肉中如何跳动而剥开了皮一样的痛苦……家里把我送到乡下住了一年。为了让我回来时不見到罗曼，我父亲给了他一笔钱，请他暂离这里。而他竟然有脸收下了那笔钱，并在收据上签了字，接受了我父亲提出的条件。

“我返回巴塞罗那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下火车时，我一副懒洋洋的倦态——那次坐火车的四小时旅行，我们带了多少被单、帽盒和纱巾，您简直想象不出来。我父亲开去一辆大汽车，在车站上等候我们。上车之后，马达声震耳欲聋，车子颠簸得很厉害。颠得毡毛大衣把皮肤都磨疼了。一年中，我没有听到罗曼的名字，一进入巴塞罗那，城里的每一棵树，巴塞罗那特殊的巴罗戈式的光亮又给我带来了他身上的芬芳。我几乎要伸长鼻子赶紧猛吸一口……”

“我父亲非常激动地拥抱我——跟埃娜一样。我父亲兄弟几个就我一个女孩子——我抓住机会马上跟他说，我还想继续学钢琴和音乐课程。我记得我首先跟他表示的就是这个愿望。

“‘好吧，可是，你要是碰上那个年轻人，你不害臊吗？’”

“我父亲的眼睛里射出两道愤怒的光。您还不认识我父亲吧？他有一双最狡诈，可也是最甜蜜的眼睛。

“‘你就找不到别的男人啦？难道你，孩子，难道你非得跟一个专门等着捞点嫁资的男人转不可吗？’”

“我父亲的话象一盆凉水泼在我的头上，伤害了我因为被罗曼爱上而产生的自豪感。我极力为罗曼辩解，说他有才能，

性格豪爽。我父亲默默地听完之后把那张收据放在我的手里：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看，我不愿让你当着我的面看’

“那之后，我们再没提起过罗曼。我们的大脑对事物的反映是奇怪的，我敢肯定，为这事，我仍然暗地里烦恼过。家里人看我的那种眼神，使我不可能继续表达对罗曼的爱情了。象是道义上的一耸肩那样，我跟让我父亲满意的第一个追求者结了婚，和路易斯……

“现在，您知道，安德烈娅，我已经彻底抛开了这一段历史 我现在很幸福。”

听着她滔滔不绝的叙述，我感到一阵阵害羞，尽管我在家里经常听到我们语言中最粗野的词汇，而且格洛里亚跟我将什么都说得明白无遗的谈话已不再使我害怕了，可埃娜母亲的自白却羞得我面红耳赤，而且心里感到不快。我那时是个倔强的姑娘，那种令人窒息的叙述使我讨厌，她高声倾诉不幸的做法也使我象生病一样难受。

我抬起头，发现她双眼噙满了泪水。

“可是，这些事我怎么好去跟埃娜说呢，安德烈娅？我才跟您说的这些事，这些只配痛苦地在忏悔室里说的事，我怎么去跟一个我最心爱的人说呢？……在埃娜的眼里，我是宁静和清白的象征，假如她知道了她一直非常崇拜的母亲有过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我知道，她是无法忍受的，她会对我另眼相待的……而我一旦失去了她对我的好感和尊重，我的生活也就毫无意义了。我能够象今天这样生活，完全是因为有了埃娜……您说说，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母女俩的感情会不会毁于一旦？那可是经过长期默默地、精心地培育起来的感

情啊！”

她的双眼失去了光彩，猫一样的眼球露出自卑的神情。她的面孔象云彩一样多变，一会儿满面细细的皱纹，一会儿又象怒放的鲜花一样舒展、鲜艳……我不明白我以前为什么把她当成了一个难看的女人。

“安德烈娅，埃娜刚生下时，我并不喜欢她。她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可我并不希望有孩子。新婚的那段时间，我别扭极了。两个互不理解的怪人竟然生活在一起，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好在路易斯整天很忙，没有时间为我们之间乏味的相处发愁，但不管怎么说，跟一个几乎整天不说一句话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总不免让他扫兴。我记得，在那些漫长的夜间，他不停地抽着烟，不时看看手表，看看我的鞋，看看地毯，我尽量以读书消磨时光。我们之间有一段几乎无法接近的间隔，我那时深信，夫妻之间本来就不存在的感情会越来越冷漠。有时，他神经质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口，……最后，向我提出某种消遣一下的想法……他总喜欢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家里收拾得干净利索，舒适豪华……只要这些能实现，他也就满足了，似乎我们的生活中不需要其它东西了。

“有时他也抓起我在他的手心里显得象火柴棍一样细弱的手指，并且总是对我手指的消瘦表示惊奇。抬头看我时，他象小孩一样的满脸不高兴。每逢那种时刻，我心里就直想笑，象是对我生活中以前的失败报了仇。我觉得我一下子成了强者，全身充满了力量，我也一下子明白了，罗曼伤害了我的感情之后，为什么他会高兴得灵魂都手舞足蹈起来。路易斯问我：

“你是想念西班牙了吗？”

“我耸耸肩，摇摇头。我们象是蒙在一块灰暗的布幕中度日。安德烈娅，那时我不愿意跟这个丈夫有孩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终于有孩子了。我本来强忍着的压抑心情，由于怀孕变得更坏了。当我知道我生了个女孩子时，不想要孩子的愿望变成了无限的忧愁。我简直不想看她，我背对着她，死人一样躺在床上……我记得那是个秋天，窗外是阴云满天的早晨。一棵大树的淡金色树枝不断敲击着窗户。新生的婴儿在我身旁呱呱叫。我的心都碎了，她竟然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我竟然有了这么一个要由我拉扯的法定的继承物。一想到她终有一天会成长为一个女人，我软弱无力地抽泣了，同时，出于怜悯，我象是往在大街上遇到的不幸者手中放了一点施舍物那样，羞怯地往那个小东西身边靠了靠，将奶头送到了她的嘴里。于是，我从生理上被人吸吮和征服了……”

“从那时起，在我和埃娜之间。她成了强者，我成为她奴役的对象，整天被她拴在身上了。渐渐地，她的活泼，她的健壮，她的美使我惊奇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我仿佛在她身上看到了我所有未实现的愿望。我原来不想要的这个孩子一天比一天漂亮。一天比一天逗人喜爱。我把她的成长看成我自己的收获。安德烈娅，您是知道的，我女儿全身充满了活力，……只有在她身上看到了我可以引起自豪的东西后，我才感觉到了我存在的意义，并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路易斯了，重新估价了他的长处，因为这些长处都在埃娜身上反映出来了。是她，这个女孩子，使我的活力和柔情蜜意显露出来了。真正的爱情不是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盲目的利己的情欲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它必须建立在互相了解，友谊和温存的基础上。是埃娜使我爱上了她的父亲，是她使我产生了再

要几个孩子的愿望—— 因为 为了使她的人格健康和完美 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好母亲 ——而且，使我有意识地摆脱了病态、跳出了狭隘的小圈子的也是埃娜……我的视野开阔了，遇到了陌生的天地，而在生埃娜之前，我差不多是自己逼着自己成了一个猥琐的女人，自私、厌世…… 我当时曾想在埃娜对我发生怀疑之前死去。”

我们两个都沉默不语了。

话说到这种程度，似乎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当一个少女已经开始成熟了的时候，对她的这番话已经很容易理解了。联想到我自己似乎是满载着种子的身子也将会被抛入使生命不断延续的艰难中去，她的话我是能够理解的，尽管所有这一切在我身上只是象期望一样并没有实现，但理解起来并不难。

听完埃娜母亲的话，我对她产生了无限的同情，我的心和她的心产生了协调的共鸣。

象是刚刚跌落的黑色的浪头又一次怒吼着冲击峭壁，激起了高高的浪花，我们的四周又响起人们又吵又闹的声音，我不由得一怔。埃娜的母亲又开始说话时，咖啡馆和街道上的路灯突然闪亮了。

“ 所以，我想请您帮帮我的忙……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帮得上忙的，大概只有您或者罗曼，而罗曼是不愿意帮助我的，我求过他。我想让埃娜在不知道我这一段轻浮历史的情况下，让她自己为跟罗曼打交道而感到羞耻。埃娜，她不会象我那时那样脆弱的，我想她不会让自己的狂热拖曳得神志不清的……至于请您如何帮忙，我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来。我总希望当她呆在罗曼的房间时，有人能闯进去，或者哪怕装着拉拉门。假如有谁，不管谁都行！当然，我是不合适的，能

够将罗曼的情况跟埃娜说说，如果需要，编着谎跟她说也行……就说他欺骗了她，特别要说清楚他是个变态色情狂，他反复无常，手段残忍……我知道，求您这么办太过分了，……不过，我倒想问问您：有关您舅舅这方面的情况，您知道吗？”

“知道。”

“太好了！那么，您愿意想法帮我一把吗？特别要紧的是，您千万不能象这段时间一样看着埃娜不管，让她……如果说她眼里还有值得让她信得过的人的话，那不是别人，正是您。自从你们不怎么见面后，她对您的评价更高了，对此我是清楚的。”

“凡是我能起作用的地方，我一定尽力，请您放心。但不能解决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我的头脑深处象在叠纸一样轧轧作响，跟那天埃娜当着我的面与罗曼握手时我脑子里发出的撕裂声一样。

她说她头疼。我几乎能触摸到她的疼痛。

“我要是能把她带出巴塞罗那！……您也许会笑话，连避暑这样的小事我都无权决定。我丈夫眼下是不可能丢下生意去避暑的，而埃娜又以不愿意离开她父亲作借口，坚持不去……她甚至使她父亲为我坚持要带她走而生我的气，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宣布说，我们两个都争着要带在身边的女儿，他这次要独占了。他让我和男孩子们一起走，把埃娜留下。埃娜以前对他并不这么温情，可最近在她父亲面前显得特别温顺，弄得他喜不自禁。我忧愁得整夜睡不着觉……”

我想象着她在进入甜蜜梦乡的丈夫身旁，呆呆地睁着双眼，生怕惊醒丈夫而不敢轻易动弹，以致骨骼疼得难受的姿势……她警惕着不让床发出响声，不时眨一下因失眠而疼痛

的眼皮，一心想着引起她内心无限痛苦的事情。

“安德烈娅，罗曼的这些卑鄙的行为，我也曾想过亲自跟埃娜说说……可是我不敢这么做，假若我跟她说时，她的眼睛盯着我，我肯定会象过错是在我这方面一样脸上发烧……我女儿的眼睛将把我的灵魂看穿……我父亲对我许诺过，九月份让路易斯去管理马德里的公司。可是从现在到九月，谁料到会发生什么事呢……”

她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她并没有因为向我倾吐了衷肠而轻松。戴上手套之前，她的手机械地抚摩了一下前额。我真想翻开她的手掌，看看她洁白细嫩的手背，就象我经常满怀兴致地翻看树叶的背面那样。

她的谈话使我变得傻呆呆的，一眨眼工夫，她已经远离我而去了。不一会儿，那个纤细的身影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夜间，在令人不安的房间里，我又一次回味起埃娜母亲的那句话：“我求过罗曼，但他不想帮助我……”这就是说，这个女人终于单独会见了若干年前她衷心倾慕的男人了。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罗曼，我心里就感到痛苦。我把他看成是不幸的可怜虫。埃娜的母亲终于看到了罗曼已经把自己禁闭在其中的房间，她痛苦的双眼已经看到了那里可以迷住埃娜的一切了。

黎明时分，一条灰暗的云带在天空浮动，它终于吞没了月亮。

## 第 二 十 章

天色破晓了，或者说，我紧闭着的双眼感觉到天亮了。曙

光象是满载的大车的轱辘，吱吱嘎嘎地轧过我的脑壳，滚过去了。到处一片嘈杂；全身的骨头碾轧作响，街道上的木头和钢铁震颠、碰撞，电车铃丁丁当当，树叶嘶嘶沙沙。远处又传来一声尖厉的叫喊：

“收旧货咧……”

阳台上的门开了，挡在我的身旁。一阵风吹来，推开了房间的门。我只好睁开朦胧的双眼。房间里灌满了柔和的光线，太阳已经老高了。格洛里亚从餐厅的阳台上探出头去，想叫住在大街上喊叫的旧货商人。胡安一只胳膊拦住了她，砰地一声关上了阳台的门。

“放开，让我去喊！……”

“我跟你说过了，不许再卖了，听见了吗？这家里的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只想跟你说，我们长着嘴，要吃饭……”

“我挣的钱够了！”

“别充胖子了！你挣多少钱，自己心里还不明白！而且你也知道咱们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饿死……”

“你这个倒霉蛋，想挑起我的性子，是吗？”

“别吓唬，我不怕！”

“嗯？……不怕？”

胡安愤怒地抓住她的两个肩膀。

“不怕！不怕！”

胡安将格洛里亚放倒在地，她弯着脖子，脑袋顶在玻璃门上。

门上的玻璃裂开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格洛里亚躺在地上叫喊。

“我打死你！混帐东西！”

“我不怕你这个胆小鬼！”

格洛里亚正想爬起来，胡安抄起水罐朝她摔过去。他没有打着妻子，可玻璃门却被妻子吓得突然一缩的脑袋撞碎了。摔在墙上的水罐也打破了，一块碎片飞溅到坐在他的高椅子上瞪着圆眼绷着脸看着他们的小孩手上。

“孩子！看看，你把孩子弄的，狗屁不如的母亲！”

“是我？”

胡安奔向先是吓得傻呆呆的，接着又放声大哭的小孩，他急忙把孩子抱在怀里，细声细气地哄着，并把他带去包扎伤口。

格洛里亚哭着跑进了我的房间。

“安德烈娅，你看见了吗？这个畜生，多野！”

我在床上坐起身。她摸摸疼痛的颈脖，也在床上坐下了。

“你看到了吗？我没法在这儿呆下去了，没法了……总有一天他会把我打死的。我才不想死呢，还想活呢。姑娘，生活太有意思了！……你是见证人。安德烈娅，你是见证人，对吗？他碰上我玩牌的那天晚上你不是亲眼看见的吗？他自己明白了，这个家庭里，为了不让一家人饿死，操心费力地想办法的只有我。……他不是当着你的面给我赔不是，抽泣着吻我了吗？你说，安德烈娅，他是不是哭着吻我了？”

她揩去眼泪，细小的鼻子立刻收缩在一堆微笑之中。

“姑娘，别看三天两头打架，有时还挺滑稽，象小小的喜剧。你会知道的……我骗胡安，说我把他的画卖给了收藏艺术品的人，其实都是收破烂的买走了。卖上五六个杜洛，晚上就可以去我姐姐家玩牌……每天晚上，我姐姐的朋友们都

去她家，我姐姐总是殷勤地接待他们，这样她的酒就卖得快了。有时候他们在她家里直玩到拂晓。嚯，那些人，可会玩了，他们总喜欢打牌，我差不多总是赢……真的，姑娘，总赢……要是手头没钱的时候输了，我姐姐就借给我，赢了之后再还她，她只要很少的利息。要想正经地赚钱，这是唯一的办法。告诉你吧，安德烈娅，有时我一次就能往家带四、五十个杜洛。姑娘，玩牌可让人开心了……那天夜里我已经赢了，我面前放着三十杜洛了……也真是偶然的事，胡安去得正是时候，因为那一次我的对手是个粗野的男人，我给他设了一个小小的圈套……有时不得不这么办。那个男人是个稀奇的宝贝，长着一只斜眼，眼神让人捉摸不准，不知道他是在朝什么方向看，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他看见了，什么东西他没看见。你要是见到他，安德烈娅，不把你乐死了才怪哩。……那小子走私，和罗曼有点关系。罗曼专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交易，你知道吗？”

“胡安去了之后呢？”

“哦！对！对！真把人逗死了，姑娘。大家都不说话了，托内特说：

“‘我看谁也不会拿我开心吧……’

“我心里可真有点害怕……可就在这时，有人敲门了。我姐姐的一个女友，那姑娘漂亮极了，你想象不到的漂亮，她说：

“‘托内特 没准是谁来找你的麻烦了。’

“正竖着耳朵听的托内特立刻象被电击了一样跳起身来，因为那些日子正在追捕他。我姐姐的丈夫说……你知道吗，我姐姐没结婚，其实不叫丈夫，可那有什么关系呢。他对托内

特说：

“ ‘快！快往屋顶上爬，再蹿到马丁列特家里去。我现在开始数，数到二十就去开门。看样子来的人还不少呢……’

“托内特三步两步奔上了楼梯。门外咚咚直敲，门似乎就要被撞开了。我姐姐，她是最有心计的人，她自己跑过去开了门。我们都听出来是胡安的吵吵声。我姐夫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因为他最讨厌夫妻争吵。他马上迎上去，看看是为了什么事。胡安跟他争吵了一会儿。我姐夫尽管两米高的身材，粗壮结实得象座山，可是，安德烈娅，人要是失去了理智，那个狂劲谁也制服不了，胡安那时跟疯子一样，他没法控制自己了。然而，等胡安从他面前走过去之后，我姐夫照着他的后肩就是一拳，胡安一头栽倒在地下。看到那种可怜的样子，我心疼死了。安德烈娅，你知道吗，我对胡安是一心一意地爱，结婚之前我们的感情可深了。我跪在他的身边，抱住他的脑袋，跟他说我离家是想挣几个钱给小孩买药的。他推了我一把，摇晃着站起来。我姐姐两手在腰间一叉，教训了他一通。她说她给我介绍过好多有钱的男人，可我都拒绝了，因为我爱他，尽管由于他的责任，家里的日子很穷酸。还说我总是默默地为他难过。胡安垂吊着两条胳膊，一副可怜相，不时左右看看，一声不吭地听着我姐姐数落他。他朝桌子上看看，桌子上堆着钱，卡梅达、特雷莎以及她们的未婚夫都安静地在桌子旁坐着。他看出了那是正经的玩牌，没有任何胡作非为的迹象……我姐姐训斥他说，就在我为给小孩看病赚了三十杜洛时，他竟扬言要把我打死。我姐夫呆在一个角落里，手叉在腰间，开始打嗝。看样子胡安又想朝他走过去报仇……可是我姐姐，姑娘，我姐姐可会办事了，你以

后会知道的，她跟胡安说：

“‘得了，胡安，走吧，跟我去喝两口酒，让你这个可怜的妻子去跟这些朋友们算算今天赢的钱，然后一块儿回家照顾孩子去吧！’

“那时我脑子可乱了。我姐姐把他拉去喝酒之后我就开始想，是不是你或者奶奶因为小孩死了给胡安打了电话。姑娘，我想得可多了，你没看出来吧？想得真多！

“我心里难受极了，安德烈娅，桌子上的钱我都数不下去了……孩子是我身上的一块肉啊！而且，长得多漂亮，你说呢？可怜的小家伙！

“卡梅达，那姑娘心眼儿可好了，她帮我数好钱，谁也没有再提起我设圈套的事……以后我发现你也去了，你注意到了吗，我那时心都麻木了，看到你都没感到惊奇，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小孩可能死了，可能是小孩死了。……我跟他说了之后，你大概看得出，胡安真心实意爱我了……姑娘，你知道吗，追我的男人可多了，他们谁也不会轻易将我忘记的，你也许不信……而我和胡安却爱得这么深……”

她不说了，我也没有吱声。我开始穿衣服。格洛里亚懒洋洋地伸伸胳膊，她心里平静了。突然，她盯上了我的脚：

“你这双脚真稀奇，这么瘦小，真象基督的脚。”

“对，不错，”每次格洛里亚跟我谈话的末尾她都会使我发笑；“你的脚呢，相反，缪斯的脚。”

“很好看吧，是不是？”

“好看，好看，那还能不好看！”

她长着一双小孩一样雪白细嫩又能灵活转动的小脚。

楼下的大门响了，是胡安走出去了。外祖母笑哈哈地走

进我的房间：

“带孩子玩去啦……没有比我这个儿子再好的人了。”

“你这个下贱货！”她又朝着格洛里亚说，“偏要跟他犟嘴！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呢？哎！在男人面前总得让着点，你就不知道？”

格洛里亚笑吟吟地抚摩着外祖母，然后开始描眉。大街上又走过来一个旧货商，她从窗口叫住了他。外祖母痛苦地摇了摇头。

“快点，孩子，快点！赶在胡安和罗曼回家之前……要是让罗曼碰着，你就等着瞧吧！我连想都不敢想！”

“怕什么，妈妈，这些东西都是您的，而不是您的儿子们的，你说对吗，安德烈娅？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堆在家里，看着孩子挨饿，我能忍心吗？而且，罗曼还欠着胡安的帐呢，我知道……”

外祖母走开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不愿意跟格洛里亚狼狈为奸的。老人身体细弱，稀少散乱的头发下面，两只耳朵明显可见。

我淋浴后又到厨房里在安东尼娅敌意的眼光下——她从来都不愿意我涉足她的天地——熨衣服时，我一直听见格洛里亚尖声尖气地以及旧货商人用加泰隆尼亚语瓮声瓮气地讨价还价声。我想起了好久前格洛里亚在谈她和胡安的爱情史时对我说过的话：“……这就象电影的尾声，是一切苦恼的终点，我们就要开始幸福了……”她说的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是刚刚从狂乱的战火中逃出之后，胡安回到了格洛里亚身边时的事。那时，为了使格洛里亚成为他的妻子，他已经让她生了个儿子了。可上边那种说法，他们自己也似乎不再相信了

...但是，不久之前，就在那个烦人的夜晚格洛里亚给我回忆往事时，我又发觉他们心心相印了，甚至感到他们的血液也在一起流动了。他们在同样的痛苦中相亲相爱，互为支柱，似乎那互相憎恨，互不理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想，假如那个夜晚世界顷刻化为乌有，或者他们中有一个人死去的话，那么，他们的结合史将象一个完整的圆形一样，成为一个美妙的结局。这种结局常常在电影或小说中出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实际生活中的结局，往往不是在恰到好处时发生，而是往往要继续下去，使生活变得灰暗，在灰暗的生活中渐渐地毁灭自身。在人生的经历史上，只有死亡，只有躯壳的腐烂才算是我们最终的结局。

“你在看什么呢，安德烈娅？瞪着眼对着镜子看什么？”

就在我穿好衣服的时候，心情已经很好的格洛里亚在我身后出现了。她的身后跟着外祖母，她也显得轻松愉快了。每当格洛里亚卖东西时，她总是提心吊胆地害怕。她毫不怀疑地认为，旧货商能收下我们家那些古老的家具，无异于给我们家赐福。可是，听着格洛里亚与旧货商讨价还价，她的心总吓得七上八下直跳，颤颤巍巍地对着积满灰尘的祭坛祷告，恳求万福玛丽亚不要让她儿媳倒霉。可怕的收货人一走，她立即松一口气，象小孩离开了医生那样心情轻松了.....

我心疼地看了看外祖母。她的脸上总有几条游移不定的痛苦的皱纹。在我既吃不上午饭又吃不上晚饭的那种日子里，有时候晚上回到家里，在我房间的小桌上，往往会由于她的“遗忘”而留下一盆因煮的时间太长味道不怎么样的蔬菜，或者一块硬邦邦的面包。饥不择食，我往往三口两口就吞下了

可怜的外祖母硬是从自己嘴里给我省下的饭食。有时我一边吃一边对自己感到讨厌。转天的早晨，我总得笨手笨脚地在外祖母身边跟来转去。她一看到我，明亮的眼睛里总是露出可心的笑意，象是抓住了我心灵的根须一样使我激动不已，甚至想哭出声来。有时候，在感激之情的驱使下，我把她紧紧搂在怀里，那时，贴在我身上的是一个象金属丝缠成的干巴冰凉的身躯。而在那个干巴冰冷的小躯体内，一颗充满活力的心却令人诧异地有力地跳动着……

格洛里亚向我俯下身，在我的身后摸摸我的罩衣，以一种表示满意的口吻说：

“ 安德烈娅，你也长得很苗条啊…… ”

接着，为了不让外祖母听到，她又紧贴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

“ 你的朋友埃娜今天下午要到罗曼的房间来。 ”

我心里立刻涌出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 你怎么知道的？”

“ 他刚才让女用人上楼去打扫房间，还让她买瓶烈酒……姑娘，别拿我当傻子，”她又眯着眼对我说，“你的女朋友是罗曼的情妇！”

我气得全身哆嗦。格洛里亚吓坏了，她赶忙离开了我的身子。外祖母慌神地看看我们。

“ 你跟畜生一样，”我怒气冲冲地说，“你和胡安都是畜生！难道一男一女在一起就没有其它事可干了吗？除了爱情，你就想不出别的事了吗？肮脏的灵魂！”

我感情的爆发使我的泪水一下子进出了眼圈。那时，我为埃娜而担心，我深深地爱着她，所以，有关她生活的污言

秽语我无法忍受。

格洛里亚挛缩的唇间露了一下牙齿，那是讥讽的微笑，但这使我冷静了许多，因为我看出了，那个女人也跟我一样急得要哭。既心疼又恐惧的外祖母说：

“安德烈娅 我的外孙女就这样说话吗！”

我责问格洛里亚：

“她是我的朋友，你为什么把这个姑娘尽往不体面的事上想？”

“因为我看透了罗曼……我告诉你一件事，想听吗？我和胡安结婚以后罗曼还一直想纠缠我……你想想，这样的男人能干出什么好事？”

“可我对埃娜也非常了解，她的人格属于那类你无法想象的人，格洛里亚……她可能会对跟罗曼交朋友感兴趣，可是……”

我扯着嗓门说完之后心里轻松了一些，可同时我又感到厌恶，不愿跟格洛里亚再进行有关埃娜的谈话了。我沉默了。

“孩子！孩子！天哪！从来没跟人红过脸的外孙女也这个样子了！”

嘴里是苦味还是咸味，我分辨不清。我跟他们一样眶 啷一声带上了门。我跟他们一样，跟所有的人一样……

走到大街上之后，我还气得不时想掉眼泪。天空布满了沉闷的阴云。别人以前对我说过的一些话开始在我耳际回旋。埃娜的声音：“你吃的太少了，安德烈娅，而且，你得了瘰病了……”“你有瘰病，你有瘰病……”“要没得瘰病，为什么总哭呢？……”“你哭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看到行人对我投来惊奇的目光，我赌气地紧咬着嘴唇

……“我大概也跟胡安一样 神情里表现出了神经质……”我也神经失常了……”也有人是饿疯的……”

我经过兰贝拉斯街一直走到港口，头脑里不住回想着与埃娜相处的件件往事，对埃娜的好感也越来越深了。她母亲亲口对我说过，她对我的评价很高。埃娜，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对我一向钦佩和尊重。一想到埃娜的母亲请求我完成接近埃娜的深谋远虑的使命，我似乎觉得自己的身价更高了。可是，我到底如何去介入她的生活，心里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格洛里亚说她下午要去罗曼的房间，这使我忧虑不安。

我站在码头上，呆呆地面对着大海。象镶在一只大盒子里一样的海面上，斑斑油迹忽闪忽闪地漂浮。巨大的轮船在海面上露出高高的侧舷，一阵阵沥青和粗缆绳上的气味扑鼻而来。有时候，小舢板的船桨一摇，水面上就象鱼尾扇动了一下那样颤动片刻。那天，我一中午都是在海边度过的。也许，会有几双北欧人的蓝眼睛象欣赏一幅微小的异国笔画一样，站在甲板上远远地看我，一个短暂地停留在巴塞罗那码头上的头发灰暗的西班牙少女。几分钟之后，生活可能又会将我推移到另一个立足点上，我的生命大概还能继续下去，我的灵魂将随着我的躯体进入另一个舞台，另一种场景……最后，被饥饿折磨得打不起精神的大脑终于也想到了该到某个地方去吃上一口了。我口袋轻飘飘的，但总算还能掏摸出几文。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缓慢地走向巴塞罗那的热闹的饭馆。天气晴朗的日子里，蓝色或白色的餐馆会明显地表现出靠近大海的欢快气息。有的花畦间坐着悠闲的人们，津津有味地吃着米饭和色味绝佳的海里甲壳动物鲜嫩的肉。

那天，海面上不断吹来灰色的热风，我无意间听到某人说

了一声“暴风雨来临了”。我要了啤酒、干酪和杏仁。那个酒吧是一幢靛青色的两层楼，墙上画着航海用的器物。我坐在门外的一张小桌子旁，脚下不时感到在颤动，象是地底下埋藏着一架发动机，想在无意中将我带向远方，给我开辟新的天地。这种经常为一点小事就会在我心中出现的强烈愿望又一次在我心头破土而出了。

我坐了好长时间……一阵阵头痛。最后我不得不肩负沉重的乌云，慢腾腾地在回家的路上磨蹭，一会儿拐弯绕远，一会儿停下歇歇……但总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拴住了我，从阿里巴乌大街上楼门的入口处，从罗曼的房间里拉着我前进……当拖曳我的那股力量再也无法抵制，我终于跨进楼门时，下午已经过去一半了。

楼上的房间里，呆着罗曼和埃娜，而我也只得一步一级挨上去。我不清楚我为什么那么肯定埃娜就在楼上，单凭格洛里亚的推测是不足以让我那样满有把握的。就象断定正舔着我的鼻头的是一条狗那样，确信埃娜就在楼上。我，早已习惯于让事情象流水一样顺着它自己的方向流淌，让自己毫不反抗地裹挟在其中，而现在我却要去充当几乎是埃娜的母亲强加给我的角色，心里不免踌躇不安。

每往上爬一磴，鞋子的重量似乎就增加一倍，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沉落在两条腿上了。我面孔惨白，毫无血色。走到罗曼房间的门口时，我的双手冰凉，同时身上又热汗淋淋。我停住脚步，右首通向屋顶平台的门敞着，我头脑里闪过一个爬上屋顶的念头。我不能总呆在罗曼的门口不动，尽管我听到了房间里的说话声，可还是没有叫门的勇气。我需要喘息片刻，安稳一下忐忑不安的心。我上了平台。越来越可怕的

天空，连同平屋顶的全影，象一群铺天盖地的乌鸦压在我的头上。我突然听到了埃娜的笑声，那种可怕的干笑声让我的心里战兢兢的。罗曼房间的小窗户开着，我猫着腰，警觉地藏到一个不会被他们发现的地方，坐在那个小小窗口的下方。很明显，那是埃娜的声音：

“对你来说，罗曼，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最简单不过的交易。你都想什么啦？也许，你以为我会跟你结婚？象我母亲那样生怕你提出钱的要求而惶惶不可终日？”

“现在你听我说几句吧……”罗曼的语气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掌握了一切证据，你知道，你现在掌握在我的手里。这场恶梦终于要结束了……”

“可是，你听我说几句……行吗？即使你听不进，我也想说说几句……我从来没有跟你母亲要过钱。如果那么做，纯属讹诈，我想你不会找到这方面的证据的……”

罗曼的声音象一条蛇一样，颤悠着传进我的耳朵。

我没有再多想，顺着墙跑出了平台，急忙奔到我舅舅的房门口，迫不及待地敲起了门。屋里谁也没有应声，我又敲了一次，罗曼走出来打开了门。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罗曼的脸色是那样难看，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埃娜身上了。她安静沉着地坐着抽烟，绷着脸看了我一眼，夹着香烟的手指微微战抖。

“安德烈娅，你的名字叫做‘及时雨’。”她冷漠地对我说。

“我的埃娜，……我觉着是你在这儿，我是来向你问好的……”我当时要说的话是这类意思，但当时是否完整地表达清楚了，我已经记不清了。

罗曼似乎已经从慌乱中省悟过来，他死死地看着我和埃娜，似乎要把我们一口吞下去。

“走吧 姑娘 我知道 你是好孩子……你走吧！”

他的心情显然很激动。

埃娜以弹簧一样的敏捷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在我和罗曼都为她的举动而吃惊时，她已经窜到我的身边，抓住了我的胳膊。我隐约地感觉到她的心在激烈地跳动，其实，也许是我自己的心被吓得怦怦直跳。

罗曼的脸上露出了我非常熟悉的诱人的微笑。

“这两个小家伙 随你们的便吧！”他看看埃娜，只是看着埃娜，没有朝我瞥一丝目光，“不过，埃娜，我们的话刚谈了一半你就突然要走，我觉得奇怪。你知道，事情是不应该如此收场的。你应该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罗曼强作和蔼可亲的紧张口气竟然吓得我魂不附体。我直愣愣地盯着我的朋友，就象胡安脑袋被打破时那样，我的目光使人毛发倒竖。

埃娜将我推向门口，同时不无讥讽地朝他微微地一鞠躬，说：

“罗曼，我们改日再谈吧，不过，请你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再见！”

她惨白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两只眼睛也跟罗曼一样，放出怕人的光。

就在这时，我紧张地注视着罗曼抬起右手，向鼓出了一块的那个口袋伸进去。他脸上的笑意正浓，不知道是什么灵感突然想到了他的黑手枪。我象疯了一样，一个箭步朝罗曼猛扑过去，同时叫喊着让埃娜快跑。

罗曼推了我一把，脸上紧张烦恼的神色已经被愤怒取代了。

“可笑 你难道以为我会开枪打死你们吗？”

他猛劲一推，把我推到了楼梯的栏杆上。他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看看我，伸手撩了一下他前额上散乱的头发。在我的眼里，他又迅速衰老了。他瞪了我一眼，转过身，走进了他的房间，关上了门。

我感到周身疼痛。一阵充满灰尘的疾风吹开了通向平屋顶的门。远处响起了沉闷的雷声。

在楼梯上的一个停脚处，我找到了埃娜。她的眼光里充满了讥讽。

“安德烈娅 亲爱的 你怎么这样不幸啊！”

她的眼神伤害着我的心，我抬起头，看到她的嘴唇一撇，表现出让人实在难以忍受的蔑视。

狠狠揍她一顿的强烈愿望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生气，愤怒……我百感交集。我双眼饱含泪水，迅速跑下楼梯。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了，我熟悉的每一层楼的房门，擦鞋泥的垫子，有的闪亮有的灰暗的门环，标明每户房客职业的薄薄的牌子……“医助”“裁缝”……从我的眼前跳跃着闪过。

我那再也压抑不住的烦恼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我伤心地哭着，独自走上了大街，在人群中瞎闯乱撞，怅然地跑向大学广场。

## 第 二 十 一 章

暴风雨就要来临了，沉闷的空气压迫着我的身心。我又

气又恨，双目昏花。漫天灰暗笼罩着阿里巴乌大街，烟尘和愁绪弥天盖地。香脂店里的芬芳，小吃铺里的酒气，药店里的药味，一阵一阵随风飘荡。

犹如一场没有止境的恶梦，大学广场空旷得漫无边际，寂静得令人生畏。游人寥寥无几，公共汽车和电车都已经瘫痪不动了。一个行人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双脚腾空的形象。在我奇异的眼光前，一切都是那样虚无缥缈，一切都稍纵即逝。

我感到眼泪已经流尽了，但太阳穴依然在奋力冲突，咽喉火辣辣地疼痛。我靠在大学小花园的铁栏杆上，正如埃娜跟我说过的那天一样，我为了躲雨竟然跑到了露天的栏杆旁，对倾泻如注的雨水木然无所知觉。

一块破纸随风飘来，贴到了我的膝盖上，越吹越烈的疾风，不断向地面发起阵阵强烈的攻势，将尘土、树叶以及一切僵死地躺在地面上的东西都搅腾起来。犹如一场可怕的骷髅舞。我深深地尝到了孤独的痛苦，比几天前走出庞斯家里时的那种孤独更加凄凉和难以忍受。可这种时刻，眼泪竟然枯竭了，这对我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惩罚。心，刀绞一样难受；咽喉和眼皮，针扎一样疼痛。

当我模糊地意识到身边站着一个人时，我脑子里正空空荡荡，没有思想，也没有希望。是埃娜，她象刚跑完百米那样急促地喘着气。我象是刚害过一场大病，全身的肌肉和骨头都已经僵直麻木，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吃力了。我费力地慢慢朝她转过身去。她倒是有着充足的泪水储存在眼底。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

“安德烈娅……哎！多傻！……安德烈娅！”

她作了个怪相，想强作笑颜，结果适得其反，热泪簌簌

流了下来。她哭得那样伤心，使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她张开双臂，抱住我，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心脏——她的心脏，而不是我的心脏——全速跳跃，有力地敲击着我的胸脯。我们默默无言地拥抱了一会儿。我突然猛烈地抽回手，离开了她温柔的身子。她手一扬，抹干了眼泪，而且象压根儿没哭过那样，满脸立刻泛起幸福的微笑，象是朝阳下沾满露水的鲜花。

“安德烈娅，你知道我特别喜欢你吗？”她笑吟吟地对我说，“真没想到我会对你爱得这么深……我曾经不想再见你，就象不愿意再看到阿里巴巴大街上你那个可恶的家中那一切可能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痕迹的任何东西一样……可是，当你跑走之后，当你这样看我……”

“我‘这样’看你，我怎么看你啦？”

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使我舒服的是融洽的感情和象泉水冲洗灵魂一样的慰藉。

“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绝望地看着我。而且，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真诚，就跟我对你一样。”

她说的话并不连贯，而且有些答非所问，但却充满了温情。柏油马路上发出湿润的尘土味，大滴大滴的雨点打在我们的身上，但我们谁也没有挪动身子。埃娜的双臂伸到我的肩上，柔嫩的面颊紧贴着我的脸。看来，双方的戒备和小心都已经解除了，不愉快的时刻终于结束了。

“埃娜，今天下午的事。请你原谅。我知道你最讨厌人窥测你，在这之前我也从来没这样做过，我可以向你发誓……我去打断你和罗曼的谈话，是因为我感觉到他在威胁你。也许你认为可笑，不过我是这样认为的。”

埃娜放开我，象是头一次见面那样打量着我，嘴角上挂着满意的微笑。

“ 你去得正好啊。安德烈娅！你简直是自天而降的我的守护神！你没有意识到是你救了我吗？……如果说我当时对你的态度生硬，那只是因为我心情极端紧张，又生怕哭出来。你看。我现在说明白了吗？”

埃娜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仿佛这样能减轻她心头的重负；她伸懒腰一样抬起双手，交叉着抓住双肩，象是以此摆脱了一身的紧张。她没有看我，似乎是在跟别人说话：

“ 安德烈娅，说真的，我把你对我的尊重看得与众不同，但我又从来不愿加以重视，因为，认识你之前，我认为所谓真正的友谊只不过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存在；就跟我在结识海梅之前把真正的爱情当作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一样……有时候，”埃娜羞涩地笑了笑“，有时候我也考虑，为了不辜负命运赠送给我的这些礼品，我应该干点什么……我承认，我是个可怕的不知羞耻的姑娘，我不相信任何天花乱坠的幻想。可是，在其他人身出现过的最美好的现实却偏偏都落在了我的身上。所以，我一直感到很幸福…… ”

“ 埃娜，你爱罗曼了吗？”

我的问话轻微含糊，雨点滴滴嗒嗒，盖过了我的声音。我重复了一遍：

“ 告诉我，你和罗曼相爱了吗？”

埃娜不可捉摸的眼光从我身上一闪，仰头看看满天的乌云，惊叫起来：

“ 安德烈娅，咱们身上浇湿了！”

她拉着我一直跑到大学的校门口，躲在门楼里。她的脸

被雨水冲洗之后更加清秀优美，但略显苍白，象是刚刚发过烧。暴雨随着阵阵雷鸣倾盆而下。我们没有再说话，哗哗的雨声使我的心异常宁静了。大雨使草木清新，也慢慢给我恢复了生气。

“多美啊！”埃娜鼓鼓鼻翼，说，“你问我是不是爱上了罗曼……”她象是在说梦话一样接着说，“这太让我感兴趣了，太感兴趣了！”

她低声笑了笑。

“从来没有谁象他这样在我手里败得这么惨！他让我贬抑得……”

我看着她，眼里露出惊奇的光。她呆呆地看着因闪电而不时透亮的雨幕。地面上象是一锅沸腾的开水，煮死了一切无用的废物。

“啊！多让人开心啊！知道有人在打你的主意，他满以为能把你抓在手上，而你把他嘲弄一番，一跑了事，撇下他不管……多么奇妙的游戏啊！……安德烈娅，罗曼的灵魂比猪圈还要肮脏。他的外表迷人，而且的确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可他的内心，卑鄙龌龊……到现在为止，他惯于跟什么样的女人打交道呢？我想，他只习惯于跟我到楼上去看他时，在楼梯上徘徊的那两个女人那样的人厮混罢了……一个是你们家里那个吓人的女仆；还有一个少见的女人，红头发，我现在知道了，她叫格洛里亚……也许，也还有其他心软和羞怯的女人会上他的当，譬如说，象我母亲……”

她斜着看了我一眼。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爱过他，你知道吗？……为这件事，我一直想见识见识罗曼。以后，多让我失望啊！我开始恨他了

.....安德烈娅，你有过这种体会吗？有时把某人想得特别离奇，可一旦真的开始接触他时，发现他还不如你自己，并且恨上了他。你有过这种经历吗？我对罗曼的这种憎恨有时表露得使他一眼就看出来，并且象触电一样一下子扭过头去.....我们刚开始认识的那些日子是多么奇怪呀！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不是引起了人们的不快，我好象被罗曼迷住了，不愿见你，常常制造事端与海梅争吵，以后一看见他心里就难受。我想，我那时若是再见海梅，我逼迫着自己去干的冒险就得中断.....我那时什么也不想，一心想干到底.....倘若又跟海梅在一起，安德烈娅，我就会变成好人一个了。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你可不知道，我内心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多么残忍激烈.....有时恨不得又抓又挠，撕点什么，摔点什么。”

她说着抓起我的手，我本能地露出想后退一步的惧怕神色。她温柔地不好意思地朝我一笑：

“我吓着你啦？那你为什么还想跟我交朋友？我不是任何天使，安德烈娅，尽管我如此爱你.....有人能使我的心充实，海梅、妈妈、你，你们以不同的方式让我高兴.....但是，我身上的另一种情感也需要发泄，让它有任意暴露的充分自由。你以为我不爱海梅了吗？我非常爱他。我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他，是不堪设想的。我时时刻刻想见他，希望他的感情不受任何损害，我对他非常景慕.....可心头的另一件事，居心不良的报复，也总是放不下.....”

“那么，罗曼爱上你了吗？”

“我不知道。他在我面前表现出难熬的绝望，有时是那么愤怒，恨不得将我掐死.....但他能控制自己。安德烈娅，我希望他失去自控，神经失常。不过，有一天我终于让他控制

不了自己了……这差不多是一周前的事，就是上一次我去你家时发生的事。我找罗曼一共五次，每次都尽量让某些人知道我去了，因为我感到罗曼心里害怕有人知道。每次都是我明知你不在家时去敲你的门，故意装着找你，问你家里人你在不在家。那两个好奇心特强的女人，每见到我去就明显地表现出不满，而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我想，她们两个肯定会在暗中充当保护我的角色。气氛很紧张，安德烈娅，可我却十分开心，甚至忘记了应该时刻提高警惕。我在罗曼的房间里为所欲为，高谈阔论，笑声琅琅，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么好的‘试验田’……罗曼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慢慢地走到我的身边，靠我坐下。我一感触到他身体的热气，心里就升起无名怒火。我强压着满腔愤怒，容忍他靠我坐一会儿，然后，我哈哈地笑着，跑到房间的另一头。

“当他以为我被他的音乐征服了而表现得懒洋洋的时候，当我在谈话中放荡不羁几乎传出了淫荡的信息时，他又会狂态百出，而我一看到他那种样子，立刻站到他土耳其风格的床上去。

“‘我想在床上蹦会儿！’我跟他说。

“我在床上蹦蹦跳跳，几乎够着了房顶，就象在家里跟弟弟们闹着玩一样。罗曼看着我笑，不知道我是真的发狂了还是装疯卖傻……我笑啊，跳啊，不时用眼角瞄他一眼。他不由自主地一愣，尔后，脸上又恢复了平时那种不可捉摸的神情……这并没有满足我的愿望，安德烈娅，假如你知道罗曼年轻时害得我母亲那么苦的话……”

“他们年轻时的事谁告诉你的？”

“谁？……噢！……对！是爸爸亲口跟我讲的。有一次妈妈

生病了，高烧呓语中说起了罗曼……那一夜，可怜的父亲非常难受，以为她活不长了。”

我暗自好笑。短短的几天中，我对生活的看法变了。我想，生活既复杂得深奥莫测，又简单得一目了然。那些最使人痛苦的、自己谨小慎微地保守着的秘密，也许是我们周围的人们无一不知的话题。为这样的事忧心，愚蠢；为这样的事流泪，白流。

埃娜象是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朝我转过脸来，意外地说：

“但是，安德烈娅，我是怎样一个人就是怎样一个人，你也不要把我看得太好了，你也别想让我赔不是……不完全是出于想屈辱罗曼……对我来说，那种感情上的游戏最后变成了什么，我简直无法跟你解释，……一场越演越残酷的斗争，一场生死搏斗……”

我默默地看着时紧时松、有时几乎停下的雨点，但我感觉得出，埃娜说话时是一直看着我的。

“你听我说，安德烈娅，这一时期内，我完全投身到我和罗曼的格斗中去了。在这一格斗中，罗曼冷静自控，我既有不良的居心，又要保持我自身的安全。所以，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你和海梅，没替任何人着想……安德烈娅，他认为我已掌握在他的手里，而我又逃脱了，并且有机会嘲笑了他一通的那一天，那场面精彩极了……”

埃娜开心地笑了笑。我心情紧张地看看她，她显得更漂亮了，双眼炯炯有神。

“上个星期，我记得可清楚啦，圣胡安节的前天，我和罗曼关系决裂的那情景，你想都没法想象到……我跑掉了……”

我从楼梯上往下跑，差点没摔死……钱包，手套，甚至簪子都慌慌张张地拉在他房间里了……罗曼却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地呆着。他的脸上，除了颓丧和卑贱之外，我看不出其它表情……你还要问我是不是爱他吗？……爱那个男人？”

我开始仔细端详着我的朋友，第一次切实地打量着她。她的双眼上蒙着在不时的闪电中渐呈灰暗的天空的光彩。我想到。对这样的女人，我大概永远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伸出一只手，抚摩着她的胳膊，我的脑袋靠到了她的肩上。我非常疲倦，但头脑中的千头万绪终于解开了。

“那是圣胡安节夜晚的事吗？”

“对……”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沉默中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海梅。

“在这件事情中，受委屈最多的是海梅。”埃娜说。

她的面孔突然变得跟以前一样天真了，但闪过了一丝不很明显的阴影。她看看我，眼神中挑衅的气息消失了，少女的羞涩又回到了她的眼中。

“一想到海梅，我心里痛苦得很……但我那些怪僻的念头又不肯让我罢休……有一天晚上，我和罗曼出去了，他把我带到帕拉莱洛公园。我们跨进一家人声嘈杂、烟雾弥漫的咖啡馆时，我精疲力竭，心烦意乱。当我透过烟雾发觉了海梅的那双眼睛时，我真以为我幻觉中最糟糕的一幕来临了。他离我远远地站着，连头都没朝我点一下，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天夜里，我的泪水流湿了枕头。第二天。你给我带来了他的口信，还记得吗？”

“记得。”

“我想赶紧与他见面，跟他和解。你找到我时，我百感交

集，心乱如麻。可后来，谁知道是他的过错呢，还是我的责任，一切都变糟了。他有言在先，说不刨根问源，可谈话中，他越说越激动……看样子，他跟踪了我，对罗曼的生活和浪漫史进行了一番调查。他说你舅舅是专搞肮脏的走私交易的罪犯，已经不可挽救了；他一桩一件地列举了罗曼的罪行；他为我‘听任这样一个强盗任意摆布’怒不可遏，给我施加压力……他逼得我走投无路，只好挺身为罗曼辩护。安德烈娅，你遇上过这种情形吗，有时自己的话自相矛盾，弄得自己无法脱身，那该多急人哪！……那天我和海梅分手时，两个人都怒火满腔，……他离开了巴塞罗那，你知道吗？”

“知道。”

“他或许以为我会给他写信呢，你说呢？”

“肯定。”

埃娜看看我，她斜着身子，头靠在墙上，疲倦得支持不住了的样子。

“我罗罗嗦嗦讲了这么多，安德烈娅，我讲了这么多，你烦我了吗？”

“最重要的部分你还没有交待呢……既然圣胡安节那天你和罗曼的事已经完结，你今天又跑去干什么呢？”

回答我之前，埃娜朝街上瞧了瞧。大雨已经停住了，天空中留下了灰黄的云朵。阴沟嘴哗哗地吞吸着满街流去的雨水。

“咱们是不是该走啦，安德烈娅？”

我们手挽着手，向偏道走去。

“今天，”埃娜说，“今天我想去孤注一掷了。他给我写了几行字，说是我的东西丢在他的房间里，想还给我……我明白，

他不肯轻易让我安宁的……我想起了母亲，我想，事情没有明明白白的结局，我也会跟母亲一样，躲躲闪闪地过日子的。我突然想到了利用海梅调查到的材料作为我自卫的武器。就凭着这点把握我就去了，我打定主意，这是最后一次见他……你也许不信，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可当你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吓坏了，真的吓坏了，安德烈娅，我为当初的冲动后悔了……因为罗曼发狂了，我想他是疯狂了，他也要孤注一掷了……你敲门的时候我快要倒下了，你看看，我紧张到什么程度了……”

埃娜在街当中停下脚，看看我。街灯刚刚点燃，在乌黑的街道上显得格外耀眼，雨水冲洗过的树叶散发淡淡的清香。

“你理解了吗，安德烈娅？明白了吗，亲爱的？你明白了我见到你时为什么说不出一句话，甚至在楼梯上还骂了你吗？那时候我已经失魂落魄了，没有意识到我还存在。当我意识到我就是埃娜，我仍然活在世上时，我顺着阿里巴乌大街没命地奔跑，跑来找你。从街角一拐弯，我终于找到了你。你靠在花园的栏杆上……小小的身影模糊不清……我这才看到了你。”

## 第 二 十 二 章

埃娜终于要去北方海滨度假了。度假之前，我们三人，她、海梅和我，又跟关系亲密无间的春天时那样，一起外出散步了。但是，我总是感觉到自己已经变了，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神经也更加脆弱了，常常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暗自流泪。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和朋友们一起躺在海边晒太阳，这种常人看来不足挂齿的消遣，也被我当作无限的幸

福，使我心满意足，并使我陷入睡梦一样的茫茫幻觉之中。一望无际的蔚蓝色海面，发出大头蝇一样的嗡嗡声，使我朦胧地闭上眼睛。一睁眼，透过洋苏木树枝的空隙，是飞鸟吱吱乱叫的炎热的苍穹。我仿佛觉得我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死去，变成粉末的躯体已经洒遍了辽阔的山地和无边的海洋。我的肌肉和骨头是如此轻飘、虚无……感觉是这样空虚、无聊……有时候，偶尔一回头，会发现埃娜正盯着我看的가不安的眼神。

“怎么搞的 这么爱睡 我真担心你这是病态。”

对我生活的这种热切的询问将很快消失，再过几天，埃娜就该启程了。暑期结束后，她大概是不会再回巴塞罗那的，他们一家想从圣塞瓦斯提安<sup>①</sup>直接去马德里定居。我想，新学年开始后，我将跟去年刚到时一样，精神上无限寂寞，而且，她又给我留下一个往事不堪回首的沉重的包袱，一个压得我几乎直不起腰的包袱。

给埃娜送行的那天，我心头那种郁闷，我自己都感到可怕。声浪滔滔的站台上，埃娜被她的几个金发弟弟团团围住。象是恨不得立即离去的母亲，不停地催促埃娜上车。埃娜走过来搂住我的脖子，没完没了地亲我吻我。我的眼圈不由得又湿润了，这的确是可怕的离别，她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咱们很快就会见面的，相信我吧，永远相信我。”

我想，她和海梅结婚时也许会回巴塞罗那住上几天的。

火车开走了，月台上只剩下了埃娜的父亲和我。突然孤身一人留下来，埃娜的父亲有些无所适从的样子。他邀我同

<sup>①</sup>西班牙北方濒临比斯开湾的海滨城市。

上一辆出租汽车，我谢绝了。他面带慈祥的微笑，看了我好一会儿，似乎有种惶惑不安的表情。我认为，他属于那类一时一刻也不能依靠自己的思想独立生活的人们。也许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过，他对我却表现得特别和蔼可亲。

尽管潮湿闷热的空气憋得世上的一切都难以喘息，从车站出来后，我还是想绕个大圈子回家。我开始步行……巴塞罗那全城都显得空旷寂寞，七月的天气热得可怕。我绕过幽静的、已经打烊的贝尔内商场。大街上，草屑和水果摊留下的污迹随处可见，有几匹套在大车上的马，烦躁不安地掀蹄刨腿。我忽然想起了吉索尔斯的画室，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蒙卡达大街。台阶的磨面石已经碎裂，院子跟平时一样，庄严肃穆。一辆卸了套的马车上，留着紫花苜蓿的残瓣碎叶。

“小姐，没有人，”女守门人对我说，“吉索尔斯先生出去了，谁也不住这儿了。连伊图迪阿加也不在，上星期去希特赫斯了；庞斯先生现在也离开了巴塞罗那……但是，您要是想进去，我可以给您钥匙，吉索尔斯走前对我说了，谁想进去都可以给……”

进画室并不是我本来的目标，我知道它已经关门闭户了，我只是随着回忆的纤丝细缕信步而至的。然而，我接受了女看门人的提议，而且立刻感觉到，此刻能进入古墙深壁的画室，享受一下宜人的宁静，大概是我没有料想到的幸福。室内仍有一股淡淡的凡立水味，门后，吉索尔斯平时存放食品的地方，我发现了他忘在那儿的一块巧克力饼干。画作小心地用白布遮盖着，象是用寿衣裹着的幽灵。我回味着在画室里进行过的无数次令人愉快的谈话。

离开吉索尔斯的画室，我又心烦意乱地开始了漫长的步行。回到阿里巴乌大街时，天已经全黑了。

跨进我的房间，一股因关着窗子而憋闷在屋子里的热浪迎面扑来；我感到有人在流泪。我猜出那是格洛里亚的身影。她直挺挺地躺在我的床上，抽泣着。她意识到有人进屋后，哭得更动感情。一看是我，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我在你这儿睡了会儿，安德烈娅。”

不知是谁摘走了灯泡，我无法开灯了。不知道出于什么感情，我在床边坐下，抓住格洛里亚沾满眼泪和汗水的手。

“哭什么呀，格洛里亚？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哭吗？”

那天我自己的心情也非常不好，所以，别人的烦恼并没有让我反感。

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过了一会儿才嘟囔着低声说：

“安德烈娅 我害怕。”

“嗨！你这个女人，怕什么呀？”

“你以前没跟任何人打听任何事，安德烈娅，你现在变得更好了。我很想跟你说说我为什么怕，可我不能说。”

她停顿了片刻。

“我不想让胡安知道我哭了。他要是发现我的眼睛红肿，我就说睡了一觉。”

象是不祥的征兆，那一夜处处是痛苦的骚动，跟疲劳折磨得我无法忍受的那个时期里常见的现象一样，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决定紧闭双目之前，我伸手在床头小桌的大理石面上摸索了一下，逮住了一块前一天剩下的面包，我几口就把它吞了进去，可怜的外祖母很少忘记给我留下赠品。当困意终于制伏得我动弹不得时，我似乎进入了昏迷状态；甚至

走进了死亡的前厅。我精疲力竭，再也打不起精神了。我想，那种可怕的呼喊声被我听到时，大概已有人叫喊了好一阵子了。也许那只是一瞬间的事，然而，我模糊地记得，在我完全清醒之前，它曾经成了我睡梦的一部分。阿里巴巴大街上的那幢房子里，从没有听到过那么可怕的叫喊。凄凉的尖叫，疯狂的野兽般的嗥声，终于迫使我坐起来，并且立刻抖抖地跳下了床。

客厅里，女用人安东尼娅叉着两条腿，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全身痉挛，双手的手指在砖地上曲成钩状。门大敞着，有几个好奇的邻居开始探头观望。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跟前的一切犹如一场滑稽喜剧。

在我之前到场的胡安半裸着身子，为了发泄对窥探者们的怒气，他狠踹一脚关上了门，接着，在女仆抽搐的面孔上无情地留下了几个由白变红的手掌印。他让格洛里亚端来一罐凉水，劈头盖脸地浇到女仆的脑袋上。她终于开始呼气并象一头被制伏的牲口一样哼鼻子了。可是，这似乎只是她一个短暂的休战，她立刻又拚命叫喊起来：

“死啦！死啦！死啦！……”

同时，手往楼上指指。

胡安的脸色立刻变成铁灰了。

“谁？谁死了？蠢货！……”

没有等待她的回答，他转身冲出门外，疯子一样奔上楼梯。

“用刮脸刀自杀了。”安东尼娅下结论似地说。

“哇”的一声，她坐起身开始绝望地号啕大哭。在她的脸上见到眼泪，那可是罕见的现象。那样子真有点悲痛欲绝。

“他说他要外出旅行，让我早点送一杯咖啡……黎明时分告诉我的……而现在，已经血淋淋地躺在地上了，象一头牲口……啊呀……啊呀，特鲁埃诺，我的宝贝呀，你再也没有父亲了呀……”

象是越下越密的雨点声，整个屋子里一片嘶嘶沙沙，接着又听到了惊叫和互相传递消息的声音。从敞着的门口，我们几个全身麻木、动弹不了的女人，看到本楼的邻居们纷纷上楼。走向罗曼的房间。

“应该通知警察局！”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嚷嚷着说，专事公断的见习医生，非常激动地从楼上跑下来。

听到胖男人的叫喊，我们这些紧靠在一起的吓傻了的女人全身哆嗦得更激烈。在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面前，我们不敢有任何反映。安东尼娅还在不住地哭喊，但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只有在由她、外祖母、格洛里亚和我组成的惊愕的小圈子里才能听得见。

在一个决定性时刻，我觉得血液又开始在全身流动了，我走过去关上了门。往回走的时候，我看见了外祖母。直到这时，我才切实注意到了她的在场。外祖母整个身子蜷缩在黑披巾中，毫无疑问，她是准备去做每天必做的弥撒的。她战抖着，全身都在战抖。

“他不是自杀 安德烈娅……死之前他后悔了。”外祖母跟小孩子一样对我说。

“对 亲爱的 对……”

我的附和对她并没有起到安慰的作用。她嘴唇青紫，说话吞吞吐吐，湿润的双眼没有让泪水痛快地流出。

“我要上楼……我要和罗曼一起走。”

我想最好还是满足她的愿望。我打开门，搀着她，沿着走过了千百次的楼梯，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没有穿衣服，只有一件巴塔<sup>①</sup>遮住了胸口。才不大一会儿工夫，不知从什么地方竟然钻出了这么多人，楼梯上挤得水泄不通；门房里，守卫队员们不住吆喝着，企图平息雪崩一样的吵吵声。看到外祖母和我，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道，目光全集中到了我们身上。我感到我的脑袋似乎已经离开了身子，每朝上跨一步，都会产生新的烦人的恐惧和厌恶的情感。两条腿哆哆嗦嗦，抬腿十分艰难。胡安面色蜡黄、神情悲痛地走下楼梯。他突然看到了我们，停住脚步。

“妈妈！您这个该死的！……”我不明白外祖母的出现为什么会激起他的满腔怒火。他愤怒地朝她吼叫道：“马上给我回去！”

他举起一只拳，象是要揍她。人群里立刻发出了一阵嗡嗡的耳语。外祖母没有哭，两片干瘪的嘴唇抖抖的，一脸小孩似的哭相。

“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我想上去就得上去，我要去看看他……”

胡安稍微冷静一点了，他又开始扫视正贪婪地看着他的人群。他踌躇了片刻，终于对外祖母让步了。

“你，下去，外甥女，对你，毫无损失！”他恶狠狠地对我说。

他搂住他母亲的腰，象拖曳一样帮她上了楼。老人开始扶着儿子的肩膀痛哭。

巴塔，妇女在家穿的衣服。

我回到原来的房间时，一大群人已经各得其所，挤了满满一屋子。他们对一切都觉得新奇，并且以同情的口气低声议论着。

我边走边挤，终于闪进了与其它房间隔着的洗澡间，找到了避身的地方。我随手关上了门。

我对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知觉，连我是怎样脱去衣服埋进肮脏的澡盆的也不知道了。跟平常一样，我光着身子，准备接受淋浴喷嘴里的水。镜子里反映出我瘦得可怜的身子，上下牙格格响个不停，象冻得活不成了一样。说真的，这样可怕的场面已远远超越了我的神经对悲剧所能承受的能力了。我拧开水龙头，沙沙的流水好比是神经质的笑语沁入了我的心田。“很显然，我这是得了癔病了。”当水从喷嘴里洒下，落在我的身上，使我周身觉得凉爽舒适时，我这样想道。清凉的水落在我的双肩，流过我的胸前，在干瘪的腹部形成一条条水道，冲刷着我的大腿。楼上，血肉模糊的罗曼躺在地板上，跟任何一个死于罪恶的人一样，挛缩露齿的嘴唇使整个面孔显得额外怕人。管道里的流水，象是清凉的、永不枯竭的飞泉，不停地浇在我的身上。我侧着耳朵，倾听着门外越来越高的嘈杂声。我象个白痴，在澡盆里呆呆地站着。我想，我大概得永远这样呆下去。

就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洗澡间的门响起了急促的敲击声。

## 第 二 十 三 章

随后的那些天，全家人都是在昏昏沉沉中度日的。事情

发生后，不知道是谁，立即把所有的阳台都关死了，象是用钉子钉死了一样。户外的空气一点也进不了房间，屋里的一切都裹挟在一股强烈的难闻的气味之中。我开始失去了对时间的知觉。几小时或者几天，我感到毫无差别；白天还是黑夜，我觉得都是一样。格洛里亚卧病在床，可谁也没注意到她病了。我坐到她的床头，发觉她正发着烧。

“那人弄走了吗？”

她不时重复着问我。

我不时给她水喝，她好象总也喝不够。安东尼娅偶尔走进房间，以仇恨的目光瞪她一眼，所以，我尽可能在她身边多呆一会。

“这个臭妖婆 怎么还不死呢 该刷的 她怎么还不死呢！”格洛里亚常常咬牙切齿地说。

从安东尼娅嘴里，我也得知了罗曼临死前的一些事情，影影绰绰地听到的一些细枝末节（我的视力似乎在逐渐衰退，一切东西的轮廓在我眼里都是模模糊糊的）。

看来，罗曼死去的头天晚上，曾给安东尼娅打过电话，说他旅行刚刚到家——那些日子罗曼一直没在家——并说第二天一早还得出门。“您上楼帮我整理一下行装，所有的干净衣裳都给我带上来，我这次要外出很长时间。”……这些，据安东尼娅讲，是罗曼生前最后的几句话。自刎，想必是他刮胡子时突然产生的念头，是一种疯狂的念头突然袭击了他。安东尼娅发现他时，他的脸上还抹着肥皂。

格洛里亚不停地询问着有关罗曼的事。

“画呢 发现他那些画了吗？”

“什么画 格洛里亚？”我俯到她的脸上问她 满脸是近似

消沉的疲倦的表情。

“拿我作模特儿的那张画，我手拿紫百合的那张……”

“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可能知道。”

格洛里亚感觉好一点的时候，对我说：

“我没爱过罗曼，安德烈娅……姑娘，从你的脸上我看出你在想什么了。你是在想我并不讨厌罗曼……”

我其实什么也没想，我的大脑已经非常迟钝了。我尽管抓着格洛里亚的手，尽管她不停地跟我说着话，我却把她忘到了一边。

“我是使罗曼自杀的人，是我到警察局告发了他，所以他才自杀的……本来天一亮警察就会来找他的。……”

对格洛里亚的话，我半点也不信。把死前的罗曼看成活在世间的亡灵，似乎更切合实际。他是多年前早已死去、现在又要回到地狱的一个男人的亡灵……他的乐曲，旋律饱含绝望但我却听之入迷的乐曲，早就给了我它必将很快完结、很快就要死亡、很快就要永远消失的预兆。一想起那些乐曲，我常常心神不宁。

外祖母不时走到我身边，眯缝着神秘的双眼，悄悄跟我嘀咕几句玄妙难懂的自我宽慰的话。在一种永恒信念的支配下，她不停地祷告着，确信是上帝的恩惠在最后一刻触摸了儿子受伤的心灵。

“圣母跟我说了，孩子，昨天夜里她满载天国的恩惠出现在我的面前，并对我说了……”

我觉得，她说话中表露出来的大脑功能的紊乱，对她似乎能起某种宽慰的作用。我怜悯地抚摩着她，随声附和着。

胡安有两天多没回家，想必他是送走了尸体后，又守灵

去了。

当他在一个白天——也许是一个夜晚在家里出现时，我本以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没料到胡安还要大哭一场。不管我能活多少年，他那绝望的悲恸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终于明白了，当罗曼说胡安是属于他的时，这的确不无道理，否则，罗曼的死是不会引起他这样难以言状的悲痛的。象是女人失去了无比恩爱的丈夫，年轻的母亲失去了独一无二的爱子。胡安悲哀得象疯了一样。

有多少个小时没有合眼了，我自己也稀里糊涂。干疼的眼睛强睁着，不断将屋里象昆虫一样迅速繁殖的一切令人难受的痛苦收入眼底。实在支撑不了时，我胡乱地躺在一张床上睡着了。我不知道我到底睡了多少时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样能睡过，就好象我也要紧闭双目，与世长辞了。

我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仍然活在世上时，有一种刚从无底深渊中爬出的感觉，而那个黑洞洞的深渊里，充满了嗡嗡作响的声音。

房间里一片灰暗，家里鸦雀无声，象是深夜荒野中的坟场。这种寂静，是阿里巴巴大街上百年难遇的。

记得我躺到床上入睡时，满屋是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可现在，屋里似乎空无一人了，似乎主人们已抛弃了这套房间远走高飞了。我探头瞧瞧厨房，炉子上的两只锅里直冒热气。砖地擦洗得干干净净。厨房里静谧但却充满生气的气氛与整个屋里的空气很不协调。炉子的那边，格洛里亚身着黑装，在过道里搓洗一件小孩的衣服。我两眼胀疼，脑袋也疼痛难忍。她朝我微笑着。

“安德烈娅，你睡了多长时间啦，知道吗？”说着，她朝我

走来；整整两天两夜……饿吗？”

格洛里亚端着满满一杯牛奶，送到我的手里。我象是几辈子没吃过东西了，贪婪地一口气喝完了它。那牛奶，可真是世界上少有的佳味。

“今天天不亮安东尼娅就带着特鲁埃诺走了。”

“哦！”

我明白了她能心平气和地出现在厨房里的原因。

“她是趁胡安还没醒偷偷摸摸离去的。胡安不想让她把狗带走，可你知道，特鲁埃诺是她的心肝宝贝……这两个家伙一起逃跑了。”

格洛里亚傻呵呵地笑了一声，接着朝我挤挤眼睛：

“昨天晚上你的姨妈们来了……”她脸上立刻出现了一副鄙夷的神气。

“安古斯蒂阿丝回来了？”我问她。

“不，另外的，你不认识，那两个结了婚的，同丈夫们一起来的。都想见见你呢。可是，我说，姑娘，我劝你先穿上衣服行不行？”

我只好拿出夏装中一件染得不怎么均匀的黑衣服。衣服上仍然散发着染料味。穿上衣服后，我懒洋洋地朝里间的寝室走去。进屋前，我听到了叽叽咕咕的说话声，象是人们在祷告。

那些日子里，无论是光亮还是阴暗，对我的眼睛都是刺激。我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揉了揉眼睛。房间里几乎是黑洞洞的，冲出一股碎布片的气味。几个肥头大耳的人，象是鼓鼓囊囊的行装，端坐在阴暗的屋子里。夏天闷热的空气，在他们身上榨出了人肉味。我首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都是你把他宠坏了。妈妈，你想想，你把他宠成什么样子了，落得这么个结局……”

“都是您的不是，妈妈。您一贯偏心眼，向着儿子。知道吗，这样的结果，过错全在您！”

“妈妈，你对我们几个女儿从来不疼，总是小看我们，抱怨我们，好了，结果呢，他们让你过顺心日子了吗？……这不就是你溺爱儿子的报应吗……”

“太太，为这个进地狱的儿子，您可对上帝欠了不少帐哪！”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敢相信眼前这奇怪的一切。他们慢慢侧转过来的扁钩状的脸型，活象戈雅空想作品中人物的脸谱。那几个戴着孝的人象是几个巫师在秘密集会。

“孩子们 我对你们都一样 对谁我都爱。”

我看不清外祖母的表情，但我想象得出她坐在破烂不堪的椅子上的样子。一阵较长时间的沉默后，终于又发出了一声战抖着的叹息：

“哎，上帝啊！”

“这个家里，除了贫穷还剩下什么了呢！他们都给你挥霍光了，偷光了，抢光了！而你却听之任之。我们有什么事求到你头上，你从来一毛不拔。现在呢，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还落得一起自杀事件……”

“我是谁难我帮谁……谁最需要就帮助谁。”

“你以为这样他们就能过得好吗？这不是结果吗？你这不看到了吗？要是这样他们真的能过好，我们也就认了，即使东西糟踏几件也无所谓。然而，实际情况呢？实际情况不正好说明我们说得有理吗？”

“ 还有那个倒霉的胡安 你听着 跟这么一个女人结婚 你得到什么好处啦？饿死你活该！ ”

我瞧瞧胡安，真希望他朝她们发一通火，将她们臭骂一顿。可他象是什么也没有听见，隔着玻璃，看看街上的光亮。

“ 胡安 孩子，”我外祖母问他“，你说说 她们说的对不对，你是不是同她们看法一样…… ”

胡安突然转过身来：

“ 对！妈妈，她们说得对……你该死！她们也都该死！”

于是房间里响起了群鸟鼓翼的声音，乌鸦一样的聒噪，歇斯底里的叫嚷。

## 第 二 十 四 章

很久之后，我才确信罗曼真的死去了。直到九月间景色渐渐呈金黄和淡红色时，我仍然觉得罗曼似乎还躺在楼上他的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或者亲热地玩弄那只毛色油亮、女用人几乎把它当作情人并且最终与它一起潜逃的特鲁埃诺。

有时候，我裸着半个身子，往地板上一坐，想尽量不放过任何一点凉爽的空气。跟房间里其它地方一样，砖地也是热烘烘的。象是太阳在窗户缝里变成了一团烈火，烧得窗棂子 噼啪作响，房间里不时可以听到木头爆裂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在这种令人烦恼的下午，我常常想到罗曼的小提琴和它发出的忧郁的悲叹。抬头一照镜子，面对着我的是那些整天跟我形影不离的同伴……深色的椅子，墙上灰绿的裱糊纸，畸形的放床的屋角和我按摩尔人的习惯坐在砖地上

的半截身子……我每每猜测着罗曼的小提琴乐曲到底是从哪里抄袭来的。在我的感觉里，那个善于饮泣吞声，为一个绝色女子而强忍着自己的眼泪的男人已经不那么可恶了。……我突然产生了对罗曼的强烈的怀念，产生了希望他立即出现在我面前的强烈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他活着时我从来没有过；他常在小提琴上或污迹斑斑的钢琴音键上出现的手也引起了强烈的怀念。

有一天，强烈的怀念之情使我总也无法平静，我走上楼去，走进了顶楼罗曼的那间住室。屋里象被小偷们乱翻了一通那样，一片杂乱的景象。书籍和书架全都不见了，撤去被褥的土耳其式床靠墙立着，罗曼保存的那些精致的物品踪影全无了。放小提琴的柜子门敞开着，里边洗劫一空。房间里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朝平顶房敞着的那扇窗子，让炽热的阳光毫无阻拦地灌进屋里。在那样的寂静中，我竟然没听到时钟清脆的嘀嗒声，这使我十分诧异。

从那时起，我确信罗曼已经离开了人世，他的尸体已经在无情阳光的烤晒下，在某一个角落里腐烂发臭了，炽热的太阳同时也在无情地惩罚着已经七零八落、失去了它原有灵魂的房间。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的虚弱在我身上转变成了经常的可怕的恶梦。我经常想象着包裹在寿衣里的罗曼的样子，想到他那双能弹出优美的乐曲、能抓住有形的物体的手。生命使那双手坚硬，同时又赋予它们弹性；抬起那双手指被烟熏黄了的手，能表达出丰富的感情，能适时表达雄辩的思想。那双敏捷的、小偷一样好奇和贪心的手，先是使我想象到肿胀得怪模怪样的形状，接着又在我的印象里留下了两把精光的

骨头。

夏末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可怕的幻觉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在憋闷窒息的下午，在漫长的忧郁的黑夜，我无限恐惧的心总得承受着这些我的理智已经无力驱除的魔影。

为了摆脱这些幽灵般的魔影，我常常独自走上街头，拖着越来越软弱无力的双腿，在城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我的那身黑衣服由于染色而抽缩了，可我穿着越来越显得肥大。衣料低劣，穿在身上却还显得端庄。我极力避开一切豪华的场所；建筑凌乱、到处灰雾蒙蒙的景象使我真正认识了近郊的面目；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一些古老的街道。

一天傍晚，我在教堂附近听到了不紧不慢的钟声，钟声威严，使城市古色显得更浓。抬头仰望，最初的几颗星星羞怯地眨着眼，使天空显得更加湛蓝和柔和，给人近乎玄妙的美感。在徐徐降临的无限甜蜜的夜空下，我一动不动地朝一边仰望着天空，象是巴不得就地正寝，让灵魂升入天堂去享受天伦之乐似的。呼吸的时候，饥饿和种种无法吐露的欲望，压迫得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似乎是在贪婪地吸进死亡的芬芳，这种气味曾引起过我的恐惧，而现在，我第一次觉得它倒也令人舒畅……一阵凉爽的风带劲儿地冲到我身边时，我仍然傻呆呆地象个半静物一样靠在墙上。一间似乎顷刻就要倒塌的房子的破旧的阳台上，垂下了一条床单，抖动床单的声音将我从萎靡不振的状态中惊醒。那一天，我神思恍惚，精神紧张，我把白色的床单看成了一块巨大的裹尸布，于是我撒腿奔跑……回到阿里巴乌大街上的家里时，我的魂已经掉了一半。

就这样，那个悲剧过去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我才开始

感觉到家中的确死过人。

不久，我又觉得家中的生活完全跟以前一样了。家常便饭一样的吵吵嚷嚷搅得四邻不安，胡安照样经常揍他的老婆，而且，在我看来，胡安的凶狠劲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打格洛里亚的次数也几乎翻了一番……可生活的其它方面，我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炎热，不亲不疏，它使我们每一个人感到憋气，只有脸上皱纹日渐增多和加深的外祖母有时竟冷得直打哆嗦。但总的讲，眼下的外祖母跟以前的那个小老太太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甚至连表情也没有比以前更显忧伤。她仍然跟过去一样，对我微笑，给我食物；格洛里亚从窗口或阳台对着“收旧货咧”的人叫喊时，她也跟以前一样，跑进她的房间，对着圣母祷告。

我记得有一天，格洛里亚卖掉了钢琴，得到的钱比平时卖其它东西时都多，我的鼻子很快通知了我，那一天他们的饭菜豪华到甚至发出了肉的香味。安东尼娅一走，没有人再去就格洛里亚的做饭技术评头论足，因而她可以为所欲为了，饭菜也的确更脏了。不过，看得出来，格洛里亚是在努力企图把什么事都做得更好一些。

我穿好衣服，正准备上街，厨房里传来了打架的声音。怒不可遏的胡安，摔掉了带把的小锅——作孽啊！那里面装的正是使我垂涎欲滴的肉菜！狠命地踢着在地上蜷缩成一团的格洛里亚。

“混蛋东西！你竟卖掉了罗曼的钢琴！那是罗曼的钢琴，混蛋！猪！”

每遇到这种场合，外祖母总是双手抖抖地捂着小孙子的眼睛，生怕胡安疯狂的举动吓坏了他。

胡安嘴里直喷唾沫，那愤怒的眼神只有在疯子身上才会见到。打够了之后，他双手捂着胸，象憋着一口气那样难受。刚喘过气来，他又象失去了理智一样，跺脚跳骂，扔椅子，踢桌子，把陶器餐具乱摔一气。……半死不活的格洛里亚瞅空赶紧逃离，于是，我们都离开厨房，让胡安自己在那儿叫喊。他平静之后，往地上一蹲——这是她们告诉我的——双手捧着脑袋，默默地掉眼泪。

第二天，格洛里亚嘴里嘟囔着什么，慢腾腾地走进我的房间，跟我说想找一位医生来，送胡安去疯人院。

“我看应该。”我对她说。其实我心里想她这个想法永远实现不了。

她在我房间靠里边的一头坐下，看着我，说：

“你不知道，安德烈娅，我害怕极了。”

她的面孔象以往一样呆板，但眼眶里滚出了几颗恐惧的泪珠。

“我实在不应该受这种罪呀，安德烈娅，因为我是个特好的姑娘……”

她沉默了一会儿，象是沉思的样子。她站起来走近镜子：

“而且很漂亮……我挺漂亮，对吧？”

她摸摸自己的身子，忘掉了忧愁，象是颇得意的样子转向我，问：

“你笑话吗？”

她叹了一口气，恐惧的表情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安德烈娅，没有一个女人象我这样，活受罪……罗曼死了之后，胡安一直不想让我睡觉。他说我就象一头猪，他哥哥罗曼痛苦地呻吟的时候，我理都不理，除了睡还是睡。让

他说去吧，姑娘，真让人好笑……可是，半夜里在床上跟你这么说！……不，安德烈娅，这可不是好笑的事，深更半夜的，一个男人掐着你的脖子，将你弄醒。……他说我是猪，不分白天黑夜，就知道睡。晚上睡不了，白天我怎么能不睡呢？……我从我姐姐家回来得很晚，有时候我遇到他在街上等我。有一次他拿出一把大折刀给我看，说是我要是再晚半个小时回家，他就得割了我的脑袋……你也许会想他不敢这么干，可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他说罗曼每天夜里都找他，要他宰了我……遇到这种情况，安德烈娅，你会怎么办？得逃跑吧，是不是？”

她没等我回答，又接着说：

“逃不了，姑娘。你想想，一个男人手拿着折刀，又长着两条腿，你走到那里他会跟踪到那里，你往哪儿逃？哎！姑娘，你可不知道，一个人整天提心吊胆，那滋味才难熬哩！……深更半夜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躺在一个疯子身边，要是你……

“我总是静悄悄地躺在床上，偷偷地观察着他，想等他睡着了，我好赶紧打个盹儿，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我看他从来不睡，他的眼睛好象总是睁着，他身上一丝不挂，背朝上趴着，粗大的脊梁骨一上一下，还不时问一声：‘你睡着啦？’

“我只好跟他悄声悄气地说几句，想让他平静下来。可最后，我实在熬不过了，瞌睡象高山一样压到我的身上，再也动弹不得了。象一摊泥一样死去……等我刚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又立刻感到他喘着粗气往我身边爬，我只好立刻强打精神，振作起来。我吓出一身冷汗，因为他的手指已经轻轻地搁在我的咽喉上了。就这样，一夜不知多少遍……

“……他要总是这样的话，姑娘，我也就拿定主意远走高飞了，那样我也就省心了。可他有时候又温情地抚摩着我，请求我原谅他，而且还哭，象小孩子似地哭得那样伤心……你说说，让我怎么办好呢？我也忍不住地哭，我也感到良心在受到谴责……因为咱们谁都会有良心受到谴责的时候，我也是一样，你别不信……我也亲热地抚摩他……可是，一到早晨，我跟他一说起夜里的情景，他又要杀我……你看看！”

她一把撩起衬衣，让我看她后背上一大块淤血的伤痕。

正在我凝神观察格洛里亚身上那块可怕的棒伤时，我和格洛里亚同时意识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一回头，我看到外祖母正生气地拨弄着她那满脸皱纹的小脑袋。

噢！外祖母生气了！那是我记忆中她唯一的一次生气……她手里拿着一封刚刚送到的信，故意摆弄着信封，说：

“坏心眼！你们这两个小坏蛋在出什么坏主意呢？疯人院是不是？……想把这么一个好人送疯人院！他怎么啦？给小孩穿衣服，给小孩喂饭，为了让他的妻子安安稳稳地睡觉，夜里他哄小孩，……你俩疯啦？要想动他一根头发，除非先把你们两个，还有我，都先捆起手脚来，否则，办不到！”

她以报仇的神态把信往地上一扔，摇着脑袋，啜泣着自言自语地离开了我的房间。

外祖母扔在地上的是埃娜从马德里寄给我的信。它，埃娜的信，将要改变我生活的方向。

## 第 二 十 五 章

整理完了行装，我累出了一身汗。箱子上的锁已经坏了，

我在箱子外边结结实实地捆上了绳子。格洛里亚告诉我晚饭已经摆好了。这最后一顿饭，她邀我跟他们一块吃。上午，她曾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条镜我全给卖了。姑娘，没想到那些破玩意儿能卖这么多钱……”

那天的晚饭，面包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还专门准备了清炖鱼。胡安的心情似乎挺好，小男孩在高椅子上不住地要这要那。我突然吃惊地注意到，一年的时间，小男孩长了不少。室内的灯光在阴暗的玻璃门上忽闪忽闪地跳跃着。外祖母说：

“小无赖！我看你还来不来看我们……”

格洛里亚的一只手按到我放在台布上的手上。

“会来的，不久就会回来的，安德烈娅，你知道，我多么爱你……”

胡安也插嘴了：

“你们对安德烈娅有什么用？她走得对，终于有了一个能工作，能干点什么事的机会了……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她不是个坐享其成的人……”

晚饭吃完了，我不知道对胡安说什么好。格洛里亚收拾起碗碟，放到洗碗盆里，然后描好了嘴唇，穿上了外套。

“好吧，让我拥抱一下吧，孩子，怕你走之前看不到你了……你明天一大早就得出发，是吗？”

“七点钟走。”

我拥抱着她，很奇怪，我发现我很喜欢她。我看着她慢慢离开了我的身子。

胡安呆在客厅的中央，一句话没有说，我把行李送到楼层门口时，他一直看着我。我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临行的

时候尽量少打搅别人。我舅舅笨拙地表现出亲热的样子，一只手搭到我的肩上，站在离我一臂远的地方看着我，说：

“ 好吧，外甥女，一路顺风！不管怎么说，寄人篱下与在自己家里总会不一样的，你会明白的。不过，你这么匆匆忙忙地离去还是值得的，会弄清楚什么是生活…… ”

我最后一次走进了安古斯蒂阿丝姨妈的房间。窗户都开着，我仍然感到闷热。熟悉了的街灯，熟悉了的惨淡的光亮铺洒在小平台里一层稍呈黄色的水面上。

周围的一切，我不愿多想了。我躺到了床上。这一次，埃娜的信以具体的、实际的方法，给我开辟了挽救我命运的前程。

“ ……你可以到我父亲的办公室工作，这样，你既可以独立维持生活，又可以继续读完大学的课程。来了以后，暂住我家，但以后你可以随意选择新居。到时候，你放心，没有人会劫持你的。妈妈兴高采烈地给你收拾房间，我兴奋得无法入睡。”

这是一封特别长的信，信中详尽地向我表明了他们的关切和期望。她说海梅也将于冬季去马德里，而且已经商定，大学毕业后再结婚。

我无法入睡，我又一次体验了一年前我从乡村启程来巴塞罗那的那一夜的焦急期待的心情。那一夜，每隔半小时我就下床一次，生怕耽误了六点钟的火车，可最终还是睡过了点。现在，我不象一年前那样浮想联翩了，但象使我获得解放一样的启程，仍使我兴奋激动。短期来巴塞罗那的埃娜的父亲将在第二天早晨来接我，我大概要坐他的小汽车直达首都。

司机小心翼翼地叫门的时候，我已经穿戴好，整装待发了。屋里充满了浅灰色的光线，全家人仍然沉睡着，屋里格外宁静。我没有敢往外祖母的房间探头，我不愿惊醒那位可怜的老人。

我思绪万千，慢慢走下了楼梯。我想到了充满我头一次想象的，对生活的强烈的期望和热切的渴求。现在，我就要离开此地了，而我原来含混地期望得到的一切却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全部，不知道什么是欢乐，不知道什么叫浓厚的兴趣，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离开阿里巴巴大街上的家庭时，我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至少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埃娜的父亲站在长身子的黑色轿车旁边等着我，一见到我，立即伸出双臂，亲切地对我表示欢迎。然后他转向司机，跟他说了点什么，接着又转过身来对我说：

“午饭咱们在萨拉戈萨吃，但在这之前，咱们还有一顿美美的早餐。”他惬意地微笑着，“这次旅行肯定会让您高兴的，安德烈娅，您就等着瞧吧！”

早晨清新的空气让人精神振奋，夜间的露水使地面湿润。上车之前，我举目仰望了我在此居住了一年的楼房。清晨最初的几缕光线已经照到了窗户上。要不了多一会儿，阿里巴巴大街和巴塞罗那全城将被我越来越远地甩向后方。